# 李埃庵文集

俟菴先生文集序

鄱陽先生李仲公早歲
聞道其學得聖人傳心
之精微與祝蕃遠舒
元易吳當光三君子遊

並生氏時志同而行合
人彌江東四先生云先
生之道吾不得而知也
渾渾乎千古之在吾前
也浩浩乎萬古之存吾
後也而先生以一心貫之
吳文正取記陸子之學如
青天白日皦然不可昧
者至先生而豫乎予
嘗謁先生先生年幾

七十万目聪明神氣似
完真有道者也見予
方徼纏訓詁為解乾
坤易簡予因是畧省
先生之道其大者既如

此居於文辭鑿鑿乎
莽粟布帛之可服啖
乎生人溫醇美經輩
視韓歐無意於工而不
能不工尔時時作者言

談性命而不知文字之
體或循蹈規矩而忽忘
義理之實蓋是二者
千百無一二焉獨先生
之文精深而切近高古

而渾含天球古圭不足
象其溫且稟也奔泉
流水不足為其峻且清
也譬諸造化生物之商
蓄有未易識其端倪

志欲先生嘗誨人曰六
經三代之文漢唐可以
無作陳子昂之文後世可
以無言嗚呼知言哉先
生殁翩子卓絕羅放失

拒柳学者非少知先生
之卷則亦不能讀先生
之文也先生之文造溢
而言從之也洪武癸丑諸
生宜黄涂毅謹序

序

番易侯菴李先生既卒
之五十二年其曾孫光藏
先生詩文凡若干首編為
若干卷且言其祖諱余

者乃先生之冢似嘗於先
生歿後捃拾遺文以請于
宜黃涂君守約既序之
尋後經兵戈擾紛幾落
煨燼賴先人仍俟菴物色

得之他氏今存者僅十三四
將圖以壽諸梓亦孝子慈
孫不忘其先之業一也願先
生一言以序其由予生晚後
何足以知先生者哉卯角时

嘗竊閱先輩論議及先
生緒餘猶景星鳳凰欲
一睹而不可及也幸今備見
先生之文也先生之文性命
是法之發也猶長江大河

倏忽千里而不可禦也猶蛟
龍屬豹變化雄傑而不可
羈也簡乎其至要也淡乎
其至味也上窺姚姒而莫為
之古下極方來而莫為之今

余所知者如是而已他何足
以知先生哉六經三代之文漢
唐可以無作漢唐之文後世
可以無言此先生之言也雖然
先生是終忘言也哉先生早

游上饒陳先生立大之門閔斯
道之要不在乎言語文辭之
間於前代雖未嘗沾寸祿
而諸老推之名著于天下垂
于國史然則求先生者豈

徒以文哉光字復觀今為永
乐名進士好学有禮擢知
邵武務亦可謂不辱其後
此
永乐三年九月上澣

翰林脩誤前朝列大夫
國子祭酒同郡徐旭如

予嘗讀元史有江東大儒
曰李仲公氏實為同郡人
恨生也後亦得聽先生性
命之法之論覩先生躬行
踐履之實可歎也已永乘

三年冬予以考績留
京如得見先生所著詩文
若干卷究之累日不能
釋手所記不求工而愈工
不求麗而愈麗其孤高

峭拔若西雍華嶽風清
雲歛仙掌芙蓉突於萬
仞霄漢間人徒見其形之高
而石却元氣之所会汗漫放
逸若岷峨雪霽川蜀驚

濤汨濫東下匯瞿塘瀉
三峽瞬息數千里人法見
氣勢之雄而不却源委之
深長吁此特先生之文与
詩爾等夫大便大法致

君澤民之術何所施而不得
耶惜乎高蹈遠引猶行所
志豈時之不足大畏為歟是
以不一展所學以濟生民可
尤也夫使生於三代之時如

華野之耕叟傳巖之版
築必可念而及之耳雖然
仁志宜有後先生之道孫
光年富氣銳学問淵粹
擇永乐二年進士第今授

福建邵武令功名事業其
又可量哉所謂不在氏子必
在氏子孫氏信然乎願予
末学於先生之所著不能
窺其涯涘然与光辱交且

厚於是書以識之時永乐
三年冬下澣奉訓大夫
知雲南建水州事鉅峯
王和謹書

俟菴李先生乃足以範俗
学足以明理性甚不試士於
惜之夫士之遇不遇有命焉
於先生何損耶漢之黄牛
度尚時目為顔子故雖士

庶而名必之史冊并度特生
質純美可人稱其淵乎
似道之士且為人所稱矧先
生志却實踐者哉宜史氏
以江東大儒紀載之也又幸

其為孫光好學有文於世
其家汲汲焉嘗先世之潛德
幽光求言於閔人以傳不朽
今觀焉內危內貌所著墓
銘而先生之言詒風旨猶

可槩見即夫尚德之勤識
其遺風之自民嗚呼古之
君子君稱德百年之家
而待択於數世之後者先生
風流未遠遺慶之在其孫

曾固不待蓍蔡可卜也
今先以進士規家為郡
武長仕余方開口躊華
顯人將曰李先生所未通
者在其後人其嗚呼人之

望於光志亦童焉尚勗
之哉
永樂三年歲在乙酉菊
月東魯子鄒濟題

俟菴李先生畫像

俟菴李先生畫像賛

充乎其容淡乎其衷褒衣博帶于〻雍〻軒冕之榮芥視而弗屑道德之懿端居而日崇不用心於言語文辭之末而優游於躬行實踐之中是以不出戶庭而朝廷高其行鄉黨慕其德眇余隔世猶彷彿乎遺風

時永樂三年九月上澣

翰林脩誤前朝列大夫

國子祭酒同郡徐旭端肅

元故番易李先生墓誌銘

學生國史臨川危素撰并書篆

至正十四年七月番易李先生仲公甫卒于撫之臨川縣大山寓舍明年冬素使至京口始聞喪哭于清忠亭又明年春玄教于宗師有興爲位以祭授事狀曰子宜銘顧方縻於事役未遑論著後十年其孤卓謀奉喪還葬致廣信夏章之狀來請銘嗚呼素尚忍銘先生之墓也耶先生諱存字明遠仲公其所更字也李氏其先汴人八世祖居饒之安仁縣六世祖三居士積善無競曾大父昌言宋贈朝奉郎大父攄鄉貢進士父萬頃由進士制置司參議官之極從大夫也先生生至元十八年四月生四歲而母吳歿幼穎敏莊重如成人弱冠徧求奇書及陰陽名法神仙浮圖百家言爲古文章事親稱孝父多疾因通醫術有疾者雖甚窶必奔走視之未始圖報兄申伯死撫其孤嫁娶之

逾已子其後三以所析産來鬻三還其券并讓其屋室器物鄔
氏妹早寡資其衣食幾三十年育其孤至成長故早有州里之
譽里中友舒氏衍它日謂曰疇昔慕子之多才藝今游于陳先
生立大獲聞聖賢之學子之所能舉末也何爲哉未之遽信久
則又謂相者謂子不年苟無聞以死良可閔惜乃大感悔遂偕
造陳氏陳氏曰無多言心虛而口實耳未有所契復造焉曰無
多言心恒虛而口恒實耳夙夜省察始信力行之難於是惟日
孜孜究明本心焚自所著書內外十一篇曰無使誤天下後世
同門執友四五人相與切礱期以大明正學時人多訾笑之毅
然不爲之動科舉制下一試不偶即爲隱居計來學者衆邑令
禮爲經師訪以民事郡守堂試諸生聘爲主文三以高蹈丘園
薦王文獻公爲南臺中丞烏古孫右丞爲監察御史交章論薦
秘書著作郎李君孝先舉以自代相國京兆公將上聞處于翰

苑會云國不果葺書室曰竹莊題曰俟庵恒語學者曰聖賢之
言悉訓以先覺〻後覺此豈口耳句讀之事正學不明人心日
入於偷甚可愳也微陳子某其終爲小人之歸或請學文先生
曰唐虞所有之言三代可以不言三代所有之言漢唐可以不
言未有六經此理無隱前古聖賢直形容之而已惡能有所增
損昧於理道而聲光是炫尚得謂之文哉虞文靖公歸老臨川
著文集序和竹莊之詠致羨山林之日多道德之造厚先生貌
古神清衣冠整肅不妄言笑憂世之意見諸眉睞謙恭而和易
與物無競雖武夫悍卒樵童牧豎皆望而起敬云俄兵興門人
何琛迎養于臨川居二年而卒年七十四葬榮祿鄉竹莊娶趙
氏宋宗室金紫光祿大夫與樘之孫子男三人卓章多〻今存
者卓女二人壻曰某孫男一人樞曾孫一人復觀素少以文一
編見先生雲錦山書其後曰子言〻如古人苟求之前乎開闢

而未嘗古也後乎開闢而未嘗今也嘗問思曰睿心官則思何思也先生曰思其本無俟於思者尔素不敏始稍窺所得而歸事焉及遠遊數貽書教戒不敢忘也銘曰

世道交喪正學晦冥屹〻江東師友勃興於惟先生高蹈林壑才可濟時甘於寂寞言論風旨淵粹高明昭〻終古雖死猶生歸葬故丘蒙銘于穴式尊所聞敢告來哲

元故番易李先生墓誌銘終

# 番易俟菴先生文集目

卷之一

古詩


西山歌　古意　玉龜杖
次張伯遠立秋日飲水　于仲元之京師
楓葉雨中老東上官伯潤舒元易
贈李唐經二首　襍詩四首
次危太朴韵　題游氏半村
題吳氏寓樂樓　次張仲舉阻雨見寄
題燕超樓　王氏咲閑亭　寄題汪氏退密庵
和汪府判生前挽詩　考試呈同院諸公
贈胡巡檢民　汪巡檢南雄官滿過安
仁且將北上試以詩別　流民歌

齊老堂　昔年　題李早三馬扇面圖
贈御史孫幹卿　題潭州李侯祠
美葛子熙　贈王孟剛　鄧子高玄明粉歌
寄薛玄卿

卷之二

古詩

次戚總管賦雪　題萬氏姜逸山別墅
題遠山書院方竹　畫蠏
次王允中韻　美徐典史再任
王承事均金謠　寄題劉氏集義齋
寄贈臨川李兼善　寄題徐氏屏山堂
登金盤山詩并序　題陳得年秋有堂
挽楊閑中　倪友文氣清而性和聊以數語為別不
足舒吾意也　題虎溪三咲圖
題塗季方廣胖堂　題倪學卿謙〻齋
和汪子長韻　次高元博韻　贈陳九成遊国學
次吳宗師和元參議道宮墨竹詩
下第南歸別俞伯貞　寄史誠翁
寄題臨川樂氏東白樓　金溪尹德政詩
乂魚　和丘南傑　寄題陳氏東閣
贈主簿汪復心運粮至宣州回
次韻荅沈文友　送洪教授
題太行飛雲圖　贈劉雨耕　僞鈔謠

卷之三

古詩五七言

慶吳宗師降香南歸帳詞　詩別汪伯羽且聞天樂

渕行并呈似一咲　橘亭詩贈黃生
挽楊牧心　祝丹陽以古琴見惠且寄以詩次韻答
之復以史畧一本爲謝　贈蔣立賢之廣德任
李仲祥教諭棄官侍親歸寧国
次友人晴韻　薄暮畧帰
送簞與陳又新真人屬和且以見寄因次其韻并
東成道一首　寄舒元易二首
次主簿清明不出見寄　次韻戴同父留別
贈周易初　山中留宿明日以風雨對床眠爲韻賦
詩得風字　壽吳閒閒
題開山寺上人翠深閣　遊古象山一首贈別陳
又新入京　贈臨川蔡以清入　京
并呈其兄邦用　次韻十叔種菜
次黃昭韻　和彭起南韻　寄題曾高士清真齋
哀祝明遠　贈黎山人　送僕茂初赴柳州學正
題張氏存菊堂　慰高元博喪子

卷之四
古詩五七言
題四明施華甫半軒　贈艾民章
贈寫真　遊演法觀　題雲庵
題夏氏原清齋　題柳氏雪堂
題湖山閣　贈張伯圭孝廉
題趙子昂畫馬　贈孫寫真
懷祝直清　題程氏玩竹亭　義役謠
贈命士青雲仙　題濟川趙氏雲崖
贈道士毛士原

卷之五

六言體

贈別李克明遊金陵并東閔鄧二君子

題松澗潺湲圖　題山泉圖

贈石塘隱者　古豪山舍菜

湯繩武紀憂圖二首

卷之六

五言律詩體

贈吳景漢赴汾水縣儒學教諭

送曹時中　挽劉千戶母萬氏太夫人

挽張繼道三首　送熊仲瑾之東川山長

送徐典史歸四明二首　別朱廣文二首

寄易可大　次友人韻二首再次前韻二首

元博惠名筆佳楮再次前韻以謝二首

餞信州路貢住總管　挽倪錦江

挽軒竹亭　近詩五首其一美前丞相脫；次則秦

運使裕之次則汪司業叔致次吳博士正傳次潯州祝

經歷蕃遠五首　哭祝直清五首

舘中呈山後諸兄第　挽人

次汪主簿秋日見寄　寄傅有中

餞貴溪劉縣丞　送王季寶歸江西

和舒四翫月　郊迓汪簿理畝歸汪以

詩謝用次其韻　次陳存翁韻

卷之七

次張伯遠韻　早起

贈胡大使　挽徐東皐

別黃俊昭

挽邵菊存

五言絶句
寓臨川高氏贈簡上人　題周伯清秋江晒網圖
題方壺爲鍾伯庸作青山白雲圖
潁川釣圖卷子爲伯庸題　題傅氏春山卷後
題鍾氏筠趣軒　題蔡氏袁安卧雪圖
題草虫圖　題龍圖　題梅雪圖
偶成　題夏楚材號松石　懷友
卷之八
七言絶句
壽余仲元三　贈王真人二　贈臨川饒季理赴廣州
蒙古學正　謝徐仲文　送張茂悅從師河南
題來清堂　寄題裴庵　贈蘧禹弼歸湖南
贈艾兄入京省覲　又贈禹弼
題姜氏徑菊畫像　送顯上人歸集慶
送曹元善歸河南　題陳氏桂亭
送盛上人二首　寄弋陽宣差二首
送白周楨見杜清碧　題竹溪西巖書院
題寒青亭
拙隱卷子　題毛氏東園圖卷子
挽吳雲峯　題存存齋　題危易樂詩卷
贈吳伯宜遊京併呈吳閑閑　臨終寄高元博
讀書燈　題趙斯立太玄手卷
次高元博三首　追舊四首
中秋留古象山寄贈天谷庵何高士
贈賣楮士　題吳氏濟生藥寮
夢祝直清　贈李兼善　贈人

贈江醫士二首　贈端和尚一　送伯恭入都
贈唐相士　贈端和尚一　寄趙舜咨三
題曾氏詠汙齋　題何氏西堂
題半雲樓　贈周伯岐　周伯岐氷雪中相過適
余有婚姻之事不及與清談敬賦二絶爲別
戲賜伯昂　伯昂相過據云乃草廬先生之孫顧連
月齒痛甚戲作一絶謾發一咲尔
謝方壺惠墨竹　孤松圖爲德星堂作
題華蓋層雲圖　題萬氏雙桂堂
送曹梅林　過揚原堂　春帆
贈董煉師　寄鑑上人　贈絶照長老畫龍
絶句　畫梅　梅影
孤梅　落梅　尋梅　寄梅

# 卷之九

## 七言絶句

題翁仲昭吳間堂
贈汪子仰如杭
贈張一無之京
題李伯時九歌圖
贈之
贈余道士歸九宮
送僧遊廬山
呈原卿蕭翁二表兄
別王縣尹本善
題蔡氏石原精舍
樓竹中其客鄧子方爲予言曰請扁之扁曰高清高言

贈相士張月蓬二首
題石龍渡
晚步
馮紹先自都下回以詩
題上清道士畫屏
題君陽遠遊卷子
贈陳仲德
柯高士天樂卷子
贈簡上人
余干奉國寺微上人搆

樓清言竹也并賦一絶寄之
贈程自觀遊龍虎山并東蘭深董鍊師
贈吳道士遊淮　送人游孔林
謝李克讓寄扇　白貢二馬
別倪有定遊京師　寄題逵上人竹精舍
道寧中庸樓二首　有畫明皇貴妃上馬者
明皇既上猶顧貴妃而妃有欲上不上之意
戲贈魏學正　題巡檢李益章雲牕
寄題曹氏翼然亭　題英氏古樟亭
賦楊友直總管晚香堂　贈相士唐見定之武夷
答饒心道所寄五首　幻庵于真人擇壽木以
詩戲之　徐生歸自隆興覩以新曆蟹爪賦詩謝
之
題道士方方壺作平林遠水圖

卷之十
七言律詩
次吳宗師見寄　贈命士
次靜上人　題吉峯齋
次復齋先生鵝湖途中韻　題潘宗遠歸隱庵
和李唐經　贈徐德新　題齋壁
奉寄劉總管塗山二首
挽陳湖峯　寄李景伯
挽邵主簿三首　贈墨客
餞王尹美任

贈趙天錫遊青囊
和宗師滦京二首
題國昌橫舟亭
別徐典謙父
挽三十七代僊姑
挽饒國夫人二首
餞張經歷
挽夏公德修巡檢

挽羅秋壑　次子勉韻
題陳主簿德驥殺賊詩卷　次何允升韻
贈別李教諭仲祥棄官歸侍親寧國　贈別陳山長歸溫州
贈胡教諭伯瑜官滿歸上饒
贈陳士周赴鄉試
人奉旨求賢韻
贈人赴宣城下邑主簿
贈積烟山僧房
題樟南閣
立春前一日示大妳二首
挽倪公溥　艾氏春雲亭後挽許君慶
送吳秀才入京　題雲臺具館
題張若無卷石齋　挽饒國夫人
次閑閑吳真人贈月真　挽待制周南翁
贈倪照磨之任
挽葛吉甫妻劉氏
送吳存怨遊宣城
次何高士二首

代馮開先作挽
次盤所叔自貴溪池寄觀唐叔韻
挽吳若川二首
州打捕提舉司都目

卷之十一
七言律詩

贈李治中子赴都承襲　贈吳主簿美任歸鄂陽
挽陸氏夫人　謝陳又新
挽裴興通　代挽艾君慶
挽張果山　贈醫者劉存誠歲晚歸城中
次汪府判見寄韻　次韻吳宗師沛縣舟中
見寄　挽汪子盤二首
別朱教諭歸故鄉　送楊宣尉入京
贈張天師承詔趨朝
代吳仲帥作挽

贈舒真人代祀三山還朝　贈方縣尹赴獲鹿任
贈祝汝城赴綦江等處儒學學正
次何誠道道挽鄧卓峯　送倪東江之上元主簿
題菊隱　次韻送邵文度赴省試
謝陳真人惠高麗席柯山墨　別李端卿
故主簿山居先生邵公哀詩　送趙伯容歸浙
寄吳宗師　胡氏園趣亭　胡氏栢友亭
次靜上人韻　哭顏一初　賦饒氏小隱新居
次心道同遊方盤見示　哭陳佇剛
送汪伯羽遊金陵　送倪季成一如說
和邵庵虞學士韻　題趙氏欣榮亭
寄香爐寺上人　謝傳總管三首
送吳以善遊京師　挽李盤中二首
次江潮海韻　次閑〻吳宗師韻

卷之十二

雜著

御書贊　趙叟　或問
釋傲　辨訛　襍說
編莊子序義　顯孝錄序

卷之十三

記類

胡氏新樓記　金谿縣烈女廟記
天台靜玄觀記　克齋記
戴溪庵記　上塔寺修造捨田附祠堂記
芝山文惠觀記　兩峯樓記
筠溪堂記

卷之十四
記類
群木軒記　清明閣記
葉真人祠堂記　重修崇真閣記
玄一堂記　稼圃堂記　摘隱亭記
鍾氏慕堂記　復琴記　散木亭記
榆原真館記　玄真宮記　山樓記
重修柳廟記節文

卷之十五
春暉堂記　處晦堂記　應天寺記
否庵記　棣華堂記　看雲聽雨樓記
心隱堂記　雲錦觀記

卷之十六
序類
贈祝蕃遠序　送張仲舉明春秋經歸試太原序
南徐紀行詩藁序　江淮運餉詩卷序
贈貴溪縣梁尹序　贈陳仲達序
送朱可方序　贈吳伯厚貢士序
贈張舉之宣城後序　贈張仲舉遊宣城序
送寧国李總管序　送王既明序
別汪子盤序　贈澍道士程能靜序
汪稱隱安仁詩藁序　餞陳又新真人赴京序

卷之十七
序類
送上饒黃熙序　送龔太和隨天師入朝序
送章巡檢序　劉道士煉丹序
送玄卿入朝序　復送薛玄卿入京序

老之堂銘并序
送劉縣尉榮甫序
贈趙舜咨奉母之晉康府史序
送陳德輔之金陵從閔先生序
贈張德輔遊京師序

卷之十八
贈鄧深秀地理序
贈于子中入京序
送道士劉彦基入京序
和吳宗師深京寄詩序
贈何謙光遊京序
送程用和序
送楊霆發序
送張平可序
贈李晉仲序
逢遇録序
送曾伯名遊廬山序
送張玉良入京陳言序
藍田八詠詩序
贈上官叔升遊京序
送劉則誠學録序
送于仲元入京序
送張自實序

卷之十九
序類
送王伯達遊京序
正序
臨川戴氏靈秀庭詩序
送吳文明序
百行冠冕詩序
和吳宗師眼明識喜詩序
贈李叔陽之延平儒學録序
贈臨川劉孟中彈琴序
送楊顥民遠遊序
贈陳彦清序
贈曾文哲行墜序
送吳景漢赴寧国儒學
送子初饒旭序
贈王聖從序
送饒孟性序
趙舜咨海南海北還役序
送祝蕃遠赴潯州經歷
贈徐伯輈序
山暉堂詩序
弋陽阿里宣差詩卷序

送徐學正赴靜江序
送鄧子方遠遊序
卷之二十
序類
送魯志敏北遊序
贈李志堯序
王伯衡詩序
跋彭南溟行序
張伯遠詩集序
送朱原善序
送東山寺昭上人序
贈何伯度序
徑上人詩卷序
贈長湖寺文上人序
薛玄卿詩序
贈姜永吉學醫序
安仁訟決詩卷序
舒氏族譜序
送高希顏入京序
贈養晦針灸序
恒庵銘序
贈何環玉序
贈慶上人遊廬山序
半峯閣詩卷序
卷之二十一
傳說銘類
徐氏節婦傳
慎獨齋銘
倪文寶正心銘并序
止止齋說
居敬齋銘
守玄齋銘
陳產清兄弟名字說
詠沂齋銘
俞道士天字說
劉孟中字說
胡子泉字說
子蘭字說
魯觀過字說
牧鳧郎傳
清寧齋銘
克已齋銘
清脩齋銘
恒齋銘
說學齋銘
復心齋銘
蔡氏子字說
中說贈劉孟中
習齋銘

格齋銘　中說贈黃中子
萬木山房銘　畫龍說　危則方字說
希古說　同齋說　德義堂銘

卷之二十二
銘說類
李伯尚字說
晚香堂銘
正思齋銘　居善堂說
義訓堂銘　汪氏二子字說　程章宗美名字說
胡伯廣字說　天定堂銘　愛敬堂說
用晦齋銘　吳簡文字說　精勤齋說

卷之二十三
哀辭祭文行狀類

湯先生哀辭
吳公行迷
祭舅氏龍卧先生文
姜徑鞠先生行宴
孫徵君哀辭

卷之二十四
壙記誌銘墓表類
兄申伯墓誌
上饒陳先生墓誌
黃俊貽墓誌銘
彭萬里墓誌銘
姜光叔墓銘
道録張君墓誌銘

兄申伯祭文
吳君明行迷
曾存心行宴
厚峯先生吳公行迷
曾子翬行狀

湯君直墓誌銘
毛季成墓誌銘
女子寄楊墓磚
吳英子墓誌
河南楊府君墓誌
吳君才甫墓銘

詹氏孺人墓誌銘
余君文瑞墓誌銘
于桂軒墓銘
薛方齊墓誌銘
程君明仲及配萬氏墓碣
卷之二十五
壙記誌銘墓表類
王景達墓誌
上官古脩墓誌銘
夏升之墓誌銘
祝蕃遠墓誌銘
陸氏孺人墓誌銘
高德遠墓誌銘
黃旭墓誌
樟南吳山人墓銘
于孟高墓誌銘
秋碧先生孫公墓銘
艾毋趙氏夫人墓誌銘
馮紹先墓誌銘
周氏孺人墓誌銘
張子威墓誌銘
隆卧先生墓誌銘
三老材甫桂君墓誌銘
于曉窓壙誌
自書趙氏壙記
湯氏孺人墓誌銘
卷之二十六
雜文類
跋張伯遠及諸公子秋夜聯句
跋約軒說後
書湯母夫人楊氏墓誌後
跋吳非吳葦間箏音集
卷後
書宜黃李氏族譜後
題危太朴詩集後
題方壺畫記後
題宋名臣遺像後
題陳士周趙文敏公詩卷
跋烏石公傳
題武仁夫字說後
題陳道士和歸去來辭
書趙氏種杏堂後
題孔李圖後
題清徵法中傳氏祖師之像
條風軒辭
鄧氏手澤跋

書黃氏義田記後
題王既明千謁衣衾棺槨疏語後
題上官氏南樓記後
書丁仲容所贈元行叙後
說後
寄詠胡道士活死人窩
題葉則善濱洲卷後
跋吳氏經德堂詩卷後
後
題從晦字說後
題余玉卿夫婦墓誌銘後
題舒氏文賢一樂堂詩并序
題張季昌詩文集後
題疊山先生臨終遺筆
題楊撫州所書東坡脉
題余姚州海隄記後
題葉則善彈琴卷
題薛外史詩集
跋吳季行青山白雲圖
題葉行叔蒙訓
卷之二十七
禊文類
跋新田黃氏示兒詩後
題張氏族譜後
懷山樓辭
題李宗老所藏諸名公翰墨
書吳仁叔墓銘後
代吳判院題其子擢厝
跋吳氏示兒詩
志後
跋忠節先生墓碣後
題愛敬堂卷子後
送胡伯廣游豫章
送虛室沈典歸杭辭
卷之二十八
書簡類
與太朴前帖
與吳養浩論春秋書
上陳先生書二
與友人書
上李明通先生書
復張仲舉
與吳順翁
與程自觀

復李孟圭　與陳則虛　與薛玄卿
荅吳謂大　荅以蘭　荅危霞邊
復陳永仲　慰李克賢　慰李仲容
與蔡庭美　復何君受　與站提領
復姜尚敏　與柴壻用賓　通吳宗師
復王用亨　通宗師吳閑〻　復太朴危檢討

卷之二十九

書簡類

復通吳宗師閑〻　慰春谷長老
慰逢自牧　慰余仲元　與蔡敬初及鍾伯儀
復吳尊光　慰艾孟質　慰君德
與教諭王彥良　與劉彥基
復姜士明　又復危太朴　荅吳君錫
與吳簡文　與張玉文　甲午時書
與危太樸　荅危太朴　通張仲舉
又與張仲舉　通虞學士　與閔仲魯
與弋陽監縣　又與危太樸　與薛玄卿
與王用亨　與王振姪　與吳宗師
與逢復亨　與饒亦云　與楊聞翁
賀陳則虛建醮　謝縣尉
荅李耐軒　荅楊顯民　慰何君壽
慰汪伯羽　慰李耐軒　慰張主簿
慰胡士則　慰汪仲罕　慰楊顯民

卷之三十

書簡類

與鄭子夔二書　與張孟循三書

與官景文　與陳伯柔　答曾文哲
與曾子白　答胡伯友　答蔡敬所
答于仲元二書　又與曾子白
答李仲和　與官叔泰　與高本齋
與舒易齋　與饒元可　與饒元凱
代胡與李求婚　代書二
與徐天麟　代書

卷之三十終

外附錄

虞集答書

# 竢庵李先生文集卷之一

安仁縣知縣姑蘇謝縉　重刊
國子生邑人夏霖　校編

## 古詩

### 西山歌

西山有廬以我逶迤中田有稌以我療飢春之日宜桑為父母裳冬之日宜酒為父母壽

古意　時官軍西征二年未利有感而作

秋風一鴈過彎弓登西樓臂弱弓不滿天高鴈難求吁嗟流沙外風雨何時休三夜頻夢君焉知沉與浮況聞霍嫖姚已拜萬戶侯

玉龜杖　吳宗師寄歸以奉其尊人國公

瀛洲有真人雅度含天熙西鐫崑崙英東剪若木枝合為玉龜杖照我光陸離奉之堂上翁出入良自隨乃翁餘筋力寄此萬

里思林塘春氣柔老步嶇若夷不見手中杖但見膝下兒

次張伯遠立秋日飲水

秋風何離離客意方洒洒張郎飲秋水百病不敢舍詩成非有作
清氣浩如瀉東吳百萬家疫死相枕藉不知曾飲此亦有少蘇者

于仲元之京師

蕭蕭霜氣白耿耿山葉赤居人且騷屑之子乃行役蒼茫倚天
劒浩蕩躡雲舄若師群仙伯漢室久前席雖無世緣事亦欲侍
朝夕涼風步虛廡微月坐白石古人有恒言出處各努力

楓葉雨中老伯潤舒元易

楓葉雨中老疎陰落庭戶懷親思方續髑景心已悟初光聊可
玩顏照易云暮微餌何足充忘机不待吐方將鞭後懦庶以張
前鷺不有同襟者忡忡為誰布

贈李唐經二首

平生尚友心每欲盡今古子來適我願一笑與之語林深夜闌
坐片月落襟屨雖無滿壺酒足洗千劫慮明年訪廬阜子肯從
我去

西風雖無情落葉不自惜山深每高興況有遠來客起行西窓
外覓句了不得共看天上雲纖纖薄而白

雜詩四首

少年不自惜老去百悔生還遇少年人告之不吾應言履歷始
自見無乃歲月傾為尔惜歲月居然得嫌憎

老去無所為結廬在竹莊竹莊荊棘深宿昔狐兔藏豈無江海
願齒髮不足償生則居菴中死則埋庵傍

秋日方杲杲獨行溪水干紛然浣紗女及此清未寒相語有相
厲歲晏霜雪繁誰云陶唐風遠矣不可還

慕古既多沮從俗寧可安吾冠方委塵政尔不必彈群醉敢獨

醒孤芳若為囥秋風況無情最解吹年顏

次危太朴韻

踈雨不作凉江雲尚峩〻客從臨川來氣若横太阿示我古詩文篇篇秋露荷我年雖未衰憂患虧天和瑣〻世非少凉〻誰寔多胡為遠相求愧汗成滂沱心徒古今赤髮則日夜皤進脩信在已譎訿甘從他豈無八表羽亦有千歲柯虞庭賛都俞商廟賡猗那遂此亦常分因君聊復歌

題游氏半村

入市既湫隘山居復蕭條湫隘塵滿襟蕭條絶無聊我生邑南隅頗病撻與挑及迁荒郊外鹿豕相儦〻朝尋野菜煑夕掃落葉燒高興無所發佳賓焉敢邀何如游徵君隨縁自娛調家傳岐黄術取用給不饒獨於萬瓦中茅屋秋翛〻擊柝有夕警催租無晝囂仙幘或少岸禮常常在腰習非原野鄙氣絶市井澆再饌皆買菜欲炊待来樵出門百歩多流水石作橋老圃方競事牧童或群謡吟笻瘦何支酒旆青相招浮生在世間何異水上藻過求固云昧苦節亦未超况聳大隱人多混市與朝亦欲置編簡隨君少逍遥

吳氏寓樂楼

天地一大寓人生果何云試观混沌初豈待盤古分蕩〻水上萍淡〻空中雲根蔕不可著氤氳偶成文既無惴〻憂似有栩栩欣嗟彼世之徒衆萬相挺熏循環六欲根如赴溺與焚或為視眈〻或為吠狺〻不思過隙駒甘作負山蚊頗傳延陵家有在汝水濆往〻称重屋瀟〻出遊氛主人超然燕客子至者麋相娛輙琴瑟相論皆典墳竹月照清嘯蘭風拂微醺更烹山上茶亦煮池邊芹至樂本無樂寓言非所聞

次張仲舉阻雨見寄韻

淫流冒郊郭昏墊如堯年坐令意中人十日墜周旋問信免為俗見懷斯有篇若人妙詩才華星麗秋天沈鮑不足避曹劉真欲肩時来林下居密竹涵清娟戶牖鮮云異言談多所然世情有隆替古道無陳鮮願為盤中漆莫作弓上絃盤朽漆不落弦枯弓自捐

題燕超楼

邑屋次魚鱗市聲喧蜂衙百年九秋葉萬事三春花所以古仙人楼居樂無涯地有不必避心休真我家銅炉沈水香石鼎先春茶足可致風露何勞痼烟霞我来秋未深凉風生蒹葭如垂桐江絲遠在滄海槎俗情比如櫛老去空吹嗟安得分半席從君讀南華

題王氏笑閒亭

咲者不必閒〻者不必咲能咲又身閒涉世何尔妙利名浩於海好惡險成徼躋攀有亡命憤欝或大叫癡如蟻旋磨饕若魚上釣不知歲月往以死復誰誚之子素相聞磊落年尚少構亭頗軒豁勝槩得其要幽花淡無媚新葉光相照倚欄皆可樂百事弗前料嗟我玩陳篇兀〻老蓬藋双眉久不展有臂莫能掉山根晚雲薄誓欲隨荷篠倘子不疵瑕拂衣共登眺

寄題汪氏退密菴

紫陽汪大夫未老先致事經營百年藏結庵自休憩扁之曰退密有取於易繫相望千里餘一咲問以偈云何謂之退密也果何地若言早休官眼底非一二身雖似閒暇心或未能止若言四大離盖棺事則已紛〻長夜者皆悟退密旨非但如上云十目之所視夫人皆可能何取密之義大夫天下士未必只如此菴傍皆高山菴外即清泚晝飢隨粥飯夜則伸脚睡平生易甘苦一一皆夢尔不睹不聞間從来白於水試語庵中人如是不如是

和汪府判生前挽詩

世人但謀生鮮克獨營死平時不了念骨朽或未已汪侯方七十綠髮照白齒家山自營域不以貽孫子松梧舊培植尾石新甃砌豫事固有訊達生亦可喜竊聞高世徒不囿生死裏長存非有戀奄化亦無恚豈復較委收尚何擇鳶蟻天地我棺槨山川我衣被況聞階庭下冉冉富蘭蕙崇廣存古法絞衾以時制先生固云達於此似多慮

考試呈同院諸公 時先生分考易義卷

湖水澹暮色松林欝秋烟沉沉弦誦堂濟濟衿佩負太守親試藝整襟坐寒氈教言既亹亹秉志真拳拳外郡且能來豈徒我疆廛競題慮寸晷運思窮深淵喧如晝蜂出寂若春蚕眠少輩固卓犖老翁亦蹁躚嗟予果何人讎校追群賢白晝靜兀兀青灯夜如年聖朝久薰陶良牧初承宣擇善敢率尔逢奇共歡然顧此且凡庸雖嘗習韋編粗通象數末豈達天地先況復事箋註真成守蹄筌去取豈其任強顧效埃涓五番亦幸哉士氣新且堅中程固云喜暫黜亦足憐志欲等金石朝昏自磨鐫重逢大比時定有高科聯聞當由輩出功名或無前豈惟一時美足使千載傳

贈胡巡檢民 志文光卿皆當年叛寇奸臣指近年伯顏而言也

重雲閉濕熱欲作夏至雨胡子溪上來披衣一相語南風解人意稍亦入窓戶開尊薦瓜韭汲井具雞黍子為廬陵秀家世蕃且鉅早歲走京師騫然好儀矩詩書雖素習殺氣在眉宇蹔為巡警吏出入備鉦鼓手弓張黑角腰箭開白羽里疃散雞豚垣墻奔狗鼠因思閩廣間壤地有深阻兇豪據溪洞老幼負戈弩幾微相啖噬動輒生齟齬古今聲教遠往往累南土整齊非束縛全活在綏撫荒忽固無常跳踉乃其所雖云聚蜂蟻頗亦頓

軍旅遠道困供輸窮陬多毒蠱幸逢　天子聖元帥復雄武前
歲醢光卿今年烹志父此雖下愚者生育皆父母端由一念失
血肉涴砧斧天道實寬容皇威安敢侮令聞豺狼窟悉已反農圃早
暮或笙竽村墟且商賈奸臣掾國柄近亦死南浦詔書一日下
海內盡歌舞橫筭罷舟車求賢復科舉閭閻皆跨馬流謫歸故
處百祥斯可至萬惡為之沮顧余頭已白甚覺負章甫眼目更
昏眵筋骸將傴僂子年纔十五聲價滿吳楚朋友實天倫磊落
傾肺腑行當分閫櫝終可立朝著相看方侃〻索別何踽〻波
濤隨地有切莫倦篙櫓双〻鶴鶴下一〻漁樵去凄迷斜照草
髣髴晚烟樹出處莫為謀音書可相許

注巡檢南雄官滿過安仁且將北上賦詩為別

積雨夏方歇山居清不炎若人故意多遠來信撝謙疇昔相見
時瓊枝照秋蟾別今二十載頗帶嶺海黔同來二三公氣度和
且廉山市急沽酒瓻罌倒薺塩邵子間善謔馮君捋長髯此歡
豈易逢累日殊未厭竊聞黎猺民扇據雷與廉牧守或散走偷
生向閭閻每病法家流但事筆與槧虛文失情實舉劾皆約纖
公卿習為常動輒生疑嫌落〻視大義營〻盡私斂致令犬豕
徒跳踉在嵁巖空調外郡兵入境先痟痁朝廷重臣職擇彼輿
論僉誅賞一出已毋拘文法嚴彼雖要荒間聲教之所漸豈無
忠勇者拊膺坐蓬苫購募不可緩恩威貴能兼拊循各有素強
弱無庸覘土性耐蒸溽方餐慣煨燖既畊亦且戰勿責歲月淹
充國罕羌服狄青儂獠殲子方尋徼歸我則安窮簷因言忽及
此有淚忍不沾更為盡一觴櫪陰晝纖〻明朝復千里相望青
雲尖

流民歌

邳徐二州皆凶灾流民如雲過江來布衣縿〻泥水破黑妻騎

驢兒在懷為余言之心膽摧剥掘榆皮芦白荑只今貫鈔一升米不去坐死何為哉

齊老堂 宋理宗御書賜史弥遠今歸吳氏具慶堂

齊老齊老人齊老多少世人齊不老史家父母昔齊老吳家父母今齊老當時落筆山嶽光二百餘年歸此堂秋塵如烟隔精采白髮眼明猶再拜

昔年

昔年有語双白頭棄我忽作齊梁遊雲鴻不飛音信断寶鏡塵昏秋鬢亂君心一去如飄風妾心死與黃河東清霜昨夜入庭樹欲寄寒衣不知處

題李早三馬扇面圖 金季時人畫

奚官熟閒秋馬健秋草青〻河練〻誰知萬里欲風塵寫入時人手中扇只今但賞畫者誰錦標玉軸皆名題空令林下老常布似聽塞長烟雨嘶

贈御史孫幹卿

前年鄉友高知事口〻談今孫御史泉南漳浦號詳刑結獄大囚心盡宛牙籤滿架双眼明貨財如山秋葉輕為人更有最難者聞一善語江河傾陝西行臺霜雪裏控制羌軍千萬里澄清乃是夙生心豈待西風方擘轡三間老屋狐兎丘浩〻今古無窮憂多冠及見此賢俊未歎深山空白頭

題潭州李侯祠

長沙李侯烈丈夫孤城未陷期須臾殺身報國世固有闔門不生今古無一時義氣塞天地宗祀縱長非所圖勇哉二客亦從死已事劒夫還自屠至今言者心胆破想見坐血紅糢糊故家雖作孔子宅廡下炉香人共惜專祠肖像一朝新凛〻配從皆其人烝嘗自此千萬世賊子亂臣生亦死

美葛子熙

臨川葛生朴且文負担有力能辛勤家貧妻死母又老短窓挾策長云〻忽思句讀送日月曷若江湖勞骨筋高碑大碣處〻有篆楷草行兼八分晝長院静手自打襟袂染煤常若熏旁搜遠取到川陝況乃閩淛江之瀆通都大邑逢好事羅列古雅踰璣纁相酧金帛不論直豈比市井争鈞斤收藏圖書家若府下者秦漢高華勛春初過我因細論絶勝待食如牢豶四方達士一時見野店濁醪常半醺顧余髮齒久希豁脫簡尚閲徒逢芸何當一竹両芒屩共逐溪山秋半雲

贈王孟剛

東平少年王孟剛譬彼玉美金之良静明先生振古學及此一見中心降似非疇昔有靈骨孰不睥睨而徬徨肯捐俗下奔競態樂就席末摳趨行英髦文會我所願事業川至君方將非為真實有興起亦且編簡盈筐箱輝〻過眼翠羽濕落〻照坐神珠光師生於義未應捨父母入念何其長朝咨夕究非高異天上地下唯綱常頻年相近歡不厭一日欲遠情為傷朔風吹柳可得折臘蟻在酒無從觴已知遄發問歸棹未卜重對清談床人言肝胆分楚越理則古今無樊墻魚行千里春浪白鴈落一矢秋雲凉寸懷彼此不須惡但遣初志長毋忘

鄧子高玄明粉歌

天冠山中鄧子高瓊臺絳宮神所遨歸来制鍊玄明粉石鼎夜夜生光毫清水白雪相烹熬廣寒之杵玉兎操千搗萬搗成雲膏六丁六甲呵護牢電毋照耀雷公號神君奮髯開寶刀病人圭七到口腹三尸二竪皆奔逃破裂瘕結宣腥臊飲食自美元非饕聡耳明目扶傷勞久〻服之何二毛山中修竹園庭皐風枝露葉秋颼〻故麻日炊綿布袍奈此癃痼方哀嗸苔江彭蠡

春未濤胡盧自負行輕舸顯晦莫測真仙豪苟有及物隨所遺
秩守無用唯吾書
寄薛玄卿
扁舟維在藍溪渡篙子窮忙非敢侮移床沙岸近青竹欹桄榔
窓數紅樹昨宵書子始来說三度出門三度雨留行會別總皆
天嗟我與君安敢怒

番易仲公李先生文集卷之一

番易仲公李先生文集卷之二

古詩

次韻戚捻管賦雪

長風剪水不成片城上將軍鉄為面五更吹角墮梅花天女騎
龍淚如霰坐令萬屯白參差人在蓬萊水晶殿黄河夜合龜黿
深太行曉裂豺狼戰尚憐廬帑足佳致五百寒僧不開院崑崙
朔南日本東来信天花一時遍塞邊勒馬公所閑橋上騎驢吾
不倦化工作巧本容易臘盡春臨已三見明知無酒俱冷落豈
有多情更欢宴長安市上一貧士白晝閉門何所羨

題萬氏姜逸山別墅

李存老矣營竹莊萬君別墅亦在姜逸山之傍何當縮地一百
里長鬚赤脚買魚沽酒朝夕相翱翔

題遠山書院方竹

遠山書堂數竿竹立雨搖風如綠玉仙公好事畫作圖詩客多
情賦成軸竹邊有人過吾廬誦詩展書清有餘聞知竹老須滿
節內負外方我不如

畫蠏

詩人素餕饕見畫棖醋香風蒲青颯〻江沙秋未霜

次王允中韻

堂〻休明運佳氣滿河嶽士無終身悔道有一宿覺之子文獻
家嶄然見頭角況當盛壯年顏貌若丹渥遨遊石溪上何異鴻
得桷窮冬忽相過接語知嗜學煌〻七星劒亹〻九成樂我若
大海舟茫洋竟焉泊鰍鰕相伴侶風水振鈴鐸又如山下石粗
泐復誰琢幸有知己人梅邊手頻握

美徐典史再任

安仁雖小邑政尔費懷無去年救饑荒前歲接軍旅填溝隨死
鴨索肉過饕虎長官亦奔走按櫝更勞苦朝飡或曛黑就枕聞
五鼓聚來猶聚金視身如視土三年當考績遺愛在農圃忽聳
可借寇是則天所與羨君詩礼裔涉世通不腐況有五男兒翹
翹盡萋楚頋余何為者挾策老環堵君來即知己杯酒相尔汝
豈不幸長留時〻共鷄黍義當公天下私欲安敢取

王承事均金謠

公來涖茲邑數月始求見時逢芒種雨喜氣滿顏面恤民有真
意為政自無倦貢金均衆力旱禱先已譴道路既歌謠囷倉亦
餘羨況聳用休暇稍復接群彥永晝拂清琴良宵玩黃卷武城
得言偃單父逢子賤願公堅此操循吏久當傳

寄題劉氏集義齋

義者果何物而乃俟於集喻如久行客名利兩羈縶孜〻較青
紫瑣〻稽百十朝昏膠入漆夢寐水流濕忽聞知己言胡不返

鄉邑青年既流蕩倏尔白頭泣一時生感慨俄頃具車笠渺〻絶江河迢〻歷原隰或僵泥濘滑或震波浪急雖則多苦艱歸休志先立入門集尊幼藹〻舊和翕鷄豚與黍稷取用無不給是為吾固有鄉者徒汲〻羲經尚頻復孔訓記時習所以名世賢多言屢於邑高齋用斯扁古意真莫及倘或信吾詩不須勤負笈

寄贈臨川李兼善

南豐羅子知名久来舘宗家相與友秋風一日到東籬收拾行囊歸葬毋偶逢臨汝李兼善家世素儒心甚厚平生遊藝及山水兩卷青囊常在手為尋佳處得瑶湖草潤松深纔一畝價錢僅費伍十貫主不食言人莫嗾羅家大事談咲了嘖〻無瑕齊衆口李君為義不為利人壤之餘長揖走豈知天意相君子吉兆能人凡事偶吾翁平日尚此事喜買盧山殫所有往来覘者數百輩甲或可之乙称否朝歸暮往芒屩破野店蕭〻幾樽酒苟非宿昔未逢賢定是蒼〻不輕授吾聞地理猶人身有穴宛然針與灸後来福德未相称青不見苗唯見莠我今汨〻心未已人事天時宜兩究何當兼善忽相過混沌一朝為我剖

寄題徐氏屏山堂

吾聞洪都徐永平作堂居傍山若屏東西插架更書史與我静對皆儀刑功名如幻何足計但見舊物毡青〻堂中賓客日雜遝牕外松栢寒伶俜古今華構嗟豈少圮毀不待斤斨停永平今去六十載兒子白頭猶抱經湖邊之山秋最早案上短檠深夜荧平生知己有過者脫巾掛竹相忘形諸孫滿眼又勤讀玉未出璞先玲〻顧余向衰百無慕明年杖藜當扣扃西山雲霧與一啜窓下不眼能細聽

登金盤山詩 并序

至正七年五月二日余登金盤山積雨初歇草木欣然一逕
榮迂約五七里始及僧顥所營也四山環聳中得寬廣辛勤
數年僅成一堂良不易也顥方出遊別村興盡而返因賦一
詩以遺之

籃輿曉上金盤山山僧乞食方未還徒從負鑼皆出作一犬卧
吠清泉灣地無迴泊宜粟麥上有墳垣稀棒菅瓠藤葛蔓籬漠
漠薑芽芋葉溝斑斑向來人跡罕所及唯許樵牧時躋攀漢時
王者曽葵此惡蜂毒虺多神姦相傳田野不足信苟非佛域真
仙関道人宿有山水分擇地即得天非慳拮据之手斲趾足寸
土尺木難西難把茅蓋頭亦足矣何用美構追工般奈緣好事
世多有重在一念輕千鍰人間百歳彈指頃寧幾少壯尋衰孱
文章富貴皆外物至樂無過心長閒我来巧值師有出煮茗自
汲舂瀑、尚須早晩秋雨過亦就白雲分半間

題陳同年秋有堂

采、黄金花蕭、青玉枝不隨別時好每與風露期所以彭澤
公休官在東籬相對每無酒徒有好文辞同年陳徽君種之亦
盈畦客来便開樽爛醉不復疑去春始相識烏髭滿丹顏豈非
制頽齡古語果不欺頗訝邑里同扣門定何時落英幸見飡庶
以療吾衰

挽楊閑中

高岩應記魯遊者赤日黄塵正長夏此翁倒屣出相迎羽扇綸巾
絶瀟洒僮奴俄頃具樽俎談咲無窮到書晝十年別去勞夢寐
一日傳来成羽化達懷委運更何求老涙多情自如瀉長遊滄
海總真趣田視人寰徒土苴莫言埋劒在龍唐早晩紅光看斗
下

倪友文氣清而性和聊以數語為別不足舒吾意也

若人少嗜青囊篇乃肯過我非其賢山行不避六月暑因與赤
脚踏清泉祝君聰明天下士文學許之無間然白瓜青豆且共
飲尚可倒囊尋酒錢

題虎溪三咲圖

行止隨時何必限一虎溪偶過虎溪何咲之為

題塗季方廣胖堂

世間無物拘礙我童冠莫春風舞雩不隨二氏樂荒怪亦有細
人疑腐迂堂中之人雖未識取義名堂吾獨悉何年解屨登斯
堂清坐共君春晝長

題倪學卿謙〻齋

學卿之學謙且謙用以扁室何其嚴天高地下人鬼著反此則
害無庸占權門擁篲情如閹倒執手板神為殲君看花落水流
處譬彼食密中邊甜

和汪子長韻

閉門久與同烏浙簌〻老竹秋風先日用浩〻皆吾天去古遠
矣誰當傳身雖塵土心則仙玉株碧樹分後前龍溪居士通玄
理亦視浮雲如脫屣當時經濟不盡材留與諸孫真上計日車
難把長繩繫男子功名須早遂濟川舟楫真尔曹安肯坐守東
西皐禹鼎象物深且高魑魅魍魎何能逃期君他日行此志看
取千丈生光毫

次高元博韻 亂後作

老逢盜賊繁俛尔度昏旭蕭〻數莖髮連月不暇沐晝常雨中
飡夜或林下宿深惟崑岡上誰辨石與玉茹珍盖糠粃飲水即
醽醁相逢破肝胆豈但皺眉目大宜適他所采擷皆可蔌揭來
安且靜殆若立於獨南風滿牕簷衣袂清不醭梅實得調鼎松
明勝燃燭顧此若蝸牛殼中少涎足故人意不滿蓬蓽無乃辱

置酒對榴花誓將徙華屋吾眷學仙者隨處武夷曲 矧茲秋風
近白酒家有熟雖無魚羹飯賴與益釐粥

贈陳九成遊國學

黃雲潭：天欲雪陳子初來即言別值吾築室正狼籍為煮春
茶供再啜子宗九江称義門明年挾策遊成均奎章先生賦詩
贈秋波一幅清無塵竊聞國初許祭酒正義堂：古希有諸王
駙馬皆敬憚帳下公卿列先後即今規矩猶當時肥羊大餅午
不飢願君勞力精分數他日錦衣當晝歸

次韻吳宗師和元參議道宮墨竹詩

東南海水先秋寒上有麟：三神山：人或在玉京住山中竹
石那得隨渡黃河湾是誰好事寫於壁風枝雪葉依孱顏人知
寓物不留物我并無寓閑而閑中書參議亦高致倡以妙語題
其間不須鴛鶴仍鞭鳶坐閱物理如循環有時見此非詩非壁
亦非畫但覺鼎內朗：金丹還

下第南歸別俞伯貞

驅車出都門別酒忽在手去國古所悲況復失良友茫：丘中
麥麥：道傍柳揮手從此辭烟雲黯回首

寄史誠翁

誠翁女賢慈騎過吾竹庄上留之不可奴：而去他日以詩
寄小形不滿云。

入夏多雨意頗清又說新水上高坪不期而來吾所喜苦留亦
去君何情村醪方熟幸免沽熟鷄雖瘦還當烹癯然不試今老
矣日：相觀須友生

寄題臨川樂氏東白樓

喔：林下鷄烟：窓間紙奈此旦氣何幽人攬衣起於時無所
為默識天地理由之為率性反是則迷已求仁信尼父言善尊

孟氏君家搆重屋取届豈茲意青：山外山渺：澗之水石根
有松檜沙際有蘋芷深簷霧或宿危角星尚綴省察屬吾儂無
從但瞻視

金谿尹德政詩

金谿豈但千餘室得尹多賢從昔日其間趙李最為優鄰境至
今誇未畢朝廷經理在延祐吾獨令民先自實稅糧飛虛戶逃
詭無窮研磨皆以質豪姦不利終莫沮區畫公平嚴且密遂令
高下出信籍貢役歡然非督扶迩来近越三十秋刀筆貪險閭
閻偷簿書往：有緣絕經界欲慢將安尤社神有怒陰有相剛
決而善來周侯丹鉛朝莫舸點勘人不敢懈誰其廋漢時黃霸
稱能治某木可棺猪可祭孰云千里劇而繇殆若邦君私事耳
每疑州縣今最難使家上府臨如山所尊所習乃文法豈有骨
髓憂民閒坐穩未穩欲交代催科送迎何時閒穆稜斯可足歲
月否則急：歸囊慳後人果盡不如古空遺林下多長嘆侯今
漸老方無倦經術文章能幾見已知增　快輿情他日必先循
吏傳

义魚

霜風刮面冰如刀持义入江矜厥豪投深中大始一出眼濕膚
凍如紅桃嗟尔得食亦稍：性命或輿蛟龍遘安得長义一萬
丈直向海中义六鰲

和丘南傑

渺：北山下沉：楓樹林但見黃葉落不知秋意深西江有高
人百里來相尋平生妙詩才足慰宿昔欽飽遊閩嶠中浩：古
與今氣可挾九地當為千尺岑巃嵸同紛：希聲求大音何時
得重來窮此千古心

寄題陳氏東閣

大明生於東孰不快先覩陳公搆高閣百尺凌清霧鷄鳴四無人起坐寒窓曙雲霞已披靡海浪猶掀怒滄涼成寓辦寅賓付稽古流光洞纖隙初氣足吞吐紛〻方美睡鼻息撼環堵

贈主簿汪復心運粮至宣州回

汪侯瑚璉姿夙昔忠孝門屈身簿佐間公事多馳奔運餉出千里濤瀾江漢昏蛟鼉固云驕盜賊相并吞皇穹一何情聞者猶喪魂我侯秉家學勉〻心自温靡鹽有前訓致身無後言惜哉朱鳳凰八表高飛翻正色乃齊楚岐行皆弟昆終知世所乖或者天實存故山夜来雨青〻滿東園脫有相過便一觴聊可諼

次韻荅沈文友

至運有消長大明無中偏沈郎真特才餘子非其邊已無俗中態更信古人編鬐鬣蕩江海金珠破昏玄歲晏始相逢促席梅花前樓角轉山月歸人行暮烟開懷更一〻過眼空千〻嗟予離索人膠柱胡能絃冥頑苟云理土石皆為僊秋葉難自惜寒花誰與妍明知指非指所貴天其天燕石不在櫝游鱗隨所筌紫陽賢弟昆好學無其先稍〻外形迹醉時吾即眠乃翁廊廟資文彩如雄遷愛子及其友勉旃皆盛年

送洪教授茂初

忠宣盛澤餘孫子分教如今在柳州此心初不異孔孟何俗莫可回商周玉堂金馬自茲始九疑三湘因得遊蛮客舟車過如織安書時遣到賓洲

題太行飛龍圖

仙人家住錦水湄父母在堂懷綵衣太行飛雲日〻見豈必千載方来歸

贈劉與畊

秋風吹予之衣巾庠序偶尔逢鎦君文章侶海方戰罷兩袂猶

帶西山雲

僞鈔謠 代為耆社作帳辭 謝尹楊思齊

國朝鈔法古所無絶勝錢貫如青蚨試令童子置懷袖千里萬里忘羈孤豈期俗下有奸獘往〻造僞潛隈隅設科定律非不重奈此趨利甘捐軀縱然桎梏坐囹圄贖有囊橐并尊壺生平心胆死相遁口舌所掛多無辜人生既以不堪此惡卒乃藉生危圖苦之捶楚甘酒肉役用在手猶柈珠或思夙昔報仇怨或出希覬傾膏腴搜求寧肯剩雞狗汙辱間有連妻孥何如巧遇賢令尹燭照劒斷神明符先窮支蔓到根本礦鉄雖硬歸紅炉非唯此境少憂畏亦遣隣邑多懽愉自憐弱肉脫虎口從此飲水皆醍醐誓將白首至死日頂戴豈與劬勞殊願推此舉遍天下咸使良善安田廬

番昜仲公李先生文集卷二

番昜仲公李先生文集卷之三

古詩五七言

慶吳宗師降香南歸帳詞

我朝列聖仁如天齋宮穆〻賓神仙神仙無為法自然襲號不愧莊生篇　皇帝有詔鄉來前陰隲下土鄉當先稽首受詔毋留連紫鸞飛空金作鞭寶旛新剪天花懸銀鴨冉〻分龍涎并聞海上三山聯瓊臺貝闕靈所便酒醴瓜棗陳千筵寶章夜飛風肅然物不疵癘民無愆下土再拜師能賢

詩別汪伯羽且聞天樂淛行并呈似一咲

客入山中來繫舟在窯浦插秧昨日了得此芒種雨片言即欲別豈不共鷄黍賴有柯鍊師蓬窓足深語

橘亭詩贈黃生

巴園剖橘逢雙棋未剖已先人不知到今智士訊剖者勝負紛

紛無了時黃家亭中亦多種錢見十月清霜垂更須會得未剖
已先意欲車欲馬欲砲欲象皆續之

挽楊牧心

我家祖母公之姑聞昔通從不少踈夜月几吟梅下石秋風嘗
醉竹間壺陶潛未老即歸去虞卿非窮多著書嬉遊尚擬共諸
父忽謾往矣令人吁

祝丹陽以古琴見惠且寄以詩次韻荅之復以史畧一
本為謝

涼風蕭蕭吹井桐佳懷如寶千不逢二年蹤跡走闌闠面目土
炭心盲聾其姜豈異伏櫪馬雲漢獨羨高飛鴻詩琴遠致心甚
厚金玉侈具相玲瓏大珠沉淵烟不動朗月照水清欲空亦知
廬阜入幽夢幻此三疊銀河風紛紜醉裏不知老有此二美誰
吾同殫琴固可消世慮作詩乃或令人窮未如祝仙古巖下往
往遇會方瞳翁聊將史畧報深意并問馬首何時東

贈蔣立賢之廣德任

靜明先生真古徒誰其師之三祝舒嗟余小彗成大愚欲信不
信空居諸論詩作賦甘區區一語及學茫無途終然旁薄蓋不
如遏此盛氣隨摳趨義哉詩友不棄予輔以磋切何勤渠初如
蜜炙香且腴久若劒刃深剖屠愧時玩日雖故吾渴則必飲飢
當餔象山之學非高虛六經在人一字無平生感此誠難孤仲
祝已死良可吁知君識見與俗殊想今致力誰能踰搜剔窟穴
窮根株我雖未識心先輸此行贊教風雲初首蓍侑食甘於魚
棘闈擢士稱錙銖季祝已中登公車　朝二友為時需嗟我不
喜當何如嗟我不喜當何如

李仲祥教諭棄官侍親歸寧國

先生家住雙溪邊来此學計方蕭然東裡西補長如煎蘖不可

口氷寒堅宿昔敬慎無遺捐毫末泛濫心拳：荒中餘外俗則
圓恐惧修省慚遺編九州庠序如星聯安得公輦多百千斗升
翕忽空中烟奈此靈府良難全高堂願髮霜娟：干禄及養夫
何慾忽思温清誰當先十宿九夢針生檀一朝遂賦歸來篇詩
書在囊月照絃秋瓜之葅方綿：仕止有義吾何權先生去決
誰能褰別意不盡隨流川入門想見又歡妍彩衣跪舞風蹁躚
桂花蘭葉香滿筵酌以大斗行金船君親二事初匪偏孝則此
日忠他年

次友人晴韻

忽有奇趣生朝晴即而失之行復行山流無梁不可度梅花立
烟何尔清東立老石亦佳色南陽韝鼓非和聲安得無孔一枝
笛與我崑崙絶頂横

薄暮畧歸

山花淡無慮山靄清欲流行：豈不遠足倦安敢休正為落日
恐忽見月在頭躊躇躇成獨笑且復得悠：

臨川南洲何成道有詩送篁與陳又新真人真人屬和
且以見寄因次其韻并簡成道

仙人豈必芙蓉城世味淡鮮神自清或隨天際星斗出不改山
根霜露明南洲有人搆應下北海之座尊且盈縈芝謾采亦成
曲未許邀與商山名

來詩足貴如連城舉觴再詠新且清閉門苦覓信無已指鼎即
賦聞弥明楊花從汝歲冉：瑶草在我春盈：向來陶陸為苟
好未必千載餘其名

寄舒元易

昔聞舒子言今已向三載可憐下愚者孿蔽不自解百年真倏
忽況此弱而瘥嗟予古之徒菲體辱相採絶如溝中蛭豈識江

與海江海未足云天覆而地載明年已多幸稍已開杻械青〻
溪上山逝欲從子邁儻或與所聞雖死亦何悔
理有必然至事有不可測堂中親白頭房內妻廢癖孤姪每來
前顏色何慘戚既無甘旨奉更乏育子力幸然秋稍收裨補隨
所得雖知非外事寧免相感激客床半夜覺展轉而反側忽喜
雞一鳴寒窓尔難白

汪主簿清明不出見寄次韻

人情雨中花客意松上烟苟非薛卞門何以歸龍泉附驥知自
遠慕羊徒得羶君看長舌人早晚乾無涎所以汲太守穩作淮
陽眠昨日出東郭風榆吹綠錢流光一何情去〻我郵傳道逢
誰家子饋奠號新阡感此不能已戎笳吹晚天

次韻戴同父留別

明主建皇極元臣運洪猷嶽安海無波羽鱗斯泳游誰云吾道
東聲教喧中州漸磨三十載荒徼靡不修祥凰端自來天馬豈
待求漢業避光大周基共綢繆時逢戴廣文烱出氷壺秋信非
岩穴姿致此蓋有由西風芙蓉花去駕不可留情隨別觴盡目
與江烟悠有句不相寄遐心定誰尤

贈周昜初

山木日已陰東風澹荊扉子從遠方來未久遽言歸壺傾不忍
別乃復把其衣卓落豈自放孱頑甘所撝致君術則同枉己礼
或希聞風固有訝信道未必訊高帆拂踈烟江水日夜肥願子
慎流止前途多險巇

山中留夜宿明日以風雨對床眠為韻賦詩

雅性厭喧隘結廬林野中林中果何有勢利罕相從異哉四子
心春江遡孤篷洒〻竹方雨冷〻松欲風貧家百無為蔬食隨
所供但於文義間稍願相磨礲頗此有餘樂言旋胡尔匆人生

难定期往：如萍蓬豈不易分別談諧誰與同尚懷秋花前興
滿山園東亘寒始能莢韭潤亦已叢倘或不遐棄清遊應可重

壽吳閒：

三山駕滄溟鍾秀生神仙信為外物姿俯結區中緣早隨玉堂
客徑揖金炉烟詩書乃餘事行義真無前瑶壇奏通章報國殫
成悄玄和格窮壤彙類豐且鮮冠裳七寶粧十載褒恩連高堂
有具慶燕越心所纏膳羞以時至暑葛冬而鐔丹砂雜遠藥脩
養無纖愆乃公性嗜酒巨量如長川每逢親故来一一乾瓊船
夫人善將理筋力弥清堅朝昏摠衆務內外靡不宣我
皇降厚澤暫許雲鳧還奉觴再拜餘顏色双明娟吾聞至德士
往：昭其天四海誦光美鬼神無間然貴富時則致此歡那得
全嗟余不珍人怙恃今成偏謬為童子師卒歲如拘孿精神寄
宵蝶勇委慚春鴂吁嗟甚蒙悛在已誰當權往者雖弗及来者

猶可焉山田秋日高小徑相扶攀或分棗如指或割瓜如拳或
沽鄰家酒或釣東塘鮮雖意荣華事願以適自度名山豈不近
百里寒泥濺既無謝公屐又乏王良鞭靈菊正香晚江梅芳共
妍想見酒如漉賓客填華筵缺然安所佽引領歌青篇向来帷
幄中不陽崆峒巔達者自天祐追欢當有年

題開山寺上人翠深閣

吾聞開山寺繞屋萬竿竹況：窓几淨冉：襟袂緑道人燕高
閣曠初心自復端如九秋水浸此藍田玉嗟我本凡庸塵埃滿
茅屋清游豈無興何事久羈束

遊古象山一首贈別陳又新入京

昔聞陸夫子講學茲山巔山以形得名：以賢而傳近從師友
後結此登山緣溪流涉光烟遥草披蕃鮮松栢作旌旆蜩蟬為
管絃盛年筋力強老大須扶韋祠基久方及咨石遏最先梁

棟藉荒草炷香神颯然凾奇樵或知物產僧所權渥竹可成楮
燒茅斯糞田復循馬脊岡四岫分跰躚瑩公址亦存池井皆充
填闔水尚青玉吳疇空紫烟上山日始升下山灯火聯觸景有
深省敬游心共專真人益高懷明船仙毳足春酒清歌方扣舷芙
無遺捐或尋靈運屐或待淵蓉涼欲花又著歸朝鞭尚疑鑑湖公一曲遂自便行藏吾有時
外物何能遷出山：不嗔吾山：不妍長笑了山意青：時在
前

贈臨川葉以清入京并呈其兄邦用

江城六月暑来此凾人廬沉：千竹林烟：双玉株伯氏清不
槁季子通有餘為言秋風起逝將游帝都秋風萬里長吹子舟
與車堯舜相揖讓皐夔協謀謨孰云百代下而不回古初人生
於此時誰能守丘隅況子富且美行哉莫躊躇

次十叔種菜

陰陽無停運菜甲互消長但令人力及生意孰非壤七年東山
下剪棘開一掌椎牛付庖味烹藿足真賞形癯志無攝胃潞心
則廣身雖萬夫後興乃千古上縱情宜有止行樂貴非蕩堂：
十家叔雅度入玄奕林園托高蹈葵菽擅清享謀生或云拙至
理焉可罔悠哉有超悟允矣無骫骳

次黃晉聘韻

堂：書州伯學道窮諸艱二年竊書鄰指我觀其瀾華章一為
別字：皆悲端我如再歲駒始受覆與鞍已愁大行險況涉流
沙漫君如中天月一照山河寬餘光落尺素許我平生看

和彭起南韻

黃葉風吹盡林間見枯株若人獨何為乘此下澤車他物非所
求幸勤在詩書既傾北海座復謁南陽廬信有衆善歸河流深

九渠頗茲戕賊餘蔓草日自鋤從渠訊議者謂我腐且迂孟氏取不愧義經明有渝他時忽自強老矣將焉如

寄題曾高士清真齋

清濁非二理真偽同一机苟云清且真濁者斯偽而請看混沌初何物為端倪所以柱下公嗒焉抱希微之子早學仙離群獨巖栖滔滔若江河誓不滑其泥誰為清真字扁乃齋之楣人皆慕渠達我則惟渠痴幻軀等臭腐畫景頻推移對治自殽擾分別無窮期何如一樽酒客至相娛嬉酒酣棹輕舟巖下浮漣漪漣漪有秋色琰琰吹人衣頗此尚何言一笑當脫頤

哀祝明遠

我昔游師門與子始相識襟懷靄春氣顏色澤而晳憐我學無方為我數開廸子言雖懇懇奈此正茅塞他時七月暑子與舒元易芒鞋杖而盖訪我到僻松陰作參坐快飲不餘滴清論秋夜長草舍隨所息蚊虻及風露義不作賓客別來子久病傳者亦非的但云類痁瘧豈意至茲極我嘗習醫藥此候頗不惑中乾而外強翕翕唇頰赩痰涎屢吞吐寒熱互煎逼我雖弗果問子固不能即寄書或浮沉遣价胡不克縱無續命方未必大差忒一朝訃音至造物尔難測老師倡絕學正賴相輔翼譬如萬稂莠初覩一二穡有子未為多失子良可惜深慙病莫助執紼當致力及知己沒土尚擬瞻几席因循至如此過矣復奚飾昔為同舍好今有生死隔嗟我凡下資意欲填胸臆支離久成熟豈悟本方直靈苗不自愛日日縱螟蟹今雖來照徹實信已非億緝熙苟無怠非久當有得子雖在重泉豈不念疇昔明明為子告執筆重悽惻

贈黎山人

有客來自江之西家傳地理姓則黎淳風郭璞今遠矣妙緒未

絶非君誰吉凶禍福自有數龍穴沙水寧無之先當全我好心
地待子指頋方為宜

張氏存菊堂

春華固陽艷達士蓋罕求所以朝暮閒守此一斛秋白露既泥
泥涼風亦颼颼足興千古懷豈但消古憂向來彭澤翁與爾何
綢繆往往不得酒長吟空白頭今逢佳主人地位宜公侯高賓
每相過輒以大白浮醉來飡一英方寸清休休縱有俗中樂於
焉非所求

慰高元博喪子

聞君生佳兒玉雪何瑽瑽每嬉書室中簡册更幡拖擧辟請塗
墨飛堆作鴉螺紛命相家許與實匪阿豈唯必秀苗合是同
穎禾圓顱王爪緑早晚思一摩今年春三月偶亦遭寒瘧遂令
鴛鳳雛化作蝼蟻窠青山黯無色白淚如流波頋此異縣居問
弔空蹉跎蒙莊齊物篇理到不可磨嬰孺未為少髦期焉足多
浮屠亦有言恩愛皆成魔只將彈指間一視十劫過況傳合浦
上蚌老氣益和吐珠或徑寸紅光避蛟鼉屈信乃其常往復信
不訛尚求樹下環暫若辟上梭秋風破新菊秋雨鳴枯荷且開
翠醽醁酌以金叵羅弄琴何時聽擧案當無頗芝蘭敢專美弓
冶非殊科徒為喪明者奈彼東門何

番易仲公李先生文集卷之三

番易仲公李先生文集卷之四

古詩五七言

題四明施華甫平軒

惟水有平德次則莫若衡水逢巖險地衡付貪婪詎隨勢作騰注以私為重輕試看瀰瀰流及此鈞鈞橫萬象寫虛靜列星分燦明至公果何言取以為吾程雖居炑季下是則先古生亹亹有親睦休休無鬬爭奈何或不同刼此利害兵勃然千尺起嗒爾九地傾高下遂異手由來豈初情四明有施君少以法律名雅遊聲勢途每擇夷坦行玩縱固不敢刻深良可驚宴閒開小軒花木羅四楹應物只如砥心神常自清勉哉幸勿隳此語非徒成

贈艾民章

客從西江來欲入武夷去道路既阻脩氷霜況寒冱為求鷗鷺

伴并賦鸛鴒句臨別一驅車前村但烟霧

贈孫寫真

平生懶照鏡不自見其老孫子偶寫之嗒焉一枯槁坐令百邪念勢若河堤倒焚香白晝靜冉冉庭前草

遊演法觀

朝讀松瀑詩莫遊靈芝巖道人春甕開酌之深夜談清奇一難逢況此二與三豈無黃精苗草石相與槭明年當再來歸製一尺鑱

題雲菴

夜宿雲菴中白雲滿床頭客來雲不語客去雲不留明日在山下白雲何處求

題夏氏原清齋

夏氏好事者構亟曰原清苟非活水來何以為此名想見太古秋泠泠浸窓楹孤雲若求侶缺月相與明素琴既橫床濁酒亦在罍遊鱗寂堪玩白鳥斯可盟心境兩如此是為葛天氓

題柳氏雪堂

誰誇佳氣充間宅此獨山河三尺白化工作巧古難逢合降玉堂揮翰客銅盤燒燭鑪炭紅衣之錦綉宜重重房中腹我屬阿媼房外撫汝勤而翁它年嗜書如嗜炙亹亹鄉邦起聲價分當挾策待金門豈忍一朝離膝下悅親有道構高堂龐眉皓首春双双時殽帶脂每在皮臘酒似乳常盈缸此心氷雪何年泮寒夜雖長吾則短黃昏衾枕有兒眠二老勸勸天地煖

湖山閣

湖邊深山一高閣閣中之人講唐虞堂堂千古亦人耳皎皎此心非我乎松風滿衣白晝靜竹月入窓青夜虛莫作留連光景者只將登覽送居諸

贈張伯圭孝廉

竹深十日高齋雨屢：相過傾肺腑緣何方閥俗中疑為着儒
冠蓋仰俯婦翁開閶炎海頭提刀殺賊老不休帳前幕下造多
士署美如此猶林丘西山之雲南浦雨家次結廬心甚苦明當
便上孝廉船且植松楸護千古

題趙子昂畫馬

世人相馬只相強筋翻骨跳塵沙黃誰知毛鬣風不動一日試
之千里長吳興妙手天所借白帽矣官亦閑暇試令伯樂再相
逢不識畫圖唯識馬

題孫寫真　與前贈同時作

古今富貴者功勳在生民百世不可忘宜尔寫其真頎此貧賤
夫誰喜復誰嗔描摸亦勞尔壁上徒凝塵

懷直清

烟瘴幾萬里父子唯二人視櫝不尚同敦辨或隕身懷哉苟且

風奈此羞緇磷幸逢瀚洗餘宜得消息新夜雨不可寐寒雞悶難晨紛：宦遊者胡尔獨艱辛

題程氏玩竹亭

程君讀書在空谷日：開軒玩脩竹山深雨過土生烟欹綠搖風如萬玉頗聞君家好第兄亦有學仙遊太清有時攜酒歸竹下醉卧秋根吹鳳笙

義役謠

八都安仁最下都易水易旱生理無奉公往役名主首半是摘篛担柴夫或因苗麥僅升斗或忝殷實元空虛于中得一称上戶土赤聊當辰砂朱五更飯罷走盡卯水潦載道歸来脯夫丁未物諸瑣碎每以附近先供需課程茶酒率陪閉所取盜米何錙銖逃粮逋金不待論臘田子粒尤難輸公家督促過星火唯聽捶楚生虫蛆幾年辛苦垤容蟻一界了畢鍋游魚間逢令宰賢恤者蘇息無術空嗟吁省府郡帖一朝下義遂得許從鄉問徐君更是好義者率以公正人争趋同時共事數君子但有贊協無次且出多出少由厚薄若小若大皆懽愉支吾縱廣非獨力欽助能幾咸安居移東走西可免者那上趱下歸誰欤不聳蔡突到鷄狗但覺和睦安犁鋤願依此舉更堅久美事無以三年拘

贈命士青雲仙

有客過我談星躔江湖號曰青雲仙玉堂為寫三大字蛟龍出海拏秋烟我今齒髮久疎豁再問行年果窮達去年買妾始生子一咲許之非夭閼且言願賦青雲篇焉知老退詩不傳滿堂珠玉需我語不若燒湯喫茶去

題濟川趙氏雲崖

人生安宇下雲氣棲崖中賦形雖則殊適意無乃同纏綿綠衣

子冉、華髮翁列鼎足珍饌世家多古風或披褒貶史或弄金
石桐或行溪園北或憩梅岩東涉世既知此尚何擾深衷矧聞
佳客至未始清樽空

贈道士毛士原

安仁冲虛山中有羽人之宮所由来久矣相傳有趙先生者
死而葬人後於西川遇之且寄詩焉蓋尸解也又有連先生
可久者落魄嗜酒能吟詩有集傳于世人亦以為得仙道云
近則有李君誠先其貌荥然其氣亦浩然有道術善役使
鬼神如奴隸致風雲雷雨不失期州里咸尊敬之其傳後有
張君玄、守戒行無瑕疵人愛之猶誠先也云：之弟子曰
毛士元盡得其所學且將南走閩越東上會稽北渡河迤邐
遊于　京師得於其師者固不少又將一一參扣四方之先
達蓋不自滿足者古人所難也敬賦一絶以餞其詩曰

古今理道無窮盡有志之人極本源定遇雲霄老仙伯殷勤垂
手與君言　洪武十八年乙丑二月二十三日續書

番易仲公李先生文集卷之五

六言

贈別李克明遊金陵并柬閔鄧二君子

足既着幾兩屐鼻更吸三斗酸風雲應有所會氷雪莫忘相看海内才華磊〻牕間句讀譊〻吾方羨子脫穎子必咲吾繫匏閔子東向安否鄧君北遊如何豈無秋風白酒奈此秋江緑波詩在白鷺洲上酒尋烏衣巷中思君幾番夜月寄我一襟秋風為已自能虛已即人須是下人眼底淮山冉〻帆前江水粼〻

松澗潺湲圖

吾年六十三矣擾〻茅草岡頭安得坐横樹上只看石澗泉流

山泉圖

插天之山不俗出谷之泉必甘未知此景何所將欲移吾俟庵

贈石塘隱者

我來適自城府赤日黃塵鬢須聞說石塘深處主人浴罷風乎

古象山舍菜

山妻：予欲雨樹菊：予生雲喜良友予四集慚余老予無聞

湯繩武紀夢圖

佳遊已是夢寐清境復在畫圖人生萬事如此俗子竊莫咲渠

又

堦前細草雨過屋角長松風來共君說夢觀畫盡晚茶一甌快哉

番易仲公李先生文集卷之五

番易仲公李先生文集卷之六

五言律詩

挽劉千户母萬氏太夫人

貴作將軍母賢知孔氏書事尊聞有礼就養喜多娛遠沐原生

柳深孤滿令輿想應秋月夜騎鳳戲東湖

挽張継道三首

此老忽不起凄其篋雲田廬今益大詩礼昔勿聞宰木宜無

憾庭蘭賸有薰碑銘千古事況得翰林文

同邑未及識居然輓有詩天乎傾族望人或慮年飢愛子書連

架留賓酒滿巵秋風軒外竹唯見緑依：

池上好樓閣人今去不回荷風吹浄几竹月照殘盃親睦無慚

色綱維有達材高堂元日會飲幾興哀

送熊仲瑾之東川山長

葛水多材俊東川得範模雖疑官太冷所幸已非癯夜月青山
句春風采石壺平生多古意因子不能無

送徐典史歸四明二首

細雨堂前酒初梅雪後吟誰云新識面已是舊知心再：蓮花
幙青：桂子林簫瓢千古意臨別一何深

又

斗邑方三載歸帆忽四明才華宜用世桉櫝豈勞形蒲水江魚
出槐風墨燕輕舊游應有念還復到林坰

別朱廣文二首

相識雖不早相逢真偶然誰知此客妙信有主翁賢灯火三餘
事交游十愛篇秋風染紅樹為我送歸船

寄易可大

別去情無奈歸來又若違炎涼非異操顯晦莫同机水盡魚龍
遠庭荒燕雀稀花飛憐不住忍獨送春歸

次友人韻二首

蠢：繫群盜胡為亂此時國恩方廣被天運更難推避俗思元
亮知音賴子期統戎渾漢節續食況商芝
白水秧初揷黃梅雨亦收賊巢渾似蟻客意豈如鷗會飲成孤
樂閒吟撥浪愁倚欄秋待月處：是南樓

再次前韻二首

擾：兵戎際垂：老大時英豪宜有出迂腐豈堪推文子徒多
計龐公盍早期何由漢殿裏重產九莖芝
見說蘄州冦官軍久已收壯夫仍扼虎隱士莫盟鷗且共津：
喜毋為咄：愁望鄉雖有眼筋力倦登樓

元博惠名筆佳楮再次前韻以謝二首

慨爾山中客聊為脫穎時干戈雖莫與文翰必相推村落終難

用蓬瀛合有期可怜塵甑釜蒸煮紫靈芝
刻玉三年楮茅堂一日收秋雲有過鴈春浪可浮鷗塗抹吾誰
許番張女自愁只宜揮翰手乘月上南楼

餞信州路買住揔管

閥起陰山遠藩開信水長槃珠元落〻匣劒更堂〻屬馬車邊
集文鸞筆底翔窮閻歌潤澤豪室避光芒齋閤儀容簡衣冠薦
遇香橋成虹跨海教下錦垂檣久借空懷冦先徵必在黄遂令
鄰邑士感激亦成章

輓倪錦江

翰苑思前輩鄉邦失達尊風流於此盡墜緒向誰論建學成多
士傳經裕後昆毫端秋洒〻語次玉温〻井浸留人轄墻眠問
字樽一麾開塞遠三徑菊松存濯錦清江曲尋詩老石根蘭蓀
香滿砌槐柳緑盈門正想名言立何知大化渾雲隨丹旐發雪
助素車屯引紼寒宜執傷肱痛更捫佳山稱塵相南望幾消寃

輓軒竹亭

家得傳經士人稱用世才高情方翫竹清夢忽緣槐慷慨陳公
轄芬芳謝氏堦昌湾高塚在愁見白雲堆

近詩五首其一美前丞相脫〻公次則秦運使裕之次
則汪司業叔致次吳博士正傳次寄潯州祝經歷蕃遠

丞相年方壯高情照世間堂〻先玉筍懇〻別金鸞麟紀垂專
美雞鳴習大間聡明既如此愚守不應難

又

國用錢粮大于今法最嚴常征猶有横盡瘁戸宜添皇上真齊
聖三公足具瞻喜聞秦運使奏減淛西塩

又

見說汪司業居官極至誠孰云今世事無復古人情東魯民何
愛吳門　自傾幾時得相見滿意話平生

又

樂教由先古真為治忽机彬〻九德用亹〻八音依

又

渺〻清潯水相翰已再朞存心皆去魯同氣豈居夷事跡雖多
舛襟期可忽疑情文不相稱叙語似前知

哭直清五首

為政心常切詳刑位尚卑瘴鄉非善攝辨口復頻移白鴈秋雲
闊青灯夜雨疑月斜窓下夢已遣故人知

其二

比得梅州信平安喜有餘虞人雖在訟夏勝乃傳書既領鄉親
酒兼逢使者車只期青草上帆取北風初

其三

蠻獠時生変朝廷数用兵豈由皆悍鷙亦出少廉平海畔猶横
槊閩中始解營軒車滿道路應有痛関情

其四

力量雖難及精神似少渾享生固有数得禍豈無門人咲謀身
拙吾嗟取義尊他鄉誰共語應是汨羅魂

其五

二昆并内氏変故亦連年事本難推度天宜少後先飲歡方暮
景相見忽重泉何必昂山下東風屢泫然

舘中呈山後諸兄弟

半月不見面經旬纔一書向来遠則已今此近成踈越分秖為
異濡身不願餘鄉関已如此吾計欲江湖

挽人

雜佩艱難日孤帷教育秋弥鮭宜永養仙鳳忽長遊星斗明双劍松蘿護一丘晉原當不憾楚些謾多憂

次汪簿秋日見寄

隔水秋雲薄連山夕照荒去鴻分遠色來鴈帶初涼風物何嘗異人生亦自忙因懷吾友問醫俗若為方

寄傅有中

風雨黃花後殷勤有報書近聞多老病今此復何如逐物元非得知天即自餘平生陶處士吾亦愛吾廬

餞貴溪鎔縣丞

自得閔處士因知劉縣丞功名頭未白賓客眼嘗青溪水三年似天風萬里應鄰邦兼未識無計祖長亭

送王季寶歸江西

露白村疎曉霜紅葉飛愁邊仍歲晚客裏又人歸未別情無奈臨分語復遺往來黃子敬莫惜寄新詩

和舒四翫月

跡有殊方阻心將翫月同山河千古外形影百年中稍高興發寥寥夜氣空不應長作客秋絶杜陵翁

郊迓汪簿理畝歸汪以詩謝用次其韻

意得何嘗別相疏或在頻久無當道者下接屢空人郭暖梅花近行遲野意真郎非河陽令望拜馬頭塵

次韻陳存翁

道義相知久塵埃一見難劇談真有素小市竟無觀拂袖君何急褰裳我未闌早知初度日寧畏酒壺寬

次張伯遠韻

虛心萬物表真意何能逃樹暗禽聲盡山明霽色牢黃花秋露偃紅莫夕陽高不有張伯遠清樽孰與陶

早起

短髮梳殘月輕裳試曉風無言渾似道多病欲成翁竹簡聊千載藜羹亦萬鍾昂〻非自異瑣〻得無同

別黃俊昭

歸矣黃夫子清愁葉〻風深知疑我獨無補與人同天地年〻老江河日〻東相思有新語并寄鯉魚中

贈胡大使 黃河滄洲人

久客徒催老微名不救窮尋詩亦及我好事豈非公勲業遊天北家鄉望海東重逢知幾日小酌晚林中

輓徐東皐

器度聞州里宗親失棟梁逢辰家益大好施澤宜長子已監公廐孫方宦 帝鄉九京知瞑目光顯未渠央

輓邵菊存

遠矣詩書裔居然山澤臞探玄雖有所涉世儘多娛池上亭空在園中趣竟殊明朝謝原路楓葉雨餘蘇

贈吳景漢赴汾水縣儒學教諭

頗聞汾水縣獨在萬山中民俗宜無雜師儒易有功況逢賢札裔共揖釣陵風早晚錢塘便來分苜蓿供

送曹時中

漢相崇清淨雲仍尚爾賢高標雖未識佳句已多傳里下行歌薤臺邊舊泛蓮徒令株守者目斷去帆煙

番易仲公李先生文集卷之六

五言絶句

周伯清秋江晒網畵

晒網夕陽斜攜壺入荻花平生誤識字恨不作漁家

題方壺為鍾伯鏞作青山白雲圖

老硯磨不了年：只故吾羞將白髮眼看此山雲圖

題鍾伯鏞題

頴川釣圖卷子為鍾伯鏞題得呑舟鱗還能一相餉

我耕芝山下女釣頴水上倘得呑舟鱗還能一相餉

題傅氏春山卷後

我是山中人山中滋味長一朝披畫圖又覺筍蕨香

題鍾氏筠趣軒

徽風為吾曉碎月為吾夕不覺此身心蕭：九秋碧

題蔡敬所袁安卧雪圖

大雪深三尺高眠正自奇無端叩門者遂使世人知

題草虫圖

西風到籬落客意方悠〻不知是何人復寫一幅秋

題龍圖

神在雲霧中形在雲霧外變德莫如龍用顯不用晦

題梅雪圖

道人心本閒亦畏六月熱赤汗不自揮開窓見梅雪

偶成

散壁晴光動侵堦樹影涼吟餘聊倚枕幽意一何長

贈夏楚材號松石

我愛松邊石松堅石不移四時同一色霜雪不能欺

懷友

美人不可見煙雨一登樓隔岸誰家竹娟〻不解愁

卷之七終

番易仲公李先生文集卷之八

七言絶句

壽余仲元三首

羨子双親貌尚童聯班兄弟盡雍〻縱然不飲終當醉此樂人間亦罕逢

自昭明處即無違學徃皆行古所稀遥想去年逢此日南闌望盡白雲飛

黄花紅葉照庭皐應獻仙家海上桃欲報故知無限事且將歡笑溷劬勞

贈王真人二首

曽扣僊関鶴未廻黄花於此得追陪海波尚許他年渡直望三山紫氣来

下界塵埃一洗空眼明瓊樹立秋風人生豈必長相聚月下溪

邊即此翁

贈臨川饒季理赴廣州蒙古學正

通江已病語音殊鴃舌難聞況海隅堯舜君民今日是且回和氣入都俞

商冠魯服古人通矧此書文四海同自是俗情安近習茫、科斗孔堂中

海魚如屋酒如河翠箔紅欄護綺羅珍重饒郎千里去少年曾聽廣州歌

謝徐文仲

萬里收書出夜郎過家因復到茅堂象牙搔背白麈尾消得深山夏日長

送張茂恍從師河南

明經待用千古事負篋求師萬里心想見洋、河水上春風玉樹奮成林

題来清堂

堂前池水甚清漣為有原頭一道泉莫訝主人賢若此詩書饋笏已多年

寄題褭菴

古来心事後来身衣錦懸鶉孰喜嗔不在中間并內外煩君更叩褭菴人

贈灌禹弼歸湖南

荒山寒葉自青紅茅屋更深語咲同何事鸞遷幽谷底秖緣鳳在棘叢中

贈艾兄入京省覲

子令萬里訪庭闈霜葉紅黃處、飛到得京城春恰莫旌旗影下老萊衣

贈禹弼連前一首
相思不見最愁予奈此村醪儘可沽安得片帆風色順一時飛
過洞庭湖
題姜氏經菊畫像
滿山秋葉欲青紅地下籬邊細菊叢華髮蕭蕭千古意相逢忽
在畫圖中
送顯上人歸集慶
金盤山上顯首坐屢說秦淮海印空安得相逢一茶語塵埃無
限馬牛風
送曹元善歸河南
歸帆千里蓼花風究竟遺經得所從慎守囊中萬金術江河深
處有蛟龍
贈陳氏桂亭
香根元是月中移白露秋風蕊蕊披於此作亭清已甚玉堂學
士又題詩
送盛上人二首
六親慈愛業相離白水青山少壯時若不真參求了達一生辛
苦竟何為
西域傳經白馬馳後人無奈葛藤何直須參透看自已佛法元
来甚不多
寄弋陽宣差二首
病魔使我久不出運漕知公遠欲還只陽青山十里許黃花同
醉一尊難
荊人嘗遺白拂子閩客復致青絲鞋宜此長官葛水上槐陰滿
坐草侵堦
送白周楨見杜清碧

之子幽尋鬚未頒蒼藤碧蘚慣躋扳武夷流水有九曲盡在先生氣宇間

題竹溪西岩書院

余嘗欲遊武夷道肝水登麻姑入麻原而後去今聞又有西岩焉岩中主人必能為吾半日留也先賦一絶

武夷秋水曲三：雲際麻姑萬檜杉早旭路逢谿畔竹定先傾盖宿西岩

題寒青亭

余結菴竹莊上率平阜淺流唯南望山有連山如樓臺簫幃之在百里外臨川之雲林也天色晴徹時嘗倚杖面之不能已嘆曰彼生居是間者其樂當何如也他日蔣君自述其寒青亭者傳以示余：欣然賦一絶寄之時五月二十又二日簷頭鳥影梭頭蠅鷺鴨溝渠漸，腥想見高人延客罷披衣岸幘坐寒青

題拙隱卷子

紛：大巧乃或拙大拙偏宜作巧看我是山中真拙者隨君同向拙中安

題毛氏東圃圖卷子

園池只在屋東頭古木環庵事：幽衰病自慚無半語畫圖空作二年留

挽吳雲峯

高竹娟：雨滿門解衣吹火接清論早知今日成長往更典春衣倒一樽

吟彷不肯謾婆婆孤負衢人意氣多若使偶然成一往江山千里柰君何

題存：齋

此心如客已經年南北東西是處緣想見高人春睡起落花風
靜正綿〻

題危易樂詩卷

仙人天上九門開俗士無因離草萊見說嶺南新有集百金為
購入山来

贈吳伯宜游京併呈吳閬〻

仙人坐閱清淺水行構江邊擬剡亭詩律方今老成甚枚蔡應
許數来聽

臨終寄高元博

人在何方詩不至詩今重至倍生憂干將定是龍持去徒學愚
人更刻舟

讀書燈

檠短高低近小臺灯花如粟夜深開堅賢事業雖千載盡向光
明照得来

題趙斯立太玄手卷

數間茅屋老松根茶罷銅炉一炷烟自咲塵埃久牢落幾時来
與子同玄

次高元博二首 未終前三日作

分將華髮守林丘奈此無端種種憂縱使能持三尺劒何如早
泛五湖舟

南柯信夢非真樂杞國勞心亦妄憂樂從今兩忘却碧波青
草一虛舟

追舊四首

三山縹緲解招人玉樹瓊臺百不貧有口猶懷太白飲無心更
逐軟紅塵

雲開閶闔名斯人錦繡心腸豈是貧今喜一棲皆白玉肯看九

地盡黃塵
自是瀛洲第一人 王將來麟脯幾曾貧想今尚秉千金帚欲掃蓬
萊海底塵
空谷何由滯此人束書萬里豈憂貧秋清車駕溧河上匹馬嘶
風在後塵
中秋留古冢山寄贈天谷菴何高士
獨坐山頭夜氣沉滿山松桂緑森：不知天谷菴何處已見清
秋老月心
贈賣楮士
門前柿葉未堪書窓外芭蕉雨後踈正恨新詩沒題處故人携
紙過庭除
顕吳氏濟生藥寮
有無相易固為宜藥遇貧窮合施之倘使衆生皆得濟世間何
利博於斯
夢祝直清
斜窓半夜月娟：宿火添香獨自眠忽夢滑州祝經歷滿頭如
雪坐空船
贈李兼善
四山草樹白皚：布被蒙頭戸不開知子平生最高誼稜層為
我踏氷来
贈人
沒馬塵埃白晝馳人生得似此翁稀西風墻竹踈：雨短帽長
髯百衲衣
贈江醫士二首
昔人高貴餘尊足顧我何由懕此心多藉深山老同舍遣兒嚢
藥遠来尋

聞說仙山鄧副宮也曾賣藥到壺中想今鍊得身如鶴不是乘雲便御風

送伯恭入都

鉄券金書古所聞搢紳宜有好兒孫明年桃李花開際白簡青衫拜五門

贈唐相士

楊梅盧橘雨初晴一客西来眼獨明何意重開科目詔請從林下辭公卿

贈端和尚一首

誰云大易妙難尋只在相逢盡此心想得上人歸去後秋風窓几竹深〻

寄趙舜咨

宗人年少遠遊宜客死烟荒絶可悲若使孤竟猶附骨歡然忽在錦江湄

官舡載柩穩且任上灘下灘江淺深朝廷忠孝每如此不負從来孝子心

藥分西嶺千年雪鶴剪南山兩朶雲給此空山老病者有誰情誼更如君

題魯氏詠沂齋

籬根蝴蝶草萋〻簷外桐花燕子飛與客焚香煮茶罷更須沂上詠而歸

題何氏西堂傳氏何氏非

見說山翁九十餘繞堂松竹伴扶踈到今兩眼明如月讀得秋窓細字書

題半雲樓

世間擾〻萬馳仇只為塵埃没馬頭頗惟上人心似水秖緣身

在半雲樓

贈周伯岐

周伯岐氷雪中相過適余婚姻之事不及與之清談敬賦二絶為別

青ㇾ麻子黄菜花禁得春雪三尺加自憐農圃有多苦欲學神仙長噉霞

男婚女嫁古今同賣羊沽酒走僕僮仙客倘ㇾ忽相過舉盃微咲白頭翁

戲賜吳伯昂

伯昂相過據云乃草廬先生之孫頗連月齒痛甚戲作一絶謾發一咲耳

覓之了不得一句有時不覓還自来今古文章每如此菜心竹筍且銜盃

謝方壺惠墨竹

仙人特寫一竿竹寄此山中幽且獨昨宵風雨不曾過似聽瀟窓秋籟ㇾ

孤松圖為德星堂作

枝撑九霄根破石豈謂氷雪愁窮冬客来莫作畫圖看堂上有人如此松

題華蓋層雲圖

曩年杖屨及雲端芋栗盈山八月寒老脚久酸應不再只從仙客借圖看

題萬氏双桂堂

月光如水露華濃金粟争開秀葉中知有古香千萬斛西風分過大江東

送曹梅林

親能待祿皆由孝家只如初信是廉此去梅林却黃熟一天風
雨釀酸甜

過楊原堂

路入禪關二里餘怒泉老石倍棠迂山僧留飯不肯住為劚雲
間玉一株

春帆

能舉人間萬斛舟中流何用櫓聲柔楊花兩岸東風軟送盡斜
陽更未收

贈董鍊師

午枕初醒一篆香倚雲樓閣咲聲長神仙只在人間世航海梯
山摠渺茫

寄鑒上人

曉日東湖塔影斜長廊行盡拾秋花早知今日成詩　挫過雲
頭一盞茶

贈絶照長老畫龍

祝融峯下三年住萬斛海氣一口吞故能嘘揮作神物懸之高
堂向晝昏

絶句

半提楊柳欲藏鴉一道晴溪見沙獨自意行窮野碧偶隨幽
逕入人家

畫梅

明窓礴薄窠以閒玄閒清氣歸毫端老夫七日不見我掃出一
枝生古寒

梅影

池邊壁上紗窓外時見玲瓏玉一枝只有清泉并素月古今真
是畫梅師

孤梅

氷霜嚴：心自春杏桃華：非尔群生前不識習鑿齒身後豈
無楊子雲

落梅

更開殘酌不成歡一片多情拂袖乾想見孤城吹盡角朔風斜
日莫江寒

尋梅

野烟迫：斷岸口落日鬱：荒城隅古今蒼茫興不盡忽逢茅
店一躊躇

寄梅

忽憶故人吳養皓関山萬里赴燕臺梅花一枝有古意恨滿東
風寄不来





七言絶句

題翁仲昭吳閭堂

會稽之山高以蒼海水夜動天茫：月沉桂樹鴈不叫笛聲滿
空人意涼

贈相士張月蓬二首

林居一夜梅花發明日逢君意氣多安得少分蓬上席共看秋
月寫山河

公侯之相世間有堯舜此心天下稀偶與羣翁喫茶罷林風吹
緑滿人衣

贈汪子仰如杭

杭州美人美且多紅欄翠帷清夜歌杭州繁華不可說汪郎年
少能奈何

題石龜渡

昔年龍馬出河上此地石龜生渡頭疏鑿豈無神禹跡撫摩時
有老仙遊

贈張一無之京

長廊半夜月露白西樓早秋松桂青學道愛人有苦語竹床相
對幾回聽

晚步用唐高蟾韻

節屋青帘隔晚橋白沙紅樹水迢迢人生到底頭如雪莫管春
風消不消

題李伯時九歌圖

龍眠畫入忠臣心筆意欲與江海深老生有句不敢寫荻花蒼
茫愁古今

馮紹先自都下回以詩贈之

萬里風霜客亦寒五年醫藥病方安花前杯酒各須盡莫作尋
常相見看

題東柯谷圖

乘槎博望到天河銅柱扶桑馬伏波自咲吾年今半百始於圖
畫識東柯

題上清道士畫屏

道士生在山水窟清景天然不用模二尺屏間老秋色只宜分
付與吾徒

贈余道士歸九宮

林下相逢骨共清黃花紅葉眼為明他年擬欲尋丹竈只恐騎
雲上玉京

題吳君陽遠遊卷子

吾聞瞿曇老子說六合之內有四州生來乃在閻浮界遂及此

身須徧遊

送僧遊廬山

碧雲堆裏玉潺湲，仙佛樓臺縹緲間錫杖徧遊應咲我只從窓下看廬山

贈陳仲德

微風清露草間花行到方盤日未斜道士庵中成小酌又隨流水過君家

呈原鄉蕭翁二表兄

濃露微霜菊正開紅梨紫栗共銜盃雲山百里頭俱白十五年間三度来

題柯高士天樂卷子二首

世間萬累皆有我十二時中喜與嗔說向道人應一咲青山情性白雲身

昨日秋風吹鬢須杖頭閒挂百錢酤山根水曲家：去天樂元来一樂無

別王縣尹本善

豈第相宜又五年一琴忽載下江舡東風無限留人意寫在晴沙柳色邊

贈簡上人合前四句

秋風蕭：秋雨足来為雲房留信宿吟詩作賦百無能只與上人同看竹

題蔡氏石原精舍

濆湖之土多沮洳精舍高明有石原況說古仙山上過至今秋骨玉為痕

餘干奉國寺徵上人搆樓竹中其客鄧子方為余言曰請扁之扁曰高清高言樓清言竹也并賦一絶寄之

頗聞上人最好客早暮新茶雪滿甌應咲吾儂老塵垢幾時來
上竹邊樓

贈程自觀遊龍虎山并東蘭深董鍊師

道人来處是清溪籙：秋風一鶴飛應遇老僊驂數尺蘭蓀為
屋芰荷衣

贈吳道士遊淮

吳君剛介負奇材妙法流傳自兩階春夏濕遥秋必燥又携雷
雨過長淮

送人遊孔林

平生欲作孔林遊塵土因循老則休想見絃歌當日地至今檟
樹緑秋：

謝李克讓寄扇

寄来竹扇輕如穀多謝前年郭泰差林下有時方六月海天風
雨滿襟懷

白童二馬

良材未試相蹄齧況復沙場苜蓿秋數幅寫來千里意只今惟
有白忻州

別倪有定遊京師

忽謾相逢老石邊西風棵樹夕陽蟬山長水闊三年別沙白江
清萬里舡

寄顕達上人竹林精舍

淡然無際老禪心精舍倆宜在竹林亦有殘書讀未了願隨春
晝緑沉：

尊中庸樓二首

雲山繞屋樹侵門書在床頭酒在尊歲晏入城公事了一燈窓
下教兒孫

坐禪山中圖出世望仙海上求長生何似饒家課奴隸夜深机
杵晝長耕

有畫明皇貴妃上馬者明皇既上猶顧貴妃而妃有欲
上不上之意

四海漁陽一鼓鼙巫雲峽雨暗旌旗君王依舊頻回首得似如
今上馬遲

戲贈魏學正

東湖：上舊宮庠雪竹蒼：月樹長酒後不知双耳熱客情惟
有魏淮陽

題巡檢李益章雪牕

乾坤一日回大素称此相如四壁虛莫管夜深寒到骨且將照
盡五車書

寄題曹氏翼然亭

見說曹君妙賦詩作亭如此是幽栖倚闌亦有平生句留得相
逢醉後題

題吳氏古樟亭

赤日行空午若炊君家庭戶綠離：何時借坐秋根上坐到高
山月出時

賦楊支直摠管晚香堂

致政堂深一事無燒香煮茗八分書珊瑚碧樹滄海底萬斛秋
香恐未如

羊角峯前華戟寒不堪韋帶布袍寬如今婦在東籬下却好携
尊與共看

贈相士唐見定之武夷二首

武夷篆華有彩色西江神龜生綠毛知子從來負奇趣直携二
美過吾曹

觀花應各走長安觀水宜先海上瀾双眼秋風將萬里不勞林
下頗寒酸

荅饒心道所寄五首

想應禁氣滿林隈奈此茅簷眼不開空見獅岩道士說雲厨曾
作午炊来

又

竹家庄上又披荆自咲生平百不成賴有西江老知已白頭猶
許玩麟經

又

權奸近已死龍興閩賊咸誅亦罷兵惟聽田間老農語今年時
雨又時晴

又

廬山三勢頗蜿蜒人是五十年應有為吾開眼者豈知遲
速尚由天

又

近来術者過如梭誰似張郎講貫多自愧吾言真一羽高門深
户奈渠何

幻菴于真人擇壽木以詩戲之

神僊合上雲霄去一劒徒留白王棺何事尚嫌鳶與蟻也求三
峽麑鴿斑

徐生歸自龍興貶以新曆蟹瓜賦詩謝之

新頒正朔出京華何事先來野老家擘蟹剖瓜霜乍落一樽相
約探梅花

題道士方　壺作平林遠水圖

數年霜雪滿頭顱那得幽深築一區遠水平林在何處煩君更
為問方壺

贈命士

青天去我幾萬里七政循環在眼中林下布袍今老矣向人猶更問窮通

題吉峯齋

青ニ千仞眺高空自昔誰名吉子峯無事閒牕日相見老来那得與君同

寄李景伯

籬根黃蝶草萋ニ樽酒相歡日未西尚擬岡頭秋雨足連床同聽鷓鴣啼

題潘宗遠歸隱菴

鍊師已是素隱者又欲結菴歸隱乎自為有身終有患從来無汝亦無吾

贈墨客

少年曾學煉松煤踏破春山幾處苔江上一瓢吾老矣滿床風雨見君來

題齋壁

老去無營百事寬深山非客不成歡雖然寂寞無相待只作尋常店舍看

七言律詩

次吳宗師見寄韻

學業區區老未成西樓松竹又秋聲雖聞夫子稱仍貫頗畏詩
人笑屢盟山色有情真宿昔河流無潤謾平生白衣蒼狗成朝
暮樓外看時眼共明

贈趙天錫遊青囊

紅黃木葉落未盡三月秋情涼未寒重來已喜詩卷好久坐但
愧酒杯乾郭仙乘氣必深會楊公救貧宜不難一笏甚欲從子
往奈此筋力辭巉岏

次靜上人韻

高人何事來山館為學深知有本原浩浩黃塵俱是幻消消翠
竹盡能言蒲團隨地君方樂藜杖穿雲亦相

謔一時如蓋又如旛

和宗師滦京詩二首

往〻聳人說上都白沙青草世間無千官擁駕雲朝起萬帳隨營雪夜鋪業廣殷周天所與興追風雅客難孤不知范蠡當時意獨肯扁舟老五湖

紫駞白象壯行儀但覺炎威日〻微露透地椒清寶仗風生天棘滿於旂金盤藹〻行新饌玉體翛〻進裌衣自得仙吟因想像半生元不離門畿

敬次復齋先生鵝湖途中韻

全無放逸是明欽為學何須別用心江海不齊皆白水衡廬雖隔揔青岑俗情冉〻宜難拔畫景蒼〻亦易沉頗恨當時無再會說同說異到如今

題國鼎橫舟亭

山居靜樂應無限何事新亭扁作舟江海未酬平昔願乾坤猶覺古今浮蘭花的〻開清曉桂子離〻落早秋安得推篷并玄我一盃相與問晴鷗

和李唐經韻

秋葉經愁日夜飛小窓忽此玩瓊枝風雲有會雖宜早氷雪相逢政未遲笑我且求麋鹿友期君先到鳳凰池盱江錦水元非遠從此空荒得所資

贈徐德新

徐家世〻生麒麟至今秋水為之神半牕只辦科舉業一跡不霑闤闠塵忘年雖有此時舊中儁尚看他日新江上歸帆雖半月白沙紅樹最宜人

別徐典謙父

楊柳初青古屋頭晚風相過靜如秋只宜煑茗留談咲豈意開

樽作獻酧尔我兩忘方至樂帆檣將去忽離憂宦遊早晚知何
地還肯移書告我否

奉寄劉總管塗山二首

泮水秋深士若林老松香桂晝沉〻唐虞斯世吾曹事韓范聯
科太守心把酒屢陪風滿座挾書深愧雪盈簪近来沈約元多
病湖上無因聽好吟

一自公来未幾時嘉禾瑞麥滿郊岐胥徒曉散庭無跡閭巷春
回路有碑負版久漫方歷〻徵書宜下且遲〻平生亦有桐江
釣柳影蟬聲盡日垂

挽三十七代僊姑

前身知在月中央金縷瑤環夢未忘麟饌已供仙府貴鸞封猶
被國恩長碧雲萬里簫聲遠黃壤千年劒氣藏空使人間有懷
愴滿山松柏雨浪〻

挽陳湖峯

秋風一夜到湖峯梁棟新摧里閈空發廩不隨飢饉價訓兒長
挹搢紳風道傍民俗廉車駐墓下碑文史筆雄尚喜有樓名聚
遠客来千萬莫匆〻

輓饒國夫人二首

夫子娛親夙盡心市甘何惜到笄簪同年生死緣誰似從爵尊
榮報亦深屬纊偶需歸遠子回天欲竭在囊金更窺慈慕無窮
處久淚宜枯賸滿襟

挽邵主簿三首

河橋楓葉雨蒼〻此老恢然忽已亡閭里徒聞習主簿衣冠真
失魯靈光纂經讀史心雖在移石栽花興自長頗憶兒時過豐
樂倚天青壁称新藏

儒冠非腐復非癯裁製搶攘萬有餘未信山林真佚我秖緣州

縣吏勞渠黃泉可作雖無術青佩相傳幸有書累世箕裘分付
了不妨霄漢五雲車
娟：疎竹護層樓昔歲從公飲上頭方喜老來猶善飯豈癸夜
半不藏舟文章深粹推南渡倉庾艱難念此遊一曲欄干九秋
色重來凭倚淚橫流

餞張經歷

番水芝山歲月流幕中何負漢留侯文書堆案眼如月寮屬滿
堂心似秋別酒偶逢黃菊晚歸節應與赤松遊但疑昭代尊三
老或有蒲車到舊丘

餞王尹美任

此地難留葉縣鳧甘棠春影日疎：臨民豈但三尺法秉筆多
由萬卷書饘粥有田宜往役吏胥無迹等安居烏臺薦剡聞交
上擬迓他年使者車

挽夏公德脩巡檢

生死雖云不二觀林塘風月總憂端螢邊早已勤三策馬上聊
從試一官賓閣尚餘梅蘂煖棋枰空傍竹枝寒穹碑勒在靈山
下留與他年子細看

挽羅秋壑

疇昔詩書共阿傳知公精力正鮮然十年欲展牀間拜一日驚
成地下仙孟叟不窮知有氣鄭虔雖老尚餘纏從今忍放樓西
眼六：風寒倚暮烟

次子勉韻　姓高臨川洙塘人亂後甲午年因避地於彼七月乃絕筆之作也

賊巢遠近未全降辛苦移家隔一江客意皆春常滿座山光如
水欲浮牕尚思虎旅攜三百敢望牛蹄餽一双臨汝只今多義
士同心驅捍勝吾邦
蛇虎縱橫二載餘偷生於此計何疎俗情只欲分茅土國士終

當頎草廬留世但知瓶有雀携家敢嘆食無魚試看何氏新園
裏種菜墻根已諳如
疲馬常思捲旆如何處：尚屯兵為邦喜有漢三傑習礼慚
無魯兩生雖覺風沙成畫晦終期河漢向秋明買牛負耒歸鄉
里設齒簞瓢亦已榮

次何允升韻

山青水白自深：誰謂桃源不可尋一日鄰人方命飲十年故
友忽相臨遭時政共干戈際款語聊同竹樹陰幸得斯文天未
喪秋風盃酒尚論心

題陳主簿德驥殺賊詩卷

逢時如此老駸：避地来遊汝水濱鼠雀但知穿屋易虎貔何
擬在山深一時將帥開青眼千載鄉閭戴赤心畢竟元龍豪氣
甚難兄難弟悵南金

贈別國祥陳山長歸溫州

梅花風雪在師門樽酒相逢氣甚温盛世文章須屢見清灯懷
抱未深論每疑燕闕風雲後亦喜徐岩几席尊歸去有人談理
學天高地下此心存

贈別李教諭仲祥棄官歸侍親寧國

學官未去幾忽：敬慎如君亦罕逢廩給未能酬素志門垣行
已卒前功一瓢雖覺時緣少四座寧無士論公歸去正當秋桂
發揮香娛飲百年翁

贈胡教諭伯瑜官滿歸上饒

耆德能安一席凉二年陪講借餘光教尊瞻視門垣壯礼盛春
秋姐豆香塵尾清風方未厭馬頭紅葉竟何忙聖明天子須儒
雅三逕區：且更荒

贈陳士周赴鄉試

君家東閣書連屋憶得前年為賦詩師友講明今已久賢能與
起固其宜省闈落筆秋湖壯御榻傳名畫影移我以親年方喜
懼國恩須報未為遲

次閑：吳真人贈溪月真人奉旨求賢韻

明良相際迪鴻猷風馬雲車遍九州草野與聞蒼玉佩關山慣
見黑貂裘長懸高士陳徐榻同泛神僊李郭舟頗咲當時老工
部拂衣猶自羨滄洲

絳節真人下五城朔風吹鬢欲星：已窮栗里幽人徑定到王
官隱者亭千古麒麟開漢閣一朝鸞鳳集虞庭聖恩滂沛今如
此未信遠東老管寧

贈倪照磨之任

掛琴收劒及江頭白水清烟望去舟此意不忘如不別有詩相
寄即相求省闈開幕綱維重經術傳家器識優想見南樓他夜
月一尊端復念鄉遊

贈人赴宣城下邑主簿

使家上府勢如山佐邑趨承事最難但守至公為主本莫憑盛
氣作波瀾多財臭腐吾何用同類扶持義所安見說當時謝太
守詠觴遊覽只清歡

挽萄吉甫妻劉氏

北堂春日正遲：一夕秋風換綵衣用足尚耆公母續教嚴如
翦孟家机鳳孤太早人同惜鮭養無違世亦稀想見陽溪埋玉
處老松荒草暮雲飛

題積烟山僧房

積烟山上雪窓寒到得應知得到難碧嶂坐来三界小白雲歸
去四鄰寬道人問訊行秋早童子收經立夜闌竹葦稻麻供佛
法咲渠死殺靠蒲團

送吳存恕遊宣城

柳花蘆笋客開船獨立平沙欲悵然蘇季但游終有邱鄭虔雖
老竟無氊重湖風景年年好憲府公卿往往賢早晚秋空一鶚
上不妨林下白頭眠

題樟南閣

曩年氷雪何其酷到處豫樟皆折禿吳家一株三百載老葉至
今青簇簇面之有閣開八牖詩書白晝南薰長土深根遠耐寒
暑閣上主人如此樟

次何高士成道韻二首

許我重來意甚真山林城郭路由分十年共憶青灯舊一日相
看白髮新促席未衙盃裏月携鎌先割隴頭雲臨流儘有西風
便杖屨終當逐後塵
豈煩嗜酒見天真自是平生雅俗分我以避人成醒疑公能留
句獨清新何由窓下磨朱紅日未了山頭望白雲尚賴懸河千斛
水一澆胷次舊泥塵

立春前一日示大妹二首

明知此事是多来爭奈堂前暮景催血氣每疑當未疾東編終
喜共群材忘憂空對庭前草索咲惟尋屋後梅莫怪生涯同死
水已將心念比寒灰
自憐家世一書囊彈鋏區區客舍涼對食不知滋味薄立身惟
覺應酬長半生豈有餘筐篋十指纔無之稻粱石櫛桐棺皆已
了敢將毫髮累諸郎

題雲臺真館

老僧裹粟過水去童子採箬高風打船欲暮沙村更疎雨天成牕
下白雲眠黍鷄見待元無約針茶相投信有緣料得清溪尤愛
客竹根同坐釣絲船

挽倪公涛

錦水東来嗚咽聲傷摧喬木盡凋零孔堂俎豆思耆舊洛社衣冠失典刑種善長留人頌德承家已有子傳經自慚枯槁無由達忍為先生寫誌銘

艾氏春雲亭後挽許君度

構亭石上號春雲未老安閒孰似君十里松杉青作障一陂鳧鴈錦成群開樽對客心常足抱甕尋花志不分況得青城老學士山暉堂記四方聞

送吳秀才入京

一時文翰節婦夢萬里氷霜孝子心風教森森真大義公卿濟濟足知音驚波久落黃河岸草寫潛消緑樹林楊柳九衢皆喜色不須多慮杖頭金

挽饒國夫人

承夫教子豈徒哉紫誥金花特地開塩米豈曾知爵齒酒漿何止及輿臺劒光北斗成双化翼嫠影青山見再来翁媼此生無可憾後人慈孝自興哀

題張若無卷石齋

千年山石自玲瓏一日堂成眼獨明但覺軒牕皆古色豈容朝暮少書聲誰同處士秋長醉我笑將軍夜有驚倘肯他年分半席拂雲帶月共平生

挽待制周南翁

早由稽古獻春容遂歷深嚴副所蒙頌德久刊王屋上政聲新滿九華東君恩亹亹方求舊支誼森森遽託終何者可寛慈母念眼明双鳳起秋風

代馮開先作挽

自悲癯然一晩生前年叨結外姻盟徒從貳館開風度不及高

堂拜老成赤鳳競飛雲霧闊蒼龍双没斗牛明靈車早晚霞山
道松葉梅花涕淚横

代吳仲師作挽

辱在姻盟二十年叨陪樽俎幾歡然赤霄尚擬聞鳴鳳白露何
知作蛻蟬鄉社縱無人似棟墓碑猶有筆如椽素車明日之何
處一片孤雲細雨邊

次盤所叙自貴溪池寄觀唐叔韻

拂雲蒼翠九華山枉笏相看亦未難但使箕裘家業在不妨氷
檗道心安推敲此日猶成句闢雙鑠他年尚據鞍見說西湖歸棹
穩蓮花如玉照春盤

挽吳若川二首

滎陽山水甲江東宜此郎君敏且通老子宦遊真有助吾曹清
事每相同追隨別去總匆匆變故傳來豈夢中莫遣彭殤異悲
喜古今如此一匆匆

師門初識喜充然肉重還疑骨相偏中壽縱難如婺叔早亡何
擬過顏淵豈無燦燦留編簡未有呱呱泣几筵旅殯欲知何處
是上清橋外竹林邊

贈別楊秀才赴真揚二州打捕提舉司都目

錦江重會各蒼然別夢驚回二十年虞府已需君入幕詩壇猶
笑我無纏瓊花月冷看騎鶴玉盌春香取獻貂此去帆檣千里
近封書到得故人邊

贈別王用亨之京

初跨中原萬里鞍雪花風葉兩漫漫欲朝　天子黃金闕且侍
宗師碧玉壇學道豈無新夢破讀書宜有舊燈寒莫將出處殊
心志他日歸來好共看

七言律詩

贈治中子赴都承襲

一曲驪歌把酒頻馬蹄輕踏軟紅塵名家固喜有能子上國猶
知礼舊臣去日菊菜烏帽落歸時楊柳緑袍新太平天子方臨
御遠業宜君未壯身

贈吳主簿美任歸紫陽

汪侯疇昔在吾番聞說才名亦已多每恨幾時瞻鴛履偶逢鄰
邑佐弦歌忘懷對客誰能似敷政宜民頌不訛歸去紫陽如有
問錦江春雨舊漁蓑

挽陸氏夫人

義門積慶至今餘華屋盤匜晚更娛不與葉砧齊白首得看主
器到青都周家揄狄恩非遠潘令安輿事忽殊洒盡南風幾行

淚玉簫丹鳳已雲衢

謝陳又新

滿空霜露菊瑳〻疋馬重歸錦水阿但覺交情如昔好不知老色是誰多黍苗織席來東海松葉燒煙出爛柯甚欲追隨報双貺五雲飛去奈君何

挽裴與通

裴家楚〻舊衣冠說到平軒益可觀尚德豈殊三事貴遠游寧博一丘安年非耆艾人同惜死不倉皇理亦難況有好書三萬卷滿樓留與子孫看

挽汪子盤二首

道士來從南海邊客齋聞訃淚如泉一官稍欲酬蓬失九死何知在瘴煙易簀併無童子燭歸棺猶載有司船向來簡墨收成束竹几松牕幾黯然

畫船楊柳驛門前政此山深擁被眠江海双魚寧幾日神仙歸鶴竟千年輀車有子能扶護封兆何人紀祖遷共慕諄〻鄒魯俗從今懷抱向誰宣

代挽艾君慶

閭里交游二十年君家日大我蕭然庭堦坐見芝蘭長舘塾時叨俎豆聯嘯月尚祈尋老友乘雲何擬作飛仙慈親耋耄猶嗟季此事人間最可憐

先親疇昔客門墻省覲時陪俎豆光君子肥家真有道神仙延命竟無方鳳鶵一〻隨當戶鶴髮垂〻更在堂明日青山作新塚通家唯覺倍沾裳

挽張果山

孤標早已離塵緣教盛師榮豈偶然嘗逐仙班趨禁覲屢承天語到山泉春園正擬騎馴麃秋葉何知作蛻蟬凄斷西窓老賓

客十年懷抱酒尊前

贈醫者劉存誠歲晚歸城中

早歲癯然謾學醫十年分力謝枝歧疲癃雖覺皆吾病捫摸何
能免自欺舒子老成游地下何郎精進走京師君今賣藥居城
府苦學森、有未知

次江府判見寄韻

長松高竹舊郊居四壁雖涼興每舒奇氣豈無題柱筆俗情多
有絶交書表安冷落唯高卧杜甫鬢鬆且倦梳誰更似公身未
老官閒羸得遂吾初

次韻吳宗師沛縣舟中見寄

梅花如粟已知春笑此支離一病身豈意雲霄珠履客未忘鄉
井布衣人歌風臺下舟航穩擬剡亭中翰墨新却怪清蓮老居
士銜盃方始見天真

送楊宣尉入京

播南宣尉去朝天述職安邊禮數全劒履載瞻新日月旌旄渾
識舊山川精銀名馬嚴方貢上酒肥羊飽御筵盛代君臣義如
此生民何地不歡然

別朱教諭歸故鄉

來時喜得故人書冉：三年昨日如盛世功名期子大深山齒
髮笑吾疎掌中夜月連城價堂上春風五綵袪如此宦游真不
惡故園松菊莫躊躇

奉贈張天師承詔趍朝

終讀天邊綵色書便登河上紫雲車神靈萬里同奔走道德千
言自卷舒夜席定知承秘問春樓行見得尊居無由得傍金門
外月冷河明聽步虛

奉贈舒真人代祀三山還朝

山田席上茱萸酒數別奴；十二年秋月襟懷公似昔春雲才
思我非前辭家久在金門客代祀親逢碧海仙鄉黨交游正傾
倒又騎孤鶴上遙天

贈方縣尹赴獲鹿任

中原民俗猶淳愿平易其心可近之人已古來非兩事律情今
此或分歧彈琴宓子良知本書考陽城豈是痴它日國朝循吏
傳眼中非子更期誰

贈祝汝城赴綦江等處儒學；正

綦江；上擁皐比元帥憐才況荷知自是明時方有教豈同先
聖欲居夷人民溪洞黃茅遠行旅弓刀白晝疑風物寧無新句
及倚闌長望鴈回時

挽鄧卓峯

碣石相逢一夢空談諧清潤昨朝同引年尚可借枸杞療疾何
知乏鞠窮行已此生非碌；視天它日豈夢；一峯卓爾知何
處長望雲林煙雨中

送倪東江之上元縣主簿

沙頭煙際挹征襟嚼盡梅花出短吟鄉黨又成千里別功名聊
盡百年心東南形勢風流遠吳晉山河蒼莽深此去吟邊有高
遘客樽應與爾同斟

題菊隱

河漢橫空白露流碧叢黃蘂共悠；誰人不慕陶彭澤舉世難
忘陳太丘籬下尚餘千古意樽前已了一生秋平居縱有相看

約更待他年雪滿頭

次韻送邵文度赴省試

早歲天香一折秋宜將勲業望伊周光飛彤管三千字喜動紅雲十二旒上苑錫筵人入畫禁城傳詔馬如流相知有問盧同者紗帽蕭：正在頭

謝陳真人惠高麗席柯山墨

滿空霜露菊瑶：疋馬重歸錦水阿但覺交情如昔日不知老色是誰多黍苗織席來東海松葉燒煙出爛柯甚欲追陪報双貺五雲飛佩奈公何

送趙伯容歸浙

武林楊柳舊依：甲第樓臺有是非莫道天涯龍已化但看雲際鶴還歸双親榻上清風枕五帝壇前白羽衣隸古尚餘西漢筆從今宜近玉堂揮

寄吳宗師

邑南最好是山田碧石清流每扣舷地如龍知幾里近天歸鶴尚千年封培巧在仙堂左遊釣難忘某水邊此去桃花政無際不須重問武陵川

萬里仙人白羽衣雲幢風蓋幾高低逢時故欲寸心盡能事何由十指齊不信鑑湖狂始得要聞夔府老多題況傳洲島皆奇絶筋力應留與杖藜

胡氏園趣亭

涉園自是前人趣令子於今更勿忘春雨未多松葉嫩南風才發豆花香董生好學成書癖陶令能詩帶酒狂何似君家不獨樂每留佳客共倘佯

胡氏栢友亭

世間可友豈但栢君獨與之心若何氣摩雲漢眼中少力傲雪

霜人所多丞相廟前鬼神會拾遺岡頭螻蟻窠爭似胡家亭子
上捲風架月共吟哦

次靜上人韻

佳吟妙筆何兼貶淡味悠長未有原但見中山須得傳豈知彭
澤久忘言簡編蛇蚓終相賀簞笥蛟龍敢或煩志在青山最深
處不勞招引用籧篨

哭顏一初

小車曾過草堂中頗學森、此意同交義素隆因有疾醫方多
近遂無功倚門雖恨孤重母就傳猶憐見二童脩短不須頻入
念古今如此一囱、

賦饒元可小隱新居

如今依舊竹成林桂樹梧桐處、陰好尚未忘書脉遠艱難相
語酒杯深籬根白露秋花面階下東風百草心一日高堂拜遺
像幾回歸去淚盈襟

次韻心道同遊方鑑見示

千仞孤峯揷夕陽數家亭館在平岡山川登覽寧無數杖屨追
隨賸有光竹下論文心共苦菊邊呼酒興何長重來欲盡平生
語莫與它年更品量

哭陳仲剛

自是藍田玉樹煙操觚早立鳳池邊宦遊稍欲酬初志課最何
知厲莫年松菊滿山方入夢雲霞連海遂成仙承家賴有河東
鳳毛羽皆當近九天

往年漕運九華歸一舸相通慰別離總下酒酬題好句寺中茶
罷讀殘碑生平出處雖云異來往風流政未遲今日扣門非此
意凉蟬高樹不勝悲

燕雪濛雲早奮飛湖南去後海東涯世人只向蝸頭老志士何
燕雪濛雲早奮飛湖南去後海東涯世人只向蝸頭老志士何

嫌馬革歸三逕雖荒惟菀爾九原不作共淒其淮西憲使如椽
筆還為幽扃特一揮

送汪伯羽遊金陵

自是深山玉樹明一舟今向石頭城風煙道上非遊覽霜雪臺
邊欲老成教藝豈無侯令史談經更有閔先生滿街拍、春壺
酒千萬逢人莫屢傾

送倪季成一如說

倪君宿昔真才傑種杏滿林頭欲雪養心似到一如、寄語從
予求解說我今衰老舌本乾掘地為鑪蒲作團君能它夜肯相
過共煮苦茶山月寒

和答郤菴虞學士韻

自咲深山鬢已華東籬每、負秋花居貧只合師原憲紙貴皆
緣慕在家春雨綠簑身有分秋蘂黃卷事無涯太玄賴有楊雄
草幾向松牕與客誇

題趙氏欣榮亭

見說龍岡趙達卿作亭池上號欣榮繞檐草木皆生意堆案詩
書豈俗情燕享尚餘公子氣品題何用老夫名南豐幸有羅君
說它日同遊賦始成

寄香爐寺上人

香鑪峯下飽曾經沙水泠、竹樹青喜有深雲藏古寺悔無清
興謁高僧平橋楊柳還堪過瘦石莓苔每倦登野店它時脫粟
飯闌干應得夕陽凭

謝傅摠管三首

皂盖翻、立曉風時來湖上素王宮清声自昔聞江北善政于
今冠楚東勉勵豈惟千里計作興真有十年功他時累、高科
者盡出君侯化雨中

大北賢能處；興安仁雖小錦雲称連科未覩天荒破識當新
回地脉靈況有黃堂均鼓舞豈無金榜繼飛騰老生欲向西風
說肯為吹還兩鬢青

夙昔郊關一老農殭顏聊可及童蒙豈堪較藝簾帷下秖合留
心句讀中眼底觀書渾似霧齒根遭物動生風若教與秉春秋
筆冠蓋如麻負至公

送吳以善遊京師

龍虎山前挹秀姿片帆今欲向京師為逢四海承平日不雙
親老大時獻策致身雖早擊鮮為養未遲；新年多病無由
別空望江邊柳樹枝

挽李真人盤中

與宗盟每然抱琴況復在賓筵大瓢幾酌秋空月細茗常烹夜澗泉石室已招丹竈起草堂方擁布衾眠區；豈敢論交
際默數于今四十年

又

旌旃今與白雲飛谷口泉甘土自肥遼海但能聞鶴語函關終
不見牛歸玉棺寶劍千年了碧館瓊臺萬事非寂　瀛洲老仙
伯幾多涕淚一時揮

次韻江潮海

客來即與共青纏謀築荒山野意全門外定栽疏似錦繞簷還
種竹如椽一區白屋隨吾分千載青囊見子傳寄語靈泉李無
善肯來宜在菊花天

次閑；吳宗師韻

應酧馳驟百無成愛客須分實與聲君似遠公邀共社我如高
固盍逃盟抽心括胃非能事問水尋山足此生不看西樓松上
月多情偏照鬢間明

番易仲公李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 李竢庵文集

番易仲公李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雜著

御書賛

元統元年秋　皇帝御明仁殿特書閑〻看雲四大字賜玄教大宗師特進上卿臣吳全節閑〻盖其所自號也看雲又其嘗築宮于雲錦山曰崇文復構楼一區以為他年佚老者也于是模刻諸梓飾以金碧三年春命其猶子平陽路太原府經歷臣蒙賫歸而揭之先是集賢院奏四月十七日為　天壽節故事前期差使降香龍虎山雲錦山等處今遣法師臣李紹老紹老與蒙水陸公私異途且離京師月日先後相懸及四月丙子不期而同至又自正月至于四月陰雨凄風人不敢釋纊是日天氣開朗街衢爽乾明日霽色絢麗南風微和大宗師弟子崇文宮提點臣于有興有事于宮庭陳金鍾玉磬列天神地祇之象

為位二百有四十酌以酒茗薦以菓蔬早午晚三時行禮用樂
效雲中海上之音夜漏未盡二鼓卒事急雨復作簷溜四瀉感
歎異以為天時人事之偶有如是耶此固出于　皇上聖明凡
所施為胎合造化亦由大宗師愛　君尊國純誠之所致也又
明日置酒大會賓客布衣臣李某言于衆曰夫書心畫也自鳥
跡科斗廢而為篆為隸為楷晉唐以來明君良臣非無善書然
以清麗稱者或近于媚以飄逸名者或流于放今　皇上春秋
鼎盛左右有老成之輔朝夕無燕昵之私聖心之安神氣之和
蓋溢于筆墨之外不但度越前代有非專門名家所能企及宜
宗廟社稷無窮之休也某聞古之君子有不必親相與言者以
禮樂相示而已況于　皇上生民父母其勢甚遠其義甚親奎
畫超然同于對越感諸其心而發諸其口者不能自已雖在布
衣法無其禁于是皆頓懽喜不以臣言為非董稽首而為之贊
曰　皇帝踐阼尚于文德倬哉天遊先此翰墨惟大宗師寔方
外臣應時順事豈必隱淪之山之西有宇明靜異其扁揭昭乃
脩省萬象森羅胡看于雲顧吾閑氵法其氤氳孰為彰之而徹
天聽燕清特書龍相鳳並丙子之旦霤陰劃開匪人而天水陸
同來緊大宗師職在祠祭簡于君心寵錫宜異股肱忠貞其恩
名何胙土分器曰維蕃多成周隆平以為大賚我皇之仁禮節
踰邁煥乎天章誰其能名微臣何有四海頌聲

## 趙叟

趙叟湖之善奕而游為者也吾里有余姓者與之角而弱當歸
罰而曰今無有叟唯唯而已詰朝歸之如約他日買金且輸官
既而遺為叟獲而返之人咸謂叟癡曰挈瑣氵得其金宜可
歸休而暫安為叟曰不然情我氵可以不情之乎子李子聞
而義之曰今夫以勢為麾剥摧迫以便佞傾側取向合以巧算

行刻削以智術變詐畔契券諸取利者無所不至〻于同室骨肉之親亦往〻有不暇顧人遺金而已有之不猶愈于此乎孔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余誠叟之為動矣雖然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于色吾用是知叟之才之美也至有平時好為高談闊論及一見利則引吭注目尾帖而耳竪若狗之于骨也悲夫且行而鬻伎者紛且沓也孰謂皆吾而人而無賢乎惜哉吾文不足以託遠焉耳

或問

或問俗可從乎曰無枉無害吾從諸否則確或人蹙然曰吾見確確者衆人之所指議也奚其確曰求不指議于賢哲也衆人其如我何世嘗非采薇者矣而仲尼不棄也世嘗媚鄉原者矣而仲尼賊之也曰有是哉釋老之嶷〻也不其軋乎曰天地果可無乎吾與吾皆得而知也日月果可無乎吾與吾皆得而知也奚其軋泝流以風則順者為逆矣吾見佳植之或莠也吾見美實之或蠹也然則終風乎曰不宿治以吏治乎曰梏之而已爾如化何靈庭冥〻白晝為慓矣而莫盜取其器死不勝得也如化何

釋傲

客有難余者曰外人皆称子傲噩〻尔几〻尔吾聞之書曰無傲從康詩曰彼交匪傲吾是者何如也余曰居吾語汝今夫王公貴人千金之子操黜陟之柄持取與之權人孰不榮其榮富其富仰而望之企而慕之逢之欲其親悅之欲其容故或盈而傲中人所不免也亦有儒家者流窮詩書六藝涉古今上下弄筆墨闊視大叫謂人之莫已吾者故或盈而傲中人所不免也吾試舉斯二者子以為吾果有一乎凡吾之所以被此名者果何由哉昔魯人有弁冕于越者越人羣聚而怪笑之嗚呼豈魯

人者誠足怪笑哉見其所未嘗見也客曰嗟予子盖欲異夫人也夫立異者謗之所趍而尤之所必歸也而奚可為也而奚可為也且予獨不聞夫易之隨乎剝来而下柔動而說隨之時之義大矣哉不然吾見子之窮且老也余曰子過矣子過矣吾聞之君子者尚其志也居其命而不逾也仰焉則日月星漢昭乎天俯焉則山岳河海亘乎地夫何慊乎哉其于外也可而不可而不尔富貴而富貴尔貧賤而貧賤尔生而生尔死而死尔何至于〻延〻靡〻遷〻為優倡皂隷之態以求媚夫児女子乎仲尼不云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役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客于是色然謝曰他日吾見子之皃尔今而後知子之志矣是可與立也譽之而不加長毀之而不加沮利不利疢不疢而吾又何難焉而吾又何難焉為客退作釋傲

辨訛

明越杭發金陵宣城廣德皆大饑人相食有司發而竭弗甦旁郡富于粟者誘而致之或羙價焉或拖焉而期之以爵而相傳以為天寔厲之而欲全之者是違天也違天必有大咎其州某姓氏者夢神人謂之如是李存聞而嘆之曰東南之俗若是其誣也為是說者不以忍乎哉昧者固易以信然而劒夫則遂以託焉尔也而有司或以是怠焉尔也夫民命于天而生者也生而厲之則如勿生而已矣天豈其然今夫孺子之蹈水火也有不避焦濡而救之得未聞見怒于孺子之父母也然而世之劒昧者恒千百而賢智者或不能以一二劒昧者恒遇達以有餘而賢智者恒困頓或不能以自存是故怪誕之易倡而卓〻之論難樹也嗚呼天果不欲全之耶則禮者不可信而神者誠難憑矣天果欲全之耶而胡為乎賢知之鮮屑也天乎天乎孰有能問之者

## 襍說

李存日風詩之首義也所以明善癉惡者也故聖人尚焉無所于風何詩為三百篇勿論也下讀屈原離騷令人感憤眷顧弗忍相薄遺陶潛詩令人脩〻哉忘貧賤李白詩蕩〻乎廣人志輕世欲杜甫詩令人渾然端且厚慨然有忠節舍是吾未見其多益于人也河東張生翥嘗為余言翥居錢塘人為俳優日聚觀至數百人或千人其傳為慈孝為節義事者長幼無不慷慨長嘆至流涕或慟哭不能終觀有是哉感于人心非小補豈盡鄙事也至其為離合淫哀謔靡真賊夫人之子不足道哉不足道哉

## 編莊子序義

古莊周者彼何人者耶其遣言措意閒乎莫之能聽希乎莫之能視嗚呼斯編也是其滓濁也夫或曰欲澡其滓先涉其涘欲溪其皭先淈其濁今夫日中為市粲然而金珠也斐然而文綉也赩然而丹漆也敖然而車輿也窪然而甑釜也翕然而畚也屑然而履也騷然而帚也錯然而薪槱也趍而貿者時其用之適也未有一日而槩焉者也是故未後而先其行顛〻未小而大其行邁〻未下而高其視蒿〻斯編也可以視二三子也不可以他人者也使或他人見之必蹙然傷莊周之非遭而不賈也雖然二三子之于學也無乃力乎力乎而不已吾不知其止嗚呼又惡知今之蹙然傷者不為後之輾然以喜者乎

## 顯孝録序

饒娥饒州樂平人古今天下皆知其為孝也見唐柳子厚文寶應間父勣醉漁風卒起不能舟溺死娥年十四走哭水上耳鼻流血氣盡伏死國朝邑人許道傳獨得大曆四年邑令魏仲光孝女碣謂勣涉河采薪為水物所斃不言娥死樂平圖經謂娥

訖父喪終身不嫁乾符間仲光族孫愔為令時所立碣賊火焚壞因再立碣亦言終身不嫁大曆去寶應甚近乾符雖遠祖孫皆令其士三年與士民接詢訪豈不覈子厚本北人雖謫守江南蓋得之傳聞而新唐書因之二魏文不顯行故無知者今許子集前後名撢紳詩文建中旌表始末共為一編題曰顯孝録其友魯志敏持以示余謂將鋟諸梓余曰許子之心豈不以娥憤父死而一時與俱固難也而仁勇者能之終身不嫁則是終身憤父之哀予終身之哀則是終身之不燕孟子曰大孝終身慕父母是以不可以無辨至正辛卯八月朔日書

## 番易仲公李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 番易仲公李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 記

#### 胡氏新樓記

邑人胡君茂之居遠依于層林深擬茂之為縣曹未四十棄去即其居之西而樓焉上下以櫺通朗無蔽茂之日偃息是閒而命其子式從余游余他日過之主人延登陳書畫行豆觴意歡如也酒半起酌而言曰吾疇昔眷眷如也自一日而有斯接也公門不一迹也公事不一耳也人孰能眷我哉又酌而言曰眷乎吾見有如穽也者而人蔑之出也吾見有如溘也者而人蔑之潔也然則奈子孫何又酌而言曰吾子式也獲與先生游也願得先生文辭華斯樓也幸先生無讓也余曰善哉君可謂振焉而不溺為者矣後之人其庶有興矣乎疇之酒而為之歌曰迷而知也天之裨也一日而蹄兎神之窺也家之贏也心之肥

也昧途而追終不可遲也遂盡醉而罷明日書之以為胡氏新
楼記

金谿縣烈女廟記

撫州金谿危素以書来言曰金谿烈女廟者祀葛氏二女也初
金谿産銀有司歲采有塲相傳唐寶曆間葛祐為塲曹適礦盡
輸不数搒掠箠楚殆死祐二女痛無以贖其父躍入冶中自焼
死頃之各化為銀由是祐得免監塲黄康以聞于朝特為罷金
谿銀塲邑人異其孝感祀于里之僧舍國朝大德間縣丞濟南
吳瑾別為屋以祀延祐間縣尹河東李有撤而新之是祠也既
未列于典祀復無以紀其本末甚可懼也李某仰天嘆曰堯舜
三代遠矣子而有其身是無親也臣而有其家是無君也非一
朝一夕之故也今聞夫二女之風者孰謂人之本心可得而盡
泯哉夫女子長于閨門之中其事則織紝組紃其德則婉娩聽

從未必如學士大夫能時取經史而誦習之又未必有良師友
旦〻而啓助之又未必出于要譽鄉黨而為之且平居以意度
為窟宅以辯析為日用者將不信以為果然有也昔饒娥哭血
求父而死蛟鼉郭巨弁食埋兒而遇黄金孟宗泣竹而筍生王
祥剖氷而鯉出是皆用何道也嗟乎至誠之心其亦有不可測
之神焉如此哉是心也天不能以加高地不能以加厚人〻有
之而或弗自知也知之而或弗自行也今也崇廟化俾弗隳紀
事實俾弗訛將以子人之子而臣人之臣也窮天下之吉凶禍
福孰大于是

天台靜玄觀記

天台去地二十里曰咸唐宋平章賈似道嘗營別業焉既以與
道士丁某盧某而額之曰靜玄觀且以田四百畝食之其後似
道竄迩以死財用土田悉沒入而咸唐以靜玄免國初僧揔統

楊某寵貴有儕某者誣敵之強改為寺其徒闔公訟之中書復為觀元貞間似道從子某者乞貸不得憾之言有司咸唐之田宜隨所沒者于是財府徑之闔之徒周元澤伏白玄教大宗師張公奏復上之中書下戶部推驗如狀還之未幾屋燬于寇元澤改築今所凡為殿為堂為廡為門為庖為湢為既庫為客館摠若干楹人謂其制弘于舊也余聞而窃感焉夫貴氏執季宋之柄廓乎其公而坦乎其心猶或不足以振其衰特其顛頓乃肆其私邪作威于國家訖録之際殺其身而籍其家亦豈不幸也哉然所以咸唐者徒以託之黄冠羽服得以不役雖更代而有勢力者卒莫之奪既又燬且復構又豈非事之偶似于善付之獨得其人乎哉使當時其心術一出于義能者進之不肖者退之功有賞而罪有誅天之曆數縱有所歸身何至于戮家何至于沒乎設有非人情之所料萬世之公亦烏可泯也没而有知寧不為咸唐一自悲乎翔聞天台之山水甲東南而靜玄之傍又為龍湫者数四靈物之所栖息宜其序守而不失欤余因記其改築而并及乎賈氏亦世鑑之一端也

## 充齋記

泰定三年冬上饒祝弘道来言曰弘道嘗獲納謁于播州宣慰揚公之門公不以弘道為不才拔而置之幕下惟公當朝廷方面之寄固未必以進一士自衒而士苟有志効用于時者亦不敢以私德于公然請言公之為人及其所以治播者公朝而起盥櫛已禮于祖考之廟退而起居太夫人又退而與僚屬論政事又退而讀于其所扁之齋曰充讀書鳴琴其間或與士黨相唱和四方之士歸之者亦無不薦進勞来餽遺不賦耕不征商故其民雖多椎悍然皆嬉嬉恬恬城中夜户闔而不遂行旅晝夜不絶至或止宿荒茅枯蓁閒亦無敢奪攘歌鼓以樂生棺

柳以送死殆與中州同也李其曰僕聞之楊公將種也世守于播之為州地方千餘里南臨牂柯北通巴蜀勢若可以武服而不可以文令雖當四海無虞之日苟放歌擊鞚以養其氣射熊搏虎以便其習一有警發則被堅執銳擾然為士卒先亦不失為將家能子孫然歷觀古今天下雄藩巨鎮建功立業于一時者非無其人往往任智而不任德知勇而不知義殘忍暴縱以殁其身者有矣況能及子孫乎今楊氏之于播綿歷累世及公之身而又傳雅自將用能致朝廷寵畀而安而使其民愛戴如父母斯不謂之擴而充之能名孟氏之言者乎夫如是則燕于其齋求所以承先公而利後嗣與國家相為久長者有不待他取于義而得矣弘道曰善子之言非獨譽公而已請書之以敝或因可記其齋云

戴溪菴記

上饒薛君玄卿既葬其親于臨川白馬山之陽復構屋數十楹于墓道之南擇材質良惟時閑休工丁共力旬月告就遂廠中以為神栖主人僕從各有居處內庖外廐靡不飭備黝堊鮮辨垣墻周固俾鄉之愿而有恒者居守之且為之田以為歲時展省休止之所旁有溪流相傳戴氏昔居其上而溪遂以姓名因扁曰戴溪之庵而來徵言為之記嗟乎吾見貴富人墓之多矣鑿山鬱石不遺餘力曾未幾時而斧斤已及其木者有焉無植其身于平日者或不在于德而尊其後之人者有不出于禮欲夫上饒之薛也顯于唐盛于宋名人巨公前後相望君今雖為黃老清靜之言以遭于時而又能憫焉為于送終之際如此其盛然則詩書之道終長而君子之澤未易竭也他日之來者其必相與言曰塋域之間得無有樵牧之跡者乎甃砌缺裂得無有不愧于墓中之人者乎墓而屋而田其亦有克念經始

而續圖于永久者乎是蓋君之望也若夫祠墓之俗所由来久矣雖不著于禮經然豈知神之所饗于彼乎于此乎亦孝子仁人自盡其心為耳

## 上塔寺修造捨田附祠堂記

臨川之東鄉有寺曰上塔屋老甚且無碑碣可考蓋不知其始何時寺之僧永茂者忽言于衆曰嗟惡可以坐視其圮于是自毀及門取瓦甓之斷裂而椽桶之朽折者盡易之未幾新鍾樓又未幾墁垣砌道路時則有永芸者亦干財于富室而葺經藏為之會甚費則從而佽助之既復曰合吾寺且三百指饘粥將不給柰何披其私畝而公之咸然自念曰吾故儒家子也而遁于不造寄跡釋氏之門者五十餘年矣今先人之他子孫無子遺者而吾亦老且憊為猶有鬼神則將安所歸乎乃祠其父母于堂之東序又披餘畝以食衆而資其春秋薦献焉他日命其徒正印来請述其始末余曰久哉世俗之偷也若尒師者亦可謂不私其贏不忘其本矣愈于義而病為尊所聞而行為固有可尚而文有可悲者也師姓李氏世為臨川人父諱其字叔陽登宋某年進士第嘗教授福王宮云

## 芝山文惠觀記

芝山文惠觀者因重修長沙吳文惠王之廟而作也初王廟郡治西北崴久而圮延祐間三山王君都中采為郡從而新之且曰是宜有朝夕司管鑰者不然則圮毀隨之矣然有其人居之廡下則繫無其人責之民則不專皆非所以昭事神明之道也于是闢廟西隙地一畝創屋數十楹而扁之曰芝山道院謀名羽流居之且以書抵京師告玄教大宗師吳公曰廟在公父母之邦而神又公之先世也公得無情哉于是大宗師欣然檄方君忌遠主之未幾王公以代去大宗師復檄玄妙朱君某董領

之朱君捐已帑增西廡且因饒民之德王公也而又感激夫大宗師之拳拳于是祠也像二公而奉之又別為方丈若干楹凡前工之未卒者皆完之又入已田二百畝久之志遠亦入田二百畝其年間志遠被璽書提舉玄妙觀兼住持芝山道院未幾大宗師溘命子其事集賢得改今額謂之文惠者因王封也余承乏此來每徬徨嘆曰昔秦人刀鋸鼎鑊以待天下而番令獨得江湖民心秦亡宜其裂地而歿而有廟雖百世不可廢也今也得王公經營謀度于其始得大宗師遴擇獎勸于其中觀為以輔其廟田為以飽其人是宜與王璽民心相為久長者也余雖不敏敢不黽勉所以不朽于其終哉謹叙其始末刻諸石庶幾來者知所考云

## 兩峯樓記

兩峯樓者樂平劉明子文子讀書所也初上饒祝君蕃遠来長



餘于之鄉校曰南溪子他日過之祝君出其徒十數輩揖余且曰若輩皆有意于文字者願為我命題少試之于是得明子為選首予因知其才久之祝君以代去明年以予為其師之友而業不可以少荒也袖詩過余因請益為又久之明子以其弟文子請曰僕之父樂教者也即居之傍為樓若干楹嘗客陳先生易東其上先生以兩峯二字扁之兩峯者何曰昔蘇老嘗記木假山者三中以自況而傍以況子也三而兩者何舉其旁也舉其旁者何曰吾為若慕二蘇也慕二蘇者何曰比之若吾友也友之則誰不美假之今先生往矣而言猶在耳顧吾子少述為古之為居者或以脫障隘而通高明或以出蒸歊而乘爽潔其辱于歌舞酣歡其狃于觀覽而偷于裕暇者君子無所取焉吾嘗謂明子之詩其氣完以舒其思藻以發無乃有得于父師之誘而居處之助也乎不然何其尚慕于蘇而不少自閒也是為

記

筠溪堂記

余干之長田多大山而柴氏世居之往〻鑿山而屋層見疊出如樓觀然至不可基乃止而傳翁甫之築適在其左麓前有溪流旁復多竹翁嘗病其蕃且隘也無以自休息安賓客復臨溪而搆爲脩其前楹皆立水中薄地而板虛實半之四面爲窓牖夏多南風冬則不塞向而温而自扁曰筠溪之堂以其有水與竹合二美而名之也嘗謂士君子之于藏且息也亦必有勝焉以助之是故雖古之人猶亟称于水而樂于山余雖與翁未之識也而其婿嘗從吾同舍上饒祝君蕃遠遊氣直而尚古每爲余道其婦翁年纔五十而家之務悉諉諸子時自燕坐堂中其言有曰夫水泓然而爲深皎然而爲淺者玩之皆足以洗濯乎吾心而竹也動而扶踈立而靜直又皆足以休吾之體而息吾之影吾朝于斯夕于斯則所謂内馳而外膠者將不出戶庭而自得夫師與友之道者耶柴氏盖数百年以詩書名家前代屢有顯者翁雖未嘗干禄于時而陳卿多数其忠厚好義故余樂爲之記而不敢辭也

番易仲公李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記類

群木軒記

魏亭劉生震闢一室讀書其間室之外有松有楮有樟有楓有櫪皆百本高者數尋大者十圍其師顯民楊君題之曰群木軒他日来徵余記余曰人患乎赤日之烈也而子之軒用以陰人患夫居處之暴露也而子之軒用以深風之秋也而子之軒先涼露之夕也而子之軒久潤子之愛于群木也其以是而已乎曰然曰子徒知群木之可愛而未知群木之可師也夫木之適于用者松為上楮次之樟次之楓櫪為下或貴而梁棟巧而雕斲華而藻繪又或賤而薪槱棄而灰炭遇虫而究得濕而腐木亦未始樂于貴而悲于賤也貴者亦未始自賢而賤者亦未始自歉也人咸賴其用而木亦未始得焉用爽其宜而木亦未始

怨焉曰木無知木無情吾子之為是言也殆亦未極于理乎曰夫木萌于春蕃于夏悴于秋槁于冬亦胡為而然哉是故木非木也人也天也知木則知人矣知人則知天矣然則群木非吾師乎作群木軒記

## 清明閣記

夫人之居處也不皆在于安其身亦必求以養其德是故病于湫隘者宜即夫亢爽以自開汩于囂禫者當擇夫靜虛以自遣撫之金谿族大而蕃莫若火原之余有君儀父者獨依其里之東山以屋子曰琇玉復搆閣于旁而詩書賓客為閣之四面皆高山大林前為深池丶之上佳花美木而自題其楣曰清明蓋取諸戴記清明在躬之義也他日徵言于僕以記之僕曰遠矣琇玉之名其閣哉然則果名乎果寔乎名則僕也無所于言寔則敢請其所以必也黜坐收視不與外物膠而謂之清明則或類于禪宗者矣必也玩弄雲月侶鶴友鹿麋放浪形骸之外而謂之清明則又將流為黃冠者矣琇玉有父母有兄弟有妻子有僕妾外有公上之應酬內有私家之經紀其必擾丶焉憧憧焉于日用之間亦惡乎而清明哉雖然吾嘗聞之上達之士雖視而未始視也雖聽而未始聽也至于言動莫不皆然事物之來如水之止如雲之行無禍福利害得失老少死生窮達之分夫如是斯謂之清明矣故曰心外而求心則不足以得夫心事外而求事亦不足謂之事矣僕之聞斯言也久而有愧于斯言也亦久今琇玉之為名也殆亦有志于此者因其徵言樂為之道而并識夫僕之媿也琇玉之子曰奎世富足而好禮樂云

## 重修崇真閣記代作

崇真閣者撫州金谿縣后居里之后土祠也宋初吾何氏某世祖員外府君由邵武徙居于是有后居之名相傳員外避亂隨

兵后車而至事遠莫可考當其時斯里蓋榛莽也歷數世主齒既盛于是始有聚居者市井然建炎間從祖三十六府君始自維揚蕃殖祠迎后土之神歸而祠之祠在市之南凡水旱疾疫禱輒應皇元大德初祠宇凋零祀事幾息我先人南唐府君復因舊基而新之中為正殿傍設兩廡外為門；之外竪霎石像日月在右列之後為閣，可坐四五十人壁其壁畫星斗像故號為七星閣館學道之士以洒掃之歲三月十八日設醮祭遠近至者甚衆率為常由是后之里往：物不疵厲而民無札瘥我先人即世祠事日以傾歌窈惟后土雖在國之祀典而是祠者乃上世之所祠建廠庙宇又先人之所改作豈宜廢墜而弗頎至元戊寅出統鈔若干買其基于族黨施而公之可永為后居不廢之祀既又得族之樂善者某人等議同而力協由是規模粗復其舊既畢衆咸謂是祠之完一足以安神祇次足以慰祖考宜書于石予謂區：之是舉也政恐不足以紹述先志又奚以刻石為然尚慮吾之宗厲里之居人猶以斯廟為吾家之私業視其廢興忽為不加喜戚于其心也是宜勒諸石以告來者自今以往苟有傾毀入得而葺之庶斯祠之不朽云耳

## 葉真人祠堂記

友人葉行叔曰里之王宗嶺舊有葉君祠君吾祖也以能致風雲雷雨役鬼物事唐玄宗拜鴻臚卿封越國公後為神宋崇寧間錫號真君歲久祠且圮偕從弟克承改築于青山之陽為屋若干楹中祠越國夾以兩室有門有廡嘗聚族謀曰吾葉氏得姓尚矣其散在四方者不可考近自晉蒼梧太守六世而為越國又五世而為唐信州雄石鎮軍民鎮遏使由雄石至于今凡十五世日析而日遠矣縱吾與若輩不敢忽而忘其若他日何

吾欲自高曾而下主而列于東室高曾而上遡而至于蒼梧列
諸西室歲正月三日集祭越國以及于東室其西室禮而不祭
昭不忘也可乎衆欣然曰諾吾且入田以贍惧其久而隳也敢
謂記之余曰祠祭古有法烏可苟曰越國江閩間通祀之頗吾
子孫乃不得祠耶祠越國水旱也疾癘也蒼梧雄石以下何為
曰祠吾子孫作也且昔之鎮今貴溪縣是也雄石因家為是為
貴溪之初祖然則蒼梧于越國先也何以旁室曰祠為越國作
也東西室何以祭不祭曰遠近也高曾而此為食寢則廢欤曰
從越國于歲始也余于是不能詰從而謝曰子之宗誠賢子孫
也余小人不足以及此世固有謾不省其所自出者亦有視同
氣如途人者又有崇私積怨操同室之戈者今子之為不唯興
夫尊祖敬宗之心深足以厲尔後之人不唯厲尔後之人亦足
以厲夫世之薄且偷者傳曰禮雖先王未之有而可以義起者
非此之謂欤行叔名必勉克承名繼清為老子法龍虎山中嘗
被璽書賜號全德純素通玄法師云

## 橘隐亭記

信弋陽之南有山曰寶峯廣袤幾百里白雲吐吞瀑泉怒流嘉
樹豐草陰翳鬱然與靈山龜阜相峙立俞氏世居其間若隐若
仕皆高蹈絶俗以明經振其家聲叱、而是弱冠時嘗願一遊
逮今老矣如有所遁負然至正九年冬俞以書謂余曰昔吾
母年高嗜橘嘗治圃百、本為奉母也親没而不忍忘其所好
因引泉為池作亭其上存乎吾所思也暇日登臨或琴而茶或
觴而吟以燕息賓客為清碧杜公扁曰橘隐亭名公咸詠歌之
敢斷吾子一言以為記使後之子孫視斯亭以為勸予曰記者
記也予未即斯亭觀其所制及其所有將為記諸雖然物不自
美因人而彰況篤以孝思秉彝之心不遠其親而好事若此寧

得已于言乎故夫思之不可以不慎不然視橘擬封君之富視亭為娛客之計又安知存乎所思也必曰吾視也何以視吾聽也何以聽吾言動也何以言動朝于斯夕于斯飲食必于斯造次必于斯顛沛必于斯如是而思而不忘其初則世之慕其親者孰得而過之予故于橘隱亭記之請重有感焉宜乎後之賢者有所承式某別號竹居清重温文鄉称善士其子文明春秋尚書禮厥後綿〻繹〻由孝友而致功名者非君之子孫而誰欤

## 玄一堂記

玄一堂者茆山鐳煉師休焉脩焉之所者也劉之言曰人于茲世也者其無乃累乎馳而外者其無乃累〻乎今夫狠者鷙者虺者蠆者栗焉而跼〻者呌呼而懣頓者紛且錯也吾故于斯焉託也生于斯其為條〻乎死于斯其為消〻乎是故物静而年事静而天吾于斯見玄焉見一焉因以名夫子記諸予曰噫子之為此言也子何為嗇之而無以遂其托也是記

## 稼圃堂記

稼圃堂者餘干鐘式時萬曾大父祥叔氏作于宋紹定間以自燕者也歲久而圮其父直翁父更築焉又且圮時萬葺之以完而請特書于學士虞公而揭之楣它日以書來徵記于余且曰吾聞諸先子曾大父狀貌魁然遇童稚若大賓然其視聽静而端雖獨居必正衣冠今堂也粗不隳敢告一言以詔夫後余嘗造時萬賓客之在坐者濟〻子弟之在列者彬〻琴瑟備張而圖書滿前欄有佳卉而檻有奇石也游其塲適冬且盡積秉如墉布穧而落其實擊扑之聲自鷄鳴至于夜分因意其曾祖才質之美若可出用于當世者而猶留情于稼圃何其自紹定至于今百有餘年矣自其曾祖至于曾孫亦既四世矣世固有父

兄諄〻乎提耳而面命而其子弟若弗聞也者能從于其生而
背畔于其死者盖已寡矣今鍾氏之家大于昔者倍子孫衆多
于昔者亦倍而于斯堂也更築之葺之求特書之且記之唯恐
一日而失前人名堂之意亦豈非教行于家事不偏廢弥久而
弥篤弥衍而弥不匱者如此夫稽之于詩實方實苞實堅實好
麻麥幪〻瓜瓞唪〻者后稷之稼圃也而七月之作又出于聖
人之手率多農圃衣食之言列之于經習之于天下後世用之
于朝廷宗廟其誰敢鄙之由是觀之一自天子至于庶人孰不
以是為之本欤貽厥孫謀以燕以翼鍾氏之曾祖有焉是為記

散木亭記

龍虎山中道士周君微之築亭于其後圃繚以崇垣環以明牕
古書名畫罍爵鼎爐之屬無所不設將以自宴且以安賓客也
而每有取于莊周櫟社之喻之言而扁之曰散木他日以書來
命余記余曰莊氏殆亦欲行其所無事而惡夫鑿者耳不得其
旨者徒取其糟粕粃糠由是或恣肆放縱壞爛而無所檢束以
高而不中似激而非和者之所為也然吾又嘗謂夫衆人之視
木梁棟若可貴而薪樵若可賤也然則梁棟吾所以避燥湿寒
暑者薪樵吾日用衣食之所資也未必梁棟可有而薪樵可無
也亦何必梁棟之貴而薪樵之賤乎然則孰謂之散孰謂之不
散故曰智慧之流是非如戈矛勿事分別則亦無所議說此又
莊氏言外之旨也余嘗及識微之于其山中其神峻以清其氣
深以弘其于三教之書無所不覽又嘗從師于窮崖絶壑之端
以講夫道德性命之微而復能以其餘力賦詩鼓琴為大小二
篆書不汨〻于俗下不踽〻于方外故余特求夫莊氏之所未
發者而為之記云

鍾氏墓堂記

余干鍾式時萬葵父母于習泰鄉之清原他日過余而言曰式
年十有三而喪父二十有三而喪母頃疾病不能竭其誠葵埋
不能究其禮祭祀不能必其享今三十有七矣駸〻乎其哀雖
嘗築室于塋域之傍時一洒掃所以備食息風雨者舍是亦安
所用吾情乎余歎曰俗之不厚久矣固有朝死其親而夕忘者
少陰爲旬朔耳加陰爲則亦期月而已矣古人云孝子終身慕
父母蓋爾之曰慕堂然則子亦無徒事于孺慕為也聖門之論
孝隨其等差而發其旨義且子以為親果死乎其精神蓋無不
在也子其正尒心敬尒身陰尒師友教尒子孫守尒田廬睦尒
鄉黨或出而從事于當世毋瘝厥職而敗乃事夫如是可以弗
辱可以全歸吾知子之親必將欣〻然而來享亦豈必春秋朝
夕歔欷愴怛一物一念而謂之慕乎時萬拜曰善乎吾子之言
也式雖駑下敢不勉強乎且請書而刻諸堂之右

## 復琴記

龍虎山中上官鍊師九齡嘗得一琴于蜀人王氏其陰之刻曰
秋聲有既明者為余言其伯父郢州通判伯堅所收也初頴州
以善琴客宋史丞相府會理宗召天下能琴者十人入禁中教
宮人琴郢州寶愛之寢處必與俱没而歸于鍊師鍊師之寶愛
猶郢州也其師玄教大宗師吳公久在朝遼貴人有好琴者聞
秋聲從大宗師索焉秋聲在江南取未至而先以他琴献材不
下秋聲故得復還他日余游古象山道謁鍊師遼當秋半之夕
鍊師為一撫弄真鏗然金石聲且曰吾宿昔亦何意其得此也
既得之又何意其未及終吾生而去也既去矣又何意其復来
也吾子試為記之若何余嘆曰古今天下之間事〻物〻亦何
莫而非是琴類也且當時作之者吾不知其何人傳而寶愛之
者又不知其幾何人而後入于宋之内府而至于王氏以及于

師也雖得之而復似失之既下之而復似上之是皆偶然者也然則舉如是而觀之則吾又將因夫栞而進于理也矣是為記

## 山樓記

龍虎山中周仲簡之私室獨在其西偏已多得夫古木脩篁幽泉奇石之勝而復于其寬隙構小樓為余他日偶来山中仲簡延登為燒香煮茶凡層樓杰閣之絢麗遠峯近嶂羅列于窓戸者不轉眄不移武而盡得之也又他日以書来俾記之余嘆曰仲簡亦既出乎塵襟而寄于幽勝者矣而又欲求其益幽益勝者而藏息為非唯悪聲悪色纖芥不接于吾之耳目朝夕讀古人之書其徴旨奥義或賦詩屬文會于心而發于口者必多于是樓為得之昔人謂仙人好樓居豈其然乎矧仲簡又嘗登華蓋浮洞庭求搢紳先生而謁為飲其議論懐其文章歸而温繹于斯樓之上其進德脩業也孰禦是為記

## 揄原真館記

揄原真館者龍虎山孫公幼入山為清静言他日遊其東北之支得深谷長源豊草茂木水石縈護人迹罕至顧而樂之曰吾死其以此為歸乎于是命弟子營之其蜿蜒而豊潤者則虚以為公蔵其寛衍者則為屋以守既成而扁其堂曰揄晩揄晩之左曰久軒公往来所燕息也右曰蘭雪齋古書畫器皿所陳也外為門而總額之曰揄原真館云又五年而公卒塋為至正癸未之秋余登古象山遇其徒周徴之于碣石徴之曰計子及山下莫矣其宿吾揄原乎從之食寢如歸明年夏以書来曰曩宿子揄原者意必有以記之也敢請曰嘆曰吾見人之營其墓地者孰不欲美且固久也然既没後之人或汲汲于其私而累歲不一跡焉碌碌其屋狐兎其丘者有矣今孫公蓋老者也生而

樂于斯死而安于斯夫亦何所芥蔕然而承葺之者唯恐其或弛掃除之者唯恐其不時無以異于公之平日是固出于福德之餘施亦由其所付託多才而能賢者也

## 玄真宮記

玄真宮者故宋樞密馬公天驥之第也初公無子一女曰時閏前淛東肅政廉訪司監司黃頭公聘為夫人夫人亦無子黃頭公卒歎曰我于黃頭氏雖無子賴有他室子可以不為其宗憂顧以一身承吾先人顯宦之餘而女子又義于從人不可以繼世縱子他氏繼之勢或不能以永思所以永之者遠經而近宜莫若身為老氏學為老氏學則士夫良家之女樂從吾遊者即吾徒也即吾徒則必能世〻祀吾所自出無隳也且吾聞之老子之學貴于清靜清靜則神完而氣專可以達于神明苟可以達于神明則上為吾君祈天永命次而雩焉禜焉歲時所以從有司為斯民者亦將無不為也於是因第之廳而為禮神之庭堂為集衆之堂穹東之廡而鍾焉嚴外之門而象焉其餘曰庖曰湢或因或革一者不可具舉廩士之田皆因馬氏舊某年間屬有以其事上聞者　皇帝憐嘉其意為降堅書若曰有司徭役其無與凡而器用財賄土田強有力者不得奪特賜今額仍賜時閏號純正守真端靜法師提點宮事甲乙住持久之又有以白見　皇后揄河者皇后亦復為降旨以鎮撫之壽昌縣尉胡君天祥嘗為僕言且徵記焉嗟乎古今天下事物之不齊者多矣或得于彼則失于此以常情觀之孰不謂馬氏以公侯之貴甲第之華土田之多不能有一子孫保之享之而乃處給乎黃冠羽衣者流豈不大可感傷而悲歎然使幸而有子孫不幸而其才不能中人則亦未必世為馬氏之物而嚴馬氏之祀矣今而閭里相傳不絕于口者豈不皆曰斯馬氏之所建置也況

頋而祀于堂盡馬氏之宗又況山川之靈宜為其學而有成以酬其志為其學而有成以酬其志則冲和之應將被于物而無窮不在其身必在其徒此其為義尤未易以一家世裔之私譾為而比量之由是觀之則斯宮之建上承　君后之命之重夫豈徒哉敬為記之如是

重修柳廟記節文

宋寶祐末江南悉內附提刑謝公枋得猶集兵饒之安仁縣軍校張孝忠湖南人或曰淮西人揔健兒三百人謁麾下公為陳忠義事以奬之孝忠即感泣請曰俄而北兵來襲謝公走七閩孝忠領孤軍出戰手刃百餘人馬口中流矢孝忠自刎北兵覆以錦袍惜曰壯士壯士既而孝忠後數著靈異遂配享東廡下嗚乎昔襄圍告急之日士大夫輕去就疑羨世祿之卿連城之帥往〻望風款附孝忠特一小校尔非有詩書禮樂之培養非有爵位土田之寵固奮不顧身于不可為之時以報知己以謝公之義正則事之以柳君之靈明則附之雖其資過乎人亦可謂生死知所從者矣宜乎死而神法牽聯而得書

番易仲公李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番易仲公李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嗣曾孫進士卽武知　李光　編次
後學卽武　校正

## 春暉堂記

予嘗浮信溪而下見瀕溪有石屏然而起其上如橋梁中空通而圓有樹葱蒨余嘉之舟人謂此鄉所謂月岩者以似故名每以不及泊舟一登覽之嘗用不滿于懷他日過昭真宮訪道士徐仲德仲德曰吾有母老且多疾遂營藏于鄉人所謂月岩之右堂其傍以奉之扁之曰春暉距宮二里而近庶幾可朝莫焉子為記之若何予曰信佳所也是異時吾受為而不及即為者也且君如是而名堂豈非有取于唐孟郊之詩乎郊之詩意謂親恩之罔極猶三春之暉也子心之孚報猶寸草也喻其恩者大而報者小也是豈情動于中而形于言感于其言而名諸堂皆孝子仁人之心也然

吾見世之為釋老者多矣一去其家外得所游從則武介然于骨肉之間是固昧于親疎厚薄之氣無足道者至勤乞于其師友着于父母兄弟者亦為不少今仲德也既不得不離于膝下又不得致養于宮中卜其宅而堂焉以安之朝往暮来焉以娛之如是則不遠于事親不戾于從師亦庶乎兩得之者矣且言異時徒以水竹之勝不及一即其所為恨今則又知仲德奉親其間居室之完器用之具甘滑滫髓之宜無所不勤愛和愉惋之心必不少懈未能一敬觀之而先之以言是終不滿于懷者也

## 處晦堂記

臨川危君允吉一再以書来曰僕粗守先君子之敝廬有燕憩之堂者學士清江揭公以處晦扁之意謂先君子之老遠當江南內附之初會有大臣薦為之者　朝廷凡再聘而憶甚不能行也堂之傍有古松一本其大十圍皮膚若鱗甲有若鬚髮出鱗甲中深黑長數寸而下垂者又有古桂七本各十圍枝葉覆地花時香聞十里吾得徜徉其下旁皆良田四時泉流不竭吾得而耕之今吾亦豈有肖似于先君子者而敢據是名以為高顧夙夜求所以弗辱為耳惟執事賜一言以淬厲之若何余曰吾聞之君子之道未嘗一于出與處也惟其時義而已矣逢其時可出而不出固也若懷于安而遠于義也非其時可處而不處也是皆不可之大者也今吾子為前代縉紳之後論其學則博攷其行則脩察其材則通今公卿大夫由經術而出者相望也發策決科豈吾子所不足哉吾恐其不終于處晦而已矣矧聞其先君子見心先生風骨嵒然蓋神仙中人以詩名當時然則君子之澤殆方流而未已也欤至正庚寅春正月作也

## 應天寺記

余于州習泰鄉梅港之上有寺爲按郡誌祔宋太平興國間用
望氣者言有所厭故額曰應天云建炎初兵火焚蕩盡無碑碣
可攷僧義曉者藉施助首構佛殿成頃之智宥智宏亟勤繼崇
可勝共力而法堂而廡外門經藏成又頃之可久千財閩廣而
鐘樓成里鄒某爲鑄鐘且田舍若干畝文殊寺僧立亦田舍若
僧堂亦田舍及園先是經藏所隘王某移置寬隙餘以金碧取
經錢塘以寔爲李某命工作香按堂上他日衆相與謀曰寺之
燬顧經營五十年而粗完不亦難乎且故無土田今則不飢豈
可以弗之記也皆曰然初長沙吳文王茂有將曰梅銷亦以功
多封侯相傳生此殺葵此故有姓港而居人至今多梅氏寺因
有其專祠至正初同郡彭君某来巡檢鍾方寨逐逋寇于閩道
謁祠下謂寺衆曰侯以材智翼楚漢驅強秦固見諸史幾二千
載而其神猶赫々如是亦不可弗之紀也衆又皆曰然于是可
久造吾廬以請因曰古今天下浮屠之宮率悠久而不廢縱廢
而復興不旋踵者何也由其名多得山川之勝且世有人爲故也
吾聞應天之山自大江之右蜿蜒百里而至左右復多奇石以
翼衛之大溪小澗凝清流襟長松高竹掩映空隙其僧自義曉
而下凡七八輩皆苦而敏于事故能致君子長者之助如此其
盛而廢以備舉可謂有其人然則寺之昌且久也蓋有不待卜
度而前知者矣是爲記

## 否庵記

上官尹叔泰築室于家山之陰蓋迎于父母之藏受命于疇昔
者也室成鑿池其前清深而魚連山奇石之在數十里外者皆
羅列庭戶別築數楹于其西而自扁曰否庵以燕息賓客爲他
日過余請爲記之予曰夫名之美者人之所同取非美者人之

所同舍否也者塞而不通之義也君獨有取為何哉君之弱冠
也即宦學于京師未幾出而主簿常之武晉表之萬載尹太平
之蕃昌衢之江山皆有惠政民不忍其去今則又調般陽之蕃
川以常情窺之似未始否也豈非以其同時並進者或晝三接
而歲九遷而已獨遲回于州縣之間者耶不然則其字曰泰理
不常泰否必承之無否而先自否也吾聞之恬于崇卑利鈍之
際而憂深思遠者其為君子乎若夫中人以下其視也不出于
尋丈其聽也不踰于墻壁是以器之本窳者未盈而先覆趙之
過疾者欲達而反蹶也禍而後悔害而後懲不亦晚乎今用是
以扁其室無乃自寓警戒之道為嗟乎君之年方艾而未者服
官政之日長也而慎重若此其能他日以功名終者非君其誰
是為記

棣華堂記

臨川雲林之山廣袤幾百里傅氏世居其間以明經顯以武斷
保鄣里者前後皆有其人其居于白鷺者兄弟三人長梓字元
達次煥字元明次魯字元宗甚友愛也能遵其先人之命毋析
居異材故自名其堂曰棣華蓋取詩棠棣首章之言他日来謁
記于余、諾之數年而不酬忽自念曰言之求無乃欲益聞乎
李正卿嘗録事平江為余言平江有某氏者兄弟三人父毋終
孟生殖仲應門季幼唯嬉游不事、二兄詬弗後且嘗索酒肉
以飲食其所與游者又之二兄謀曰季也殆不業乎莫若分而
聽其自覆既分季置酒召所與游者觴而曰吾疇昔孟兄力生
殖仲兄持門户吾無所為故能與諸君游也今則肩負不能從
諸君後矣請由此絶既而生息日滋二兄日乏業歸之者半惻
然曰向賴二兄前公私皆給故長我逸我有分以及我今二兄
之若是其復共乎妻怒曰若往游時若二嫂指及吾面者幾曰

家之索必汝夫之由若何復與共不聽聚其宗而焚其券如初
嗚呼孰謂衰俗下甚絶無君子是厚誣也平居以称度為心者
分則而錙銖甚則聽婦于内交諛于外而無不為其人豈不自
智視彼平江無乃愚乎傅氏固儒家薰陶講貫之日長宜其賢
也彼平江者賤財貴義蓋得于詩書之間耶果出于心自能然
也抑所與游者朝夕開迪而誘勸之也嗚呼至誠之道通乎天
地合乎鬼神可以擾蛟龍可以蹈水火可以冒鋒鏑或馴虎兕
之暴或感木石之頑矧孝友乃其常分或失其人乎哉正卿非
妄士物故久矣雖不記其所称者之姓名而亦樂為元達兄弟
道也是為記

## 看雲聽雨樓記

樂平陳子構二樓于屋室之旁一以看雲為一以聽雨為李存
聞而謂之曰夫世間之物有形有聲者何限陳子之看聽獨專
于雲與雨者何邪且雲之與雨油然而作沛然而下而後吾之
所以看之聽之者隨之或玩之而有悦或厭之而遂悲不知方
其未始作也未始下也而吾之所以看之聽之者果何在邪又
不知及其既作而滅也既下而霽也招之而不可得望之而無
其所而吾向之所以看之聽之者又果何在邪又不知吾之所
以儻焉而看儻焉而聽者與其油然而作沛然而下者果有以
異乎否邪又不知雲之與雨其形其聲千態萬狀至不可以象
類言者亦有意乎人之看聽而然否邪明乎是則雲即我也雨
即我也庸詎知夫子之所以看雲者不猶雲之看子邪子之所
以聽雨者不猶雨之聽子邪非看而無所不看非聽而無所不
聽則將于二樓之間目之所接耳之所遇足以證此理于無窮
者又當不專在乎雲與雨也

## 心隱堂記

胡君茂卿以心隱名其堂請予記之予曰迹之隱者或為人之徒心之隱者多為己之徒是故文茵華轂有不足為之貴也巖居草食有不足消其馳也茂卿市邑人也堂焉而名之以此其無乃有志于為己也欿然心也者惡乎而謂之隱惡乎而謂之不隱謂之隱也亦何所置之謂之不隱也亦何從執之初茂卿以通敏得推擇為縣曹余觀夫世之人未有所立而遽從事夫政也充詘乎聲勢之塲汨沒乎貨利之淵其于日用之間亦鮮有不憧〻焉而不知止滔〻焉而不知返者今茂卿則泊乎殆無慕于外翛乎殆無所蘄于人之心也雖謂之無所隱焉盖不可也然其于斯堂之間隆師友以導子弟惟恐其不為善人時尊俎以洽故舊惟恐不盡其歡心以巾以帚而未嘗纖塵也或琴或書而未嘗虛几也爐有焚也瓶有折也堂之傍又有一畝之園花木果蔬必身理之宜鋤而鋤宜鍤而鍤瘁而糞之藁而滻之〻心也果謂之有所隱焉亦不可也然則初無隱也亦無不隱也茂卿能于是焉觀之則予雖為若記斯堂也而寔未始有所記也

## 雲錦觀記

上饒龍虎山二十四巖之下有方石焉望之爛然而紋相傳曰雲錦石漢天師張君嘗鍊丹其下後之學者從而廬焉宋崇寧中得賜額曰雲錦觀已而廢于兵紹興間有周昌臣者始葺于鐵爐原未幾而昌臣死遂以復廢淳熙間都錄劉君用光以道術顯于時有撥賜沒入田而以食其衆慶元間倪元興病其卑隘遷于楊家塘旁有古井謂能時出五色雲氣似更與雲錦之名宜者然苟合而未完　世祖皇帝一天下貴清靜之教上清宮道士葉君繼靖住持茲山他日因循觀而南可百步顧而左臺山右塵湖前為應天諸峯而後則雲錦石也因喟然嘆曰茲

豈非天與神授者耶遂議以改為請于主教真人而許之大宗師吳公亦親為之按行耆德傳君應辰又助之役為殿堂門廡凡若干楹庖湢庫廐各以次舉共為工一萬二千有奇嗟夫吾嘗經行茲山間亦甚愛其廉厲潔削洞穴祕恠而草木蒨潤宜乎慕道高世之士擇焉而居之殆紛華之竟不交于前而塵垢之事罕及也然茲觀者再廢再興凡五遷而始定其無乃有冥漠之相為勝幽之尤者邪夫如是則其于制鍊吐納之事將益靜而益專成于已而及于物者必矣葉君字克承儒家子其先古睦州人秀而通茂而有恒大德中嘗從開府大宗師張公于京師堊書授全德純素通玄法師教門高士紹興路瑞應宮提舉知宮領本路諸宮觀事既又捧表闕下再命提點雲錦觀事云至順元年八月十五日書

番易仲公李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 番易仲公李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 序類

### 贈祝蕃遠序

大學之道不明於世久矣繇士大夫靡然以文藝相許與至有能自持而不流得之於千一者則又譾〻踽〻焉何斯文之未幸也上饒陳先生立大潛心於聖人微言而履踐之未嘗一泥於訓詁蓋二十餘年而人莫之知也雖其弟子祝蕃輩亦皆卓出於類存欣然慕之將以明年往造其門上承先生之教下取蕃輩之助既而聞有司舉蕃茂才異等宜中其科牒而致之行省去且有日存私心甚惜久則大喜何者江淛之士號多秀敏而又共際於四海統一之時光深弘厚之氣有入於其心脩省變化之言易以相感夫然則是蕃暫棄一存於近而得存於遠者有不可以筭也是則無所於惜而有大可喜者中否於科未

論也

送張仲舉明春秋經歸試太原序

國家以科舉取士〻之選必由於其鄉延祐七年春張仲舉將由錢塘歸就試太原不遠千有餘里以書來徵余言仲舉明於春秋者也春秋聖人是〻非〻之經也故曰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然昔之傳是經者固或溺於意說後之號爲通是經者亦多托諸空言經之不明其來尚矣吾嘗謂使真知春秋者一日而出乎科舉得爲政於一州一邑而推是〻非〻之義以是非其民則吾見春秋之義明於一州一邑者也又使得序而進立乎朝廷之上而推是〻非〻之義於吾君吾相之前則吾見春秋之義明於朝廷之上者也亦豈非夫子作經之意哉亦豈非吾君吾相求明經者之心哉亦豈非吾民之望哉亦豈不大可爲科舉慶哉苟其志不於此乎在而汲〻焉於窮達利鈍之際則其於春秋是非之義爲何如耶仲舉諒直君子也其必審於斯義而非托諸空言者也之行也吾意其鄉之好事者必相與樂推先焉而有司之明者亦將無所失也

南徐紀行詩藁序

南徐荊楊一都會也濱海門控大江山有金焦丹陽吳會連其東漢沔接其西魚塩米麥之商往〻而集前年里有轉穀于淮者謂存可附致一遊時存教授于家不宜曠然以去且雅不便舟中拘縮以故止然念〻未歇也大德十二年淛東西大饑南徐尤甚郡命邑宰汪君稱隱部粮五千餉之君自始發訖家幾百數十日凡慷慨乎登臨之際鬱怫乎事役之餘以至於羽人釋子之所栖息篙工漁夫之所便捷鯨豚之奔播鴈鳧之紛呼濤瀾草樹風帆烟檣以吁以釋者一寓於詩靡遺焉他日以示存盖百餘篇讀之竟殊歡然有得是吾於南徐也可謂不行而

至已矣雖然林岩之士其蔑有貧寒蟄〻如存者乎庶幾君詩之傳之廣也亦必有得存之得者矣於是乎書

江淮運餉詩卷序

士之不能持深守固一遇利害如髮則僩然爲之動矣若是者烏足尚哉紫陽汪君來簿安仁之一月潤飢移粟於郡郡檄君部之君得檄即行泛太湖浮長江帆檣數千里犯濤瀾之掀播觸蛟鼉之隳突虞於盜賊危於疫癘以常情惻之孰不歎其勞苦險遠鬱然而不夷者而君之歸也曾無幾微見於言面方且披翫雲月吟咏情性吊往古之陳迹訪草萊之脩士德業無所施公事無所懈豈非利害素定才智有餘持深而守固者耶他日爲大官臨大事優游容與蓋有未見而信焉者矣好事之君子咸賡歌以美之而屬李存爲之序云

贈貴溪縣梁尹序

百司之接於民也者莫州縣官若也州縣官之恒其位正筆而舉錯之者莫尹若也是故宰天下者考績之際宜於尹焉先得其人則一州縣之民安不得其人則一州縣之民不安國朝縣有監有尹有丞有簿六曹之史有典叅理也制則密矣然豈能皆心於爲民父母者哉假有一事爲或雜舉緐例以嘗其明或播誘兩造以撓其正決而行之則議之以爲專固而特之則訕之以爲私由是而引歲月飾案牘其有能盡達於民情也者幾希梁公天泉來尹信之貴溪縣且六年安仁與貴溪接壤也而公之聲政日聞也果於斷允協於同寮闢公田不勤於細民進衣冠而尊禮之辦崛強而制抑之其亦必精心拔慮人百其才者也今且去也而何君時叔者邑之佳士人也倡爲詩歌以惜美之而徵序言於余是用書所聞焉

贈陳仲達序

余幼多疾一嘗從醫師涉神農黃帝之書下及張陶孫許救十家言欲以稍知疾疢之所由起金石草木寒熱温涼之所由用既而姻友間意余卒業踵相問或内顧而難之則咎余要秘也一八十媪痰吼上氣脈急不穀余曰此血閉病也法當以乾漆三明日死也一女子脹急不穀余曰脈當病可作蘇子湯一劑已稜輩治之不可更醫則孕氣不和證也一女子苦濕瘡脈肥而溢指余曰不害明日作猪苓湯投之已晡時死也一男子温熱上蒲下泄臭出血余曰在傷寒法此爲陰陽離絶不治更醫乃已嗚呼茲事豈易言哉古之人不涉獵以爲名不欺麾以取利幽探於五行之運著察於風土之宜然後審別製劑而中若余者志學於儒家者也不專徒兩失之今絶口不言醫邑人陳君仲達緝其家緒而精心焉仲達博采強識皆出於余而又勤之然不已勤之焉不已亦豈有萬一如吾所爲而吾猶瀆告之者何也愚者之嘗謬而智者之取鑒也

## 送朱可方序

朱君可方退然有慕於晉陶處士淵明之風俾朋友之能文辭者咸述之而僕切疑焉蓋嘗聞諸長老前五十年東南士君子之有志於四方者扃牖然不得過大江一步今幸遇明時際天極地無不交車轍焉迹焉而天子又憂乎林泉之間有不屑於自進而非常調所得者復爲成周賓興之禮以來之夫如是則士之進者或可以少愧而上之求者亦不爲不盡其道矣可方優於學而未始仕也而年又未始老也析經義之精微陳古今之得失非可方所難使一日勉爲旅進於場屋之間有司未必失也然後唯　天子所命陳力就列他日老爲而歸過彭澤舉一觴以告淵明秫田而飲種豆而食籬其菊而逕其松未晚也雖然僕非有動於勢利而爲是言者顧以勤苦而爲

學遇夫有道之世不安於獨善其身者當然也

贈吳伯厚貢士序

自名實之辨末而取人之道以微蓋由来久矣入國朝制天下州郡歲舉茂才異等者二人士之称在茲選者縣郡牒而自達於行省由行省而自達於吏部御史察之國史覆之然後命以九品文學官亦可謂級高詳焉宜得人為者也至大二年春吳君伯厚以牒行過別於余責一言以相奮余曰嗟乎天下至廣也歲牒而往者至不少也亦豈有敏給而文十一如吾子者乎亦豈有為國家典茲事者不能別吾子於群之者乎亦豈有別而要之徒萬里之来者乎亦豈有成其名償其勤不說於君子者乎用是卜吾子之行之必偶也遂書以為贈

贈張舉之宣城後序

國家選人之制上焉曰儒吏兼以為儒不律則踈律不儒則粗然而今之持文墨之長者舉曠放而過情挾刀筆之能者舉苛深而多害難哉人也余居深山之中雖未嘗一涉千里之外稍覽天下之俊羙而近識李君正卿為李君江西人有儒者之温良而無其曠放有法家之縝密而無其苛深必欲試吏而取則李君真其人也李君嘗為廣西憲吏矣見信於其上見愛於其下再調而尉安仁亦如之李君真可則也孔子曰空言不如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今子兼二家之長才而有試吏之志故吾舉李君以為贈則見賢思齊擇善而從之義裕矣尚何他說之有乎

贈張仲舉遊宣城序

君子之於學也上不得名公卿大夫以開之下必取良友朋以發之不然皇皇焉汲汲焉古之人胡為乎爾也徐泳中嘗為余言宣城江東上邦也而憲府之所會也吾客居十有五年其大

夫来者無不文墨論議以降接士儒其士子第之遊從者無不
遜順于訓克於有成其主人無不時月禮致問遺以安美哉宣
城之風也余懷為未之能往而張子先之張子中州人有氣義
其文辭慨然慕先秦西漢其詩慕晉魏盛唐勤業之餘頗願從
事於當時者也而之行也豈不見接於名大夫不見接於名大
夫亦豈不得良子弟從遊哉亦豈不遭賢主人以相處與哉

## 送寧國李摠管序

延祐元年冬制江南東西道及浙西道民先自實土田時李侯
某為寧國明年六月省命侯来視饒州之荒乙卯及安仁丁未
是為七月之朔侯從邑大夫謁孔子廟覩士輩之放踈視門廊
之汙槩咨嗟久之進諸生而謂之曰學校之所以隆於天下者
才夫人而已耳今國家復尔身廉尔食問辨則尔師淑息則尔
舍　新天子又以貢舉吏尔屬尔屬宜少自慎貴已矣若夫膠
膠焉於斗升之獲者是走ㇾ賤人之事也非士君子之行也故
曰細人也服利君子也服禮ㇾ也者敬而已矣為人子而不敬
失其所以為子為人臣而不敬失其所以為臣才也者才之為
人子為人臣之義也雖然吾為多言矣亦蓋有尔侯尔大夫為
於是諸生皆深然而思躍然而喜退而相與為詩以美侯之教
而俾某也序其首云

## 送王既明序

延祐二年秋八月壬辰雲錦山道士王既明奉其師嗣師吳公
之命往主夫閩臨水廟神之祠過別於余且徵言為吾聾自禮
樂刑政之微而鬼神之教始著雖若幻若荒若不可度且詰者
而善惡之復殆無毫髮舛爽為君子明之衆人昧之是故或憑物
而言或假寐而通或交於陰陽之際或震於疾癘之間吾嘗以
為上古之世之人日要遷善遠罪宜不待夫尔也故我朝歲徧禮

名山大川屢增祠宇之秩皆所以敬鬼神輔政教也今子將夙興而夜寐贊乎神而接乎人陳其禮幣所以齊其心也通其言毋致其濫從其俗毋徇其荒因其中之有敬也因其中之有懼也導之為孝弟為忠信焉如是則神之所以臨夫人者有不皆在於驚動禍福之求而人之所以贊夫神者非徒私於牲牢圭幣之餘者也抑吾又聞臨水女神也閩人相傳其親死於妖憤且暴之亦死焉果然則孝心之烈登諸國典而食是邦也不亦宜乎

## 別汪子盤序

余以鄉試來錢塘遣與友人新安汪君子盤會焉相問尊若幼無恙外君以別後所為文示余其辭氣多嚴重簡寡有以知其用心專且勤過於余也余數年來得師於上饒問學之際大抵謂聖賢之業之見於言語文字者無非明夫人心而學焉者亦必於此乎究余則退然而懼惴然而省庶幾乎求免於雜而桔也而疇昔之知余熟者豈有多如君家父子兄弟者乎尚賢而樂於聞善亦豈有多如君家父子兄弟者乎深願與君共論而舍館遼相去遠甚相過又輒不遇既又迫東歸而君徵言至於一再思不可重相負也書以為別

## 贈浙道士程能靜序

余曩年館于邑之崇真觀有道士劉某者處州松陽縣人也相與處數月屢言居松陽之卯山、有玄乙堂橘趣菴其所營也請余文焉予意其嗜尚不類於俗為之記其堂與菴且賦其歸今殆六七年每思之隔千里他日有程君能靜來自浙氣甚清閒其居則劉之邑里也謂劉近所為事甚悉予喜如得劉也久之亦以贈言為請其再四不異於劉余有以信夫文雅之習多在於浙見於老氏者已如此儒而好學者必何可勝言由是相

率而詩之者五人予則序其故并欲以遺夫劉也

## 汪稱隐安仁詩藁序

至治初元之秋新安汪君稱隐以書抵僕曰吾主若安仁簿時凡賦詩若干首願子序之顧僕也亦何足以序君之詩然意君平生之所更嘗者多矣見於文辭者亦宜不少而獨於此乎徵言其以僕為斯土之人游從之舊有以知其賦物之情切託興之深遠欲君嘗由夫安仁調而為杭之錢塘及今則爲金陵篔庫錢塘之為邑也土地大民物蕃方伯連率之所近涖百司庶府之所交集朝徵而莫役星飡而露止篔庫之間則會計之勤稽檢之密變通之利或不周於細激委輸之重有不遑於寢飡豈不自念疇昔之在安仁也土無百里民不滿三萬家退食之餘則所與先後而左右者皆逢掖其衣章甫其冠者也興之所到有不自已條然而成大篇悠然而成短章風雲月露之態於我乎莫遁林壑泉石之勝於我乎無隐亦何暇計其位之卑邑之陋耶但見吾詩之日工且富耳故今茲雖於叢劇之餘而猶玩乎其時之辭諉諸朋友以章之者僕於是乎或有以窺君之心也然則古今天下之事無小無大蓋誠有難者矣惟君子求所以易其難耳害之熏灼固猶火也而利汨溺亦猶水也苟能於此而兩忘焉則此心之良直而達之於事君臨民之際感而見君之名位雖益高責任雖益重何適而非安仁詠歌之時而形之於興觀群怨之音者皆無邪之義也抑亦奚易而奚難將後有以信其進於詩者進於道矣夫至若雅國家之治頌神明之德自宜有大人先生係天下後世之望者爲君不一述之於僕也不腆之言乎何有

## 餞陳又新真人赴京序

夫人之於行役也有遂爲而以喜有離爲而以憂是皆不得其

情性之正者也苟徒具乎觴俎以樂之盖不若發為聲者以和之然非其氣之所孚志之所同則亦胡爲而爲哉至二年冬十月龍虎山中明復真人陳公以其師之領祠官于京師也而已嘗佐之特往省爲真人遊乎方之外者其止其行無喜也憂於何有而吾黨交游之士與其徒從之秀茂者亦從而爲之詩凡若干首俾僕序爲僕聞随世之音形於草野之間者盖著於朝廷之上今二三子之作也懋而豐婉而不淫其殆國家禮樂百年之所致欤且真人之此行也適新天子即位之初必將峩峩其冠鏘鏘其佩而服勞於類望之間酒醴之氣圭璧之光有以達其精明天子錫之公卿大夫禮之亦當有任二雅之音如召康公尹吉甫者美且及焉足以備絃歌而永金石使千載之下於焉而興於焉而觀者盖可以草野餞贈之華卜之也抑吾又聞真人之居山中也日與能詩者相倡和或過午忘食或竟夕不事寢由是觀之則向所謂氣之所孚志之所同者亦信乎其有徵也

番易仲公李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送上饒黃熙序

上饒黃君壽卿教諭吾邑數月其子熙來待左右將歸毛與之遊者或賦之以寓畏別之情或詩之以結久要之好燦乎其有章鏘乎其成音而俾余爲之叙余曰夫中人之情得從其親以宦遊者有不間於位之崇卑勢之間要往；以娛目騁懷爲務至或有嗜利之習淪入髓骨者亦或有徒荒蕩而不知還者雖將以廣其聞見遷所以溺其身心如此而可惜者比；而是今熙之留此也從琴師交吟友及其歸也則求言請贈唯恐離群而索居嗟乎其今日之所養固有可見而它日之所成獨不可得而前知乎

送龔太和隨天師入朝序

皇帝即位之明年詔江南張天師入朝八月丁丑天師行遣其

徒之才且藝者賢有德者壯可行者若干人從而番易龔君太和與為吾聞天師每朝覲時國有大祈禳則命之天師帥其徒為壇而醮為懸鍾磬陳寶玉立五方旌旗其響應往來如桴鼓又眷其在道路也民有疾癘輒扶老携幼滿其車下甚至壅遏不得前天師則戒左右宿符籙盡而佩之俾一一得所欲而去嗟乎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與於此宜乎大賚於朝而有以及於其人也君今之為是行也吾見其被璽書而列於祠官也有日矣於是乎書

## 送章巡檢序

安仁之西壤與臨川接其細民習於輕悍一有水旱輒群聚相剽刼富家巨室至夜不能枕席余兒時有淮人方君某者來為尉尪然長不滿五尺善騎射有膽氣三年所撲滅窮根株不少至今西壤人畏之而一二餘老兵猶能設數十年間廢政理修歲無大饑咸安生樂業而警戒之吏又往往以其暇裕撓民訴訟縱卒旁午雖幸以伐去然鮮有全善譽者章君齊賢之來為白塔也律己以廉取下以莊而白塔政為邑之西壤齊賢居官凡五年如一日今其去也自其鄉之大夫士以至於販夫牧子無不誦其美而懷其安異時使者之行部及有司之吏議皆未始有所譴訶信乎其能官而有譽也欤昔方君之去安仁也年已踰五十吾嘗謂使其人居邊殭得自部一卒已上亦必有以立功後不知其何如每惜之今齊賢之去白塔也才三十餘年而輿人之論謂方也以才章也以德其所以逢時効職雖若有不同然者是皆人所不能忘也故因獲序諸公餞詩之末而併及為

## 劉道士煉丹序

余未始讀神仙書蓋不通其制煉金石之方今醫家所當用亦

十餘品而或離之以草木臭味其扶陽抑陰救危疑於倉卒之際殆亦仙方之餘而養生之所不可無也然精其事者率多隱於名山大川之間惜不能徧訪少探討焉冲虛山中道士劉範者頗有志於是嘗語之曰古之君子凡所為者先其義而後其利故義著而利隨之況丹者人之所服食尤不可以苟按本草朱砂生符陵山谷形如箭鏃如芙蓉花者良出他土者率不及其碎末者特繪工取耳又諸石或火煆醋淬擣須千萬許或水飛研如粉無聲不爾著人腸中能作癰夫九而售之誰得而辨為在於不自欺爾不自欺雖欲坐進於道無它岐也況丹之必售乎吾愛範之貌魁然氣藹然故其所以望之者有將不止於是焉而已也範字彥基又知讀書蓋儒子云

## 送玄卿入朝序

至順元年秋九月龍虎山薛君玄卿復遊京師其鄉人何素率其友之能詩者若干人咸賦以餞之而俾番易李存為之序存曰君之往來京師也數矣雖萬里若邇邨左然至則有大宗師為之依歸行則有供給之裕而無旅瑣之況也似於人無所改視而易聽者而何以言為頎君素有能詩聲往在京師時凡公卿之好文辭者必交其歸而居山間也非清流勝士則不與之接然則倡和之樂在彼而離索之憂在茲矣是以懷慕繾綣之辭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孔子曰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由是觀之則四海之間千載之下蓋或有因是而推知其為人者矣吾之叙也烏乎辭

## 復送薛玄卿入京序

世祖皇帝平江南上饒張公以黃老言進得賜號大宗師出入禁闥者凡四十餘年張公往矣而番易吳公繼之由是其徒之魁奇俊拔者皆彬彬為往來京師以為常庚午之秋薛君玄卿

復行其交游間無不詠之歌之以為餞何生太易集而成卷嘗
俾余叙其端而臨川彭舉復得若干首亦徵言為余曰君之行
亦光矣是何詩之者之多也或有以美其實或有以勉其所未
至其得此於人也亦必有道乎雖然吾竊有私焉吾幼而多疾
今駸〻乎其老矣學不足見知於人才不足為時用也日食米
一升酒再觴尔夫豈不知自重者哉顧古之君子亦或有尊德
樂義而嚣〻然以遊者而吾獨無是心耶吾喪親既已二竪子
且長能聚糧治裝斯亦遊矣游必先京師其必以君之
師生為東道主下榻之餘借之以一馬導之以一奴望宮闕之
儒麗閶明堂辟雝之制而瞻太駕之北巡也其於公卿之間有
果能以尊主庇民為已任者吾則求往拜之後来之英有自視
不碌〻而能虚心委已者吾亦願與之語然後翱翔乎灤河之
上少栖息乎西山之阿其去也則道東魯禮先聖之遺像訪三

家之子孫如是而歸則終焉而已耳然不知吾之行也果何時
耶又不知吾能行時君無它役而在京師不耶又不知吾及京
師而君無它役其相與之意有不異於今日不耶姑因是叙而
要之亦以塞彭子之徵云耳

## 老老堂銘并序

金溪彭萬里年五十而喪配義不忍再娶顧男女若干人皆幼
於是迎其外姑李氏於家以老因扁其堂曰老老進士朱君元
會為之記而請番易李存銘之銘曰

人生伉儷不幸不齊異母異情幾續而睽顧此呱〻孰恤長之
賴外姑存未及于哀亦豈忍心下坐吾帷朝飢莫寒庶有所離
或哺或縫吾女之兒母見子〻足忘其悲子見母〻慈而益慈
女長而笄男壯而妻薦其甘香羅拜歲時孰謂人老非吾老為
休哉彭君裁變而宜

## 送張平可序

皇帝四年詔天下以科舉取士秋僕與於州縣之貢歸自錢塘訪舟王山縣遣與豫章郡張平可同載而下平可為老于法其眉目江山風雨之色蒼如也攜二侍者一奴謂其所從來則由真而楊而潤而常而蘇而秀而杭而嚴而衢而至於此時且半載水陸且數千里僕意平可慕乎玄寂者也亦何故不憚數尺也頃之平可又謂余郡有開元觀者久廢吾佐吾師徒手起廢逾二十年而宮宇以完今教主大真人更名玉虛因諉吾提點之吾慮夫無飯吾徒者是役也謁財諸貴富者而田為僕偶於平可有感也近經上饒道中所見通川橋梁凡五六大者至百楹緊其兎石椽桷構結黝堊之費動數百萬錢而皆白蓮社中人成之彼白蓮社中人非有公卿貴人之資率多行乞四方亦或伺夫過車馬也者而丐聚焉嗚呼不亦難矣乎哉雖耳見未出於求福利者而亦博濟之餘義吾則於彼重有感也大江以南學校之間廩粟之多其名為禮先師修宮墻瞻城後學者也而來董其事者得不狼戾其間至鮮矣固不當貴其丐貸有為如白蓮社中人者亦豈敢望其竭心力圖祠事於永久既宇且田以安夫後如為老子法之平可者乎嗚呼何其儒者之不競也而往:又卑之弗口以為儒者之業豈於此乎在雖然是豈有聖賢踐修之實特假夫潤論以自解者耳益以蔽其心之不愧於彼也故書此以嘉平可之志亦庶以白夫吾黨之士其或有然吾言者否也

## 送劉縣尉榮甫序

仕於時者非但無賄之為難而御吏之為尤難苟如無賄已不為狼饕為攫攫者之所動搖效甘薦脫者之所蠱惑而不免乎來者之誅求僚友之酬酢妻妾之奉服食之美未有不中道而變

焉者也無賄之難不其然乎其或確然有以自立毅然有所不爲知食君之祿除民之害而無私焉者義也盡其在已而無祈乎其上脫有不幸出於防閑之所不及者命也如此則曩之所謂難者又將有不難者存州縣之胥諳練乎民俗之情僞慣嘗乎官長之巧拙自其幼而學之壯而行之者無非欺公罔民之事盖其祿不足以仰事俯育名未足以取青拾紫使者之行縣稍有風力而振舉其職者械繫箠楚朝施夕用彼亦何苦而爲之故放其良心而不知求者亦其勢然也勢既如此則其念〻之間何適而非私彼其所掌者分而官長之務揔彼其所資謀者衆而官長之黨寡至又有同僚之暗謬者則託之以為腹心編民之豪黠者則援之以爲黨與御吏之難不其然乎其或明足以燭微而不為其所昏蝕通足以合變而不為其所陷穽右吾之誠或有以革其面奮吾之斷或有以折其姦如此則曩之

所謂難者亦將有不難者存然能無賄而不能御吏則其政多出於弱而無以及乎物能御吏而不能無賄則其設施多出於術而不可以訓今縣尉劉君榮甫其於無賄御吏兩有所長者與君薄滋味敝冠履臞然一布衣也出無車馬則杖而徒若未嘗有祿于時者而其廉稜介厲之氣人不敢干以私它日嘗攝邑事吏胥之狷玩者往〻為之屏氣時塩法甚嚴也而君則稽市肆之貿易而貪者不得以偷便郊郭自寧謐也而君之宵巡未始以寒暑休嘗指其卒徒而謂人曰若屬文股肱操凶器習鬬事雖曰所以弭凶也而不旁緣為凶以殘吾民者幾希一有縱横必痛繩之又嘗親邏境上異時之行者每託焉以即富貴之家戈槊旁午鷄狗爲之不寧君獨裹粮橐飧莫則求為仙佛者之廬而栖焉又嘗曰為人之道正而已矣雖正之為義有精有粗而君之所為殆亦出於天性不皆矯激以為名者也上府

之聽譏嗾者嘗欲擠之而公論卒不可泯使者之不辨蒼素者嘗欲抑之而微疵終不能以深中嗟乎非無賄不弱而有及於物者乎非御吏不以術而有可訓者乎今聞廣東憲大夫盖有知之而檄其入幕者矣御史王公又復列其政績于臺矣去此而加勵其平日之志益廣其化民成俗之方將有及於物而可以訓者益不細矣吾黨好義之士惡得不樂為文辭以勉之哉

贈李晉仲序

吾聞金陵楊公志行之為人也屹立而不阿其涖官也靳然不可干以私心切慕焉他日得歙人汪君稱隱書謂嘗於京師識公〻為記其堂與菴文甚奇而倦書不能寄也其甥李晉仲教授餘干有繕本可試從晉仲索觀之未行會江右道士聶以此從餘干來嘗謁晉仲有其文亟取讀之初不能以句若崖崩岸斷上下千尺而輕禽捷獸莫之能緣也若飯糗茹草於窮山絕谷之間而肉食者自鄙也若車馬於羊腸九折之途而銜轡策彗之嚴斯須不能忘也遂益有以信公之為而以此又謂晉仲亦綽〻有舅氏風由是不但有慕于公而并願識晉仲焉天曆己巳適惟賓興之歲七月之朔客有以晉仲將行告者僕曰余固未識晉仲者也而謂之不知晉仲可乎其行已其績文固皆有所自來雖已受命而及物之志政尔未自歉是行也升之春官而進對于天子之廷者非晉仲其誰乎而干越之友亦皆褒然以功名望之形于詩歌者成卷僕因得以平昔有慕于楊公而并欲識於晉仲者叙其端云

贈趙舜咨奉母之晉康府史序

上饒趙君舜咨以儒家者流爲晉康府史至順癸酉之春會有江右之役便道過家奉其母以行其鄉之交友咸為詩文以寵餞之且有介其徵言於僕者僕曰吾見吏于廣海者多矣往〻

因其物產之富貨寶之聚而民俗淳且愿也則從而魚肉之夫魚肉之者負君命而失民望固不待論求其所以樂其身以封殖其子若孫者尤不足論姑以其名稱美者而言則將必曰欲有以娛悅乎親者也夫孝子仁人之於其親不使有一毫憂懼於其心國法至密也人情至險也娛悅于可指可視之間而憂懼于不睹不聞之際娛悅于俄頃而憂懼于無窮娛悅于政刑之所或免而憂懼於鬼神之所不可逃果得為真知愛親者乎今吾子之往役于彼也旦而興安親而後出也莫而歸安親而後息也是肯以一毫憂懼其心者哉量祿而制用輕暖于身者雖未備旨甘于口者雖有時心舒愉氣和平也心舒愉而氣和平則六淫不能賊也六淫不能賊則雖歷險阻犯瘴癘若不出戶庭然子毋疑吾言方今朝廷清明賢公卿擇士如恐不及自求之福終來之吉蓋將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送陳德輔之金陵從閔先生序

夫理有所未燭而過有所未知苟非上智其誰能免不然犯霜露起險阻躬樵爨甘虀鹽古之人亦胡為乎然哉蓋其信之也不篤則其求之也不勤其求之也不勤則其得之也不實疇昔之歲覃懷閔君來遊吾大江之東而上饒陳氏最先客之其為教也凡進退揖讓之間奔走使令之際苟有差忒毋或假借其講說經史條貫悉備若網之有綱若穡之有秋與之處鄙背之氣將洒洒然而自消既而移家襲慶而陪講于郡庠吾不見且十年矣至順癸酉六月某日陳氏之子輔不遠二千里往求焉以卒其業夫師之賢善教者固未易得而子弟之勤且勇不足於已能不難于未聞不膠膠於故常之習不屑屑于囊橐之費為尤未易得吾用是有以知輔之此行也必將有所成矣況金陵為公卿大夫之林苟有餘力更能求其仁者賢者而善事之

則輔進也又將有不止于吾所期焉而已

贈章德輔遊京師序

余往來貴溪上盖二十餘年溪之南有山特起多恠石佳樹為弦誦之堂為冠褐之栖余皆累〻遊焉獨其山之既曰五面石者未之見也相傳謂唐吳緬讀書之所訛而云然意其間必更奇他日果聞為兩石相倚若破而不合仰視其光細而且長人號曰一線天其下闃而深呀然而有容余欲遊之而未果既聞龍虎山中道士章君樂宮其間宮成命其猶子德輔主之余于德輔有同舍之好盖謙靜厚和君子人也亦屢欲招余遊往〻以物役孤其意然未始忘也方將以明年春援琴挾册其間以有德輔為之東道主也憩盤石涉清流雖累月經年宜未吾厭忽一日德輔過我謂將為京師遊且徵言焉余咲曰吾方倚子為東道主以少息夫嘐〻擾〻焉者子其知之而姑為此以拒我耶殆不知而出于偶然也人之于其行止也有不可以意焉如此哉今吾子之於是役也一以觀京師之壯麗次以習宗壇之威儀問辯于縉紳之林而翺翔乎鄒魯之郊聞見者宜日廣而更嘗者宜日多也其毋以我為意吾且為廬阜或武夷行也

逢遇録序

士君子所逢遇之不齊而或不足以汨其心移其志者古今天下盖所同也横槊而賦詩乃在于遇敵制勝之際而掛經于牛角則又出于勞筋苦骨之餘上饒翁君以儒家者流而嘗從事於律積歲月可以典州縣之按牘頋乃暫寓焉于征商之官以其休息取古今雜著有足以快其心者而類次之久而成帙自題之曰逢遇録他日寄以示余〻曰甚哉君志之不移而君心之不泊也夫以征商之任嘵〻乎接于耳者無非物價之低昂紛〻乎交于目者無非商賈之往來窮日之力銖〻然取之于

民周月之閒則又挈、然輸之於府田禄之制不及而資格之限甚嚴其所以取給于朝夕者私其贏焉而已耳吾嘗以為雖甚賢者而處此亦不免有以奪其氣而怠其守而君則獨不然且今所集之書無慮數十家亦無慮數千百言取其所可取先之事實以厚其本次之輸墨以發其文旁之方外以暢其達終之諸諰以破其拘然則君之所以為人者其庸不可知乎方今名藩太府之閒公卿之賢者多矣而君亦豈久于征商者哉必將有禮而致之幕下者它日而進是編也夫豈無一言足以動其心而及于物由是觀之則是編之有庶乎其不徒矣

番易仲公李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番易仲公李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序類

贈鄧深秀地理序

安仁之東南有山蓄、然在百數十里外者臨川之雲林也每聞其閒特起而為峯者凡卅六峯之顛泓然而為龍湫者亦數四清泉懸流下注良田數萬畝歲大旱不飢而自昔多鄧氏居之而鄧氏之貴且顯者文且藝者前後蓋相望也余生晚不能皆親薰而炙之今曰叔儀曰汝勵曰季文曰謙伯咸好學而多材而當辱交余元統甲戌之秋則又得深秀焉其氣盖以和其神清以長問其所成名則曰吾素嗜陰陽家言也余曰子之藝其必精乎近世之業此者或負販之流子既有詩書世澤之遠以為之本而又有里居林泉之勝以助之養泊乎其中而蔚乎其外者非偶然也抑吾又聞雲林之山東連閩西接贛數百年

来以陰陽名世者不出於閩則出于嶺今其徒交遊于東南数十郡聞而吾子之居遠當其中歲遇而月會之朝漸而暮磨之則其于斯術詳而不苟也審矣而余又樂於数夫節氏之多材且賢者而及交之也於是乎書

## 送魯伯明遊廬山序

至順癸酉之秋里人魯景請曰景也有千里之役将以陟匡廬浮漢淮窮聞古之相交友者其出處也必有言以為贈是役也不無望於執事者存嘆曰人之生也果可以不遊乎哉栖栖乎庭戸之中而恤恤乎壠斷之間其能自拔而不至于溺焉者幾希然有其志而無其時吾不得而遊也有其時而無其資亦不得而遊也有其資而或不能不憂乎其後亦不得而遊也今子之年方壮也子之居有清溪脩竹之勝環以壌土勤力其間無飢寒之憂子之親光潤之氣浮于眉頬子之兄弟皆足以力門戸子之子姪皆能以親師友若子者可謂有其志有其時無所慮乎其資而憂乎其後者矣子而不遊其将誰遊然則登車而攬轡蒼々乎吾之先左右者孰非拔地之崖谷解舟而掛席浩々乎吾之先後者孰非浮天之波瀾耳目溢乎奇偉胸次無所滓穢則超然之思廓然之氣誰得而禦之它日之帰吾将有所驗也

## 贈于子中入京序

元統甲戌之秋于生子中来曰中非有他材能者不自意将為京師之役先生不可以無語我應之曰吾山澤之槁也何以語子々既不肯自汨没于草莱之間亦可謂有其志矣有其志盍必有其用也吾聞之少年俊往之氣離其嚴父兄而外者所當敬其身慎其言而已耳敬其身母遊母酖于酒遊斯荒酖斯疾慎其言母妄母佞妄斯憎佞斯辱矣方今取人之途甚多子苟

信吾言則將自有知子而揚子者矣子勉之

送張玉良入京陳言序

元統二年歲次甲戌十月邑人張玉良來曰僕也雖生長草澤然稍涉經史不肯自碌〻昧〻故凡政治之得失未嘗不関于心苟有所自信輒識諸櫝今將陳之闕下鄉之先輩或辨義利以教我或指昔人之迂且狂者以戒我吾子獨將安贈余曰新天子明聖三公九卿百執事多賢也子所言者雖不敢請然吾聞振衣則有領揭網則有綱不得其領則顛倒而不序不得其綱則紊亂而不張是故志其大毋截〻于其細求其本毋究究于其末以百執事之所宜為者而告之三公九卿則瀆矣以三公九卿之所宜為者而聞之　天子庸非瀆乎是故膠于古而不通則腐趣于時而不任則偷方今朝廷采言者如恐不及亦豈有言之當而弗采乎亦豈有采之而弗行乎亦豈有行其言而弗顯其身者乎吾用是有以卜子之行之不徒也

送道士劉彥基入京序

余兒時見冲虛山中道士胡君可善年八十餘兩臉常如渥丹邑有醮祭必可善主之登壇揚言涵〻如撞鍾間披氅衣曳竹杖遨遊廊廡間可畫也其下為張君毅可亦氣貌恢然實能嚴事胡張之下有陳仲達者涉經史又博通醫經識藥物療疾病良已年與余相若也而交最深每相過輒竟日窮宵清言有不知世累之自遠也胡與張相先後以老死仲達克世其業猶二君存時又其下為陳則虛尫然若不勝衣雖生長闤闠而諄〻惴〻猶深山窮谷人則虛之下乃又得劉範焉範晳澤而長身趣向亦甚不卑亡何而仲達早世思見之不可得見則虛如見吾仲達焉既而玄教大宗師吳公置之幕下留京師且十年欲時見亦不可得苟見範又如見則虛也它日範忽來告曰範將

省吾師于京師余歎曰世固有親父母昆弟遇毛粟利害得失輒白眼反唇相視猶途之人甚者如怨家仇敵者何也無它重利而輕義也今子不遠乎萬里不憂乎歲晏聚餱粮犯氷雪凋零於羈旅之際蕩凡乎舟車之中汲汲焉唯師之求可不謂加於人一等乎與之厚者咸賦詩為余得以推其好修尚義之所由來而又私不足於其往而朝夕無與遊且言也遂書諸卷端云

藍田八詠詩序

藍田八境者閩道士則齋宋君之所名也君嘗創觀于長樂縣之勝地而居之而得額曰真元凡觀之前後衍沃而為田者曰藍田有橋焉曰藍橋因舊名也相傳古有藍氏主之又謂向居是者嘗種藍以染橋之南有仙人峯以其群山卑卑峯放而此獨超然若仙者之於世俗也又南有紫薇峯以是花多產其上也益南有青牛嶺東二里許有隻髻石皆似而名也然謂之青牛者以老子嘗乘度關美名之安得如老子者復來斯世乎此有從龍嶺雲氣之所自出天苟欲雨則蒼蒼然歲旱土人于是焉為卜雨也又北而南為還源洞流之所自出也是八者皆宋君之所遊息而吾黨之士或詩之或賦之鏘然而金石奏爛然而錦繡敷而未已也夫宋君學仙者也顧乃眷眷然于鄉井鈞遊之舊何耶然吾聞仙者之于境也蓋寓焉而無所累焉則將必乘飛雲馭長風而遊乎八極之表而何以藍田之境為于斯時也其視吾黨之所云者又直夫塵垢粃糠而已矣作藍田八詠詩序

和吳宗師灤京寄詩序

元統二年夏玄教大宗師吳公從駕上都嘆帝業之弘大覩朝儀之光華賦詩二章他日手書以寄其鄉人李其且曰苟士友之過從者宜出之與共歌詠太平也於是聞而來觀者相繼

傳録于四方者尤衆咸以為是作也和而莊豐而安婉而不曲
陳而不肆其正始之遺音孚夫大宗師以出塵之姿絶俗之氣
主朝廷祠祭之事猶不肯以終食之頃少忘于弦歌之間昔王
季之始基也柞棫斯拔宣王之復古也牛羊為群此其細事耳
而詩人且雅之頌之仲尼亦存而不刪今國家之大際乎天而
極乎地開經筵以廣聖學設科舉以興俊髦向之馳馬而試劒
者皆彬彬然文學之士矣矧廟堂之上百執事之中如名康公
尹吉甫者亦豈少耶大享之雅清廟之頌宜其十倍于古矣于
是相與鼓舞而賡載者凡幾人雖不足以希望盛製抑亦和氣
之所形於草菜巖穴者然也遂書諸卷首

贈上官叔升遊京序

上官昷来曰昷將有京師之役不得朝夕見願賜一言以自警
者余曰吾年運既往而業不加脩而何以語子雖然吾嘗聞之
師矣君子之于自厲也莫大於先靜其心心靜則視聽言動皆
得其正矣曰然則心無體吾不得而執也心無臭吾不得而聞
也果惡乎而靜曰寡欲而已耳目紛紜然接于吾之目者皆可
欲也造次然入於吾之耳者又皆可欲也亦惡乎而寡曰至聽
無聽至視無視非為之為全神守氣由是而國有忠臣由是而
家有孝子百祥具集諸福畢至內馳外滯徒以汨吾智而終吾
世是謂天德之棄昷再拜曰謹受教矣遂書以為別

贈何謙光遊京序

何君大方之子曰柄字謙光言曰柄將舟經乎廬阜之陽浮長
淮泛黃河遊邹魯陳蔡之墟而因以達夫京師吾子柄父之執
友也其何辭以贈我余曰吾賤者未嘗習進取之方吾杜門未
嘗更遠旅之事其將何以告子雖然子之名字固有取于謙卦
之義吾更為子申之若何夫柄也者所執者也謙光也者能執

夫謙下而道自光明者也天
不謙天地鬼神舉惡之矣天地鬼神舉惡之矣而世或猶有不
謙者何哉見我而不見人也何以謂之見我而不見人也吾苟
有一善焉其心曰我善是人必不善是苟有一知焉曰我知是
人必不知是我長而人短也我大而人小也我多而人寡也夫
如是則其聲音咲貌初不期于不謙而自不謙矣是故古之君
子有聞言而輒拜者有克已以為仁者今而翁以是名子而師
以是字子其愛子也至而子則又能盡心為親師
取友而不倦州閭鄉黨之善士而猶以為未足也將求之京師
之會四方之廣守焉而弗失行焉而益著亦可謂尚志不自陸
沉者矣在書亦曰謙受益它日之歸吾將改目而視子之容易
耳而聽子之辭富貴利達蓋有不足言者矣

送劉則誠學録序

余與覃懷閔君仲魯皆學于上饒陳先生之門先生歿去家維
揚踰二十年不相見其神清以衷其質方以正其談經率詳明
敷暢使人深聽而翛咨消余雖思之而駑不能具舟
命駕多見其不如古之知已者他日餘干刘則誠来吾山中預
言家有別墅維揚得與閔先生游者再歲仲魯素風儀整然而
則誠進退之禮殊有師法當見薦于淮東憲使淳録高郵儒學
之官且有日州里婚交賦詩次餞而予序其端因予之曰吾子
方以弱冠之年而得官于庠序之間上有博士以主其教下有
寶叔以似其勞應酬之所鮮及會稽之所不耆當夙興夜寐資
諸人之善而求諸已名之與業胥進而胥長其將有不可界限
者也大江之舟先維揚而後高郵必當拜師門而行試以吾言
質之何如也至正丙戌九月日作

送程用和序

至元四年冬十有一月餘干程君用和將游于京師李存聞而
告之曰人之言曰漁必在淵獵必在藪是故志于當世者不老
於丘壑之間勤于五穀者不出于隴畝之外然則駿明非自言
也則國卿安得下堂而執其手甯戚苟不扣角而歌則終于下
里飯牛人矣是故信其有以自達也不必媮于自前也況吾子
敏而周通而不隨其必有所遇合于是行也乎因系之詩曰

秋風起兮山葉黃歲且晏兮浩氷霜子何為兮戒車航携東書
兮遊帝鄉負脩能兮遇明良時不可失兮雖古人其猶皇皇安
得結佩兮相翱翔髮種種兮徒自傷

## 送于仲元入京敘

信矣問學之無窮也然吾聞得其正而無窮焉則愈造而愈深
失其正而無窮焉則愈驚而愈遠吾嘗刺意于文辭詩歌竊自謂
苟得彷彿于漢晉唐宋諸子者斯可矣及獲師友之講明遂朝
夕之循習而後知古人之業莫大於盡心而知性盡心而知性
而後通于天地萬物之情則言語之際有
不求于文而文者矣方將頓于有為而未能而人則遑遑以為
非好尚不同何足怪也嗜屠博者不近于正冠納履之流喜優
獵者自遠于負耒荷鍤之輩勢則然爾昔有五人同席而酒者
其一人甚不嗜也問之故則曰吾夏夫渾神穀氣而事不治也
又慮夫漸胃漬腸而疾也又恐夫傲嫚而人夫所瞻入也
四人者初相與貌咲之久則慍生焉又久則黜之甚若讎他日
酒惟恐斯人之在嗟夫求是非於世俗之下亦奚以異于此生
徒于有興雖迹于老氏之門而穀然不以為非事物之來苟有
一毫攖乎其心拂乎其氣則必相與洗濯剥落以求庶乎正焉
而未已者又將往侍其師而為京師之役數千里之間風氣之
殊山川之阻已有以異于平居几席之安而增益其所不能者

多矣矧夫今天下為一土宇之大生息之蕃開古以来未之有而士君子生斯時者禮樂教化之所及宜皆寛通偉博磊落俊拔者也且京師人物之都會而有興之大宗師張公則歴事四朝恩遇不替而有加其嗣師吳公則隆厚於親而尊顯之又推以及於戚姻鄉黨朋友亦無不周且悉焉詩曰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又曰孝子不匱永錫尔類其二公之謂欤今有興之行内取則于其師外取友于天下所以陶成其美者備矣他日歸動乎容貌發乎声音吾將明目而視傾耳而聽之焉若夫畜私便而尚紛華則決非好古者之所為又奚必煩言而瀆告之也

送楊霆發序

五嶽四瀆山川精氣之所萃也而衡岳獨鎮大江之南去海為最近國朝以来益嚴其祀而崇其神未嘗有巨浸赤地千里之憂且山之中半為浮屠老氏之棲者非一而所謂壽寧宮者境愈勝制愈宏寔岳神之所安也朝廷歳時祈報之使往〻而踵至是故居遊于其間者率魁奇焉至元丙子之歳臨川道士楊君霆發以素有道術一再為其邦君禱雨輒應由是奉其主教大宗師之檄知本宮事將行其弟子楊當請凡郡之名能文辭者咸詩焉當嘗從余遊而徵叙言于余也余聞古方外之士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楊君豈亦慕而為之者欤禱祈之效固出于邦君之誠亦其精神之所感也今則又與於衡岳祠官之次雲霧之所蒸潤風雷之所通暢変化在于俄頃影響見于眉睫欲暘而暘欲雨而雨則其及于物者不更廣且易乎若徒曰會計出入于簿書之間如俗有司之為者則末矣楊君未必然也

送張自賓序

余與宗人同叟幼相狎也稍長同叟著道士服龍虎山中不相

見者動十四五年同叟得清靜之境其文學亹亹爲以進而予則徒汩沒塵埃以老每用愧于同叟也他日以書來數其友張自賓之賢且將遠遊頗有意余文之未幾陳汝欽亦其山中人来臥疾余俟庵自賓一再有書問之竊觀多責善之辭汝欽因謂自賓家在江之右父年八十而康强書無所不讀自賓之居山中也每得其家帖未嘗無規勉之言余益信自賓之賢蓋信自賓之賢蓋有由来宜乎同叟汝欽之與之也夫龍虎多賢德多材藝後来秀懋問學而考業裕乎其有人哉而自賓又得家君之嚴有栖息之安有遊覽之勝有切磋之地過乎人者多矣而又欲徧歷名山大川之間庶幾乎未見聞者然則自賓之所以自廣自成也其孰得而槩之頎予言足為自賓贈亦聊以謝同叟并以勉汝欽云

番易仲公李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番易仲公李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序類

送王伯達遊京師序

余嘗遇臨川王子伯達于河圖山中伯達賦詩以相好予老退愧不能和也他日伯達過予謂將為京師遊時春雨初歇草木明茂予與伯達登覽乎山水之間徘徊乎壠丘之上頌當世之設施論古人之製作相顧以樂信而後別伯達蓋吳先生之門人也其始冠先生字之而又為之說其聞見也固博其講貫也固詳而是行也蜀郡虞公序之南豐羅子序之虞公賢縉紳也而羅子亦東南知名之士也其文章譽之于車或推之或輓之名之彰而身之顯也無日矣于是乎書

送吳秉煥赴寧國儒學正序

學之有正者何曰正不正也謂之學已猶有不正者乎曰去古

遠也夫學也者教也養也教也養也一今之教養也二何以二曰教則弦誦是已養則廩給而已且廩士之有田而無力役粟米絲纊之征古今所同也無力役粟米絲纊之征則其食之也安食之也安則其習之也宜有成然則今天下之名為教者大都有三焉儒也釋也老也彼釋老者有田而無征與儒者同而儒者之出納則剌史縣令得以稽考之部使者又稽考之小有不當則黜罰行焉彼釋老者有司未嘗過而問其故何哉曰儒者所自取也非有司之過也儒何以自取曰彼釋老者雖曰方之外其流猶或未盡私之也至有乞貸以營贍者又安肯私其所固有也乎然則儒獨盡私矣予曰儒之私也久矣其有不私者幾希是以見薄于有司也孟子曰仁者如射;者正已而後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已而已矣友人吳君秉煥嘗教諭桐廬久水二邑已今將往正寧之　郡庠夫寧國者山

川之秀古今材德之輩相望而出而又有憲府帥臨蒞之賢公卿大夫日督而月勉士氣之盛豈有不正者乎而需吾子之來也吾姑發其設是官者之義于諸君子贈言之端以別之而并欲吾徒之自反而無久為釋老下也吳君蓋家學其尊人嘗種松郭外以自居學者尊稱之曰為萬松先生云。

## 送子初饒旭序

余方遊碣石仙岩間臨川饒旭子初自倪陽來會請曰旭年三十有五矣師童子句讀者且十年甚不自益也有晉寧張先生仲舉者絶聰明經史百家言過目輒成誦發為古詩文一操觚可數百語不休其才力過人有如此者又聞有覃懷閔先生仲魯者通經講析詳明御徒屬進退禮節甚辦以嚴苟失過不少假借論古今事雖王公貴人之前無所屈其氣象剴方有如此者又聞有浙東洪先生伯堅者年甚高朋友在千里外時以書

櫝問辨凡先儒理到之言猶搜購手自抄帙其嗜學有如此者旭皆願往見之庶幾益聞而益見乎余喜而謂之曰刀不利不可以割木不斷不可以材水泉之流者腐蠹不能生也種植之耘者草蔓不能沒也今吾子舍其近取其大山川所生國家所養者蓋囂囂然也吾子行乎其無若吾之孤陋寡聞以老也乎遂觴酒而別之

臨川戴氏靈秀庭詩序

去年秋嘗客臨川城中戴君聖可櫝其家庭所生灵芝采示予學士虞公以其父諱庭芝也更名灵芝為灵秀且賦詩云其郡及旁郡之士皆賦之吾聞古今天下之間福禍之兆甚微故瑞異不常見而君子貴知幾焉其禍也自修以弭之其福也益修以將之今靈秀之生戴氏者既華于初年復茂于明年其出于先世積累之所形其亦聖可之身之所致也聖可苟不求言則已求而無益于聖可與不言同蓋美生誇誇生喜喜生墮墮生禍也未若戒生惡惡生疑疑生懼懼生敬敬生福矣然則培之以禮讓而溉之以平恕使嘉禎之氣常蘊而不泄則吾見靈秀之所以瑞夫戴氏者無窮期已因書以為靈秀詩序

贈王聖從序

夫醫工之最難者也余嘗謂其精粗姑未論其心則萬萬不可不仁也相傳盱江黎民壽氏雖高年多不宿于寢平居若亦小甖若生姜大棗若炭必甚蓄昏暮有扣門者輒起而藥之察其貧則問曰家有煑藥甖乎或曰無有輒與甖有姜棗乎曰無有輒與姜棗有炭乎曰無有輒與炭日未晡則從一奴負藥一囊徧步城中病而貧不能謁醫者輒胗而藥之雖寒暑不輟也上清道士劉伯全為余言今江陵有彭漢明者其所為亦多類此嗟乎豈獨昔之人為能然今人亦或有也臨川吳嘉善上饒葛

良範皆儒而通于醫嘉善病痢飲大黄芒硝遂洞下膈痞復謂痰咽芫花大戟益下而卒夫痢多暑毒腸胃法用黄連清且厚之大黄非所先也瘧為少陽邪而治以陽明痞虚復攻之惡乎其不斃欤當二子之自藥夫豈無持難者余甚宽之使天少假之年少更當亦必精玉聖從亦以往故舉天黎彭氏以勉之而復以吳葛氏戒之其不知言者將以余為無所張于聖從其知言者必以余為忠于聖從者也于是乎書

## 送吳文明序

元統元年冬十月陳最初来春正月吳伯儀来夏四月張玉良来五月甲戌吳文明来皆将為京師遊而徵言于予也余日以衰老每為文或累歲時不能成況京師縉紳先生之林言又豈可為然吾聞言不徒發有其事而發也才不自出有其時而出也三代之際詩有采菲之章易有連茹之辭今 天子春秋鼎盛從善如流安仁十室之邑耳不數月走京師而謁文辭于吾者已數輩其謁於他人而行者吾不知也夫如是幅幀萬里之廣衰禮樂百年之薰陶岩穴之間行義之士其有不欣然而起于為而行者乎蓋可以吾邑之小而例之也因文明之有請也于是喜而有言

## 送饒孟性序

醫家祖黄岐言尚矣近河間鎗氏獨發明元害承制之義引喻取譬一何奇哉誠前人所未道且謂疾夫人者率風寒暑濕燥熱六氣尔而熬之用恒十九治之惟汗吐下三法也其徒張子和氏推用三法譬于勝敵草薙而禽獮之不遺餘力夫人之身真苟有虧邪斯入之善為醫者去其邪而已矣邪去而真者固

自若也然則醫豈吾所能言也乎察于六氣而畧于七情非全工也知湯液醪醴而不知針灸非全工也詳于襍候而踈于脉理非全工也氣上而取其下不可以言工邪在骨髓而攻其皮毛不可以言工況時有升降禀有弱强風氣不同服食亦異嗜欲有淺深疾疢有久新其可一施之乎使二子者身為之見之明用之當如合養如啓鑰祖述之者亦豈能皆若是欤或喜其用藥果敢無留難也又或喜其簡易無所事于他說也前乎此豈無專門名家有如神中的之治哉若陽虛失血止以乾姜臟冷作秘通以硫黄下虛卒中涎浮者丹石壓之洞泄不穀欲脫者火艾灼之諸百損補以鹿茸薯蕷脾敗腎虧温以附子川椒其法亦豈可盡廢哉是故思之不可以不周否則忽而易之也講之不可以不博否則拘而不通也專于攻伐者或真氣與邪奄忽而俱盡專于持守者或諸道填塞長病而速禍故曰天有四時寒暑迭用地有五方高下隨宜吁江饒孟性儒家者流而游于醫又年方壯縉紳先達靡不造詣亦能博通貫穿而克臻于大成者也然吾又聞河間所著凡十餘事頗所見者蓋一二云

## 百行冠冕詩序

自采詩之政廢而詩之美刺以微晉漢以来非無作者上々有以分其情性之正而終不能粹然一出于古融堂錢子生于人之叔世取昔之孝者忠者而賛之以詩而心以為是二者百行之首也遂題其詩曰百行冠冕詩錢子有道之士行于家者固不待論而不及用于時使其苟陳力而就列則其所賛即其所行者也是故郭巨之埋兒有以惜其所蔽叔治之泣杖則有以明其同然秀實之揮笏威豪之嘔血雖出于憤烈而謂義乃有所未安知本之雍順子華之叩頭雖陷于盜賊而見理亦有所

不可泯孔褒之爭死則貶其未知倫理之輕重王導之勸謝則斥其位居元老而柔邪是皆所以引人反求諸己者嗚乎此豈徒模寫物態流連光景尔哉上饒陳先生獨愛而編之日與諸生誦詠之先生雖布衣而慨然以天下人心風俗為己任嗚呼先生之心即錢子之心也臨川危素又板行之聞者見者皆從而佽助之〻人也之心也又豈異于先生者耶僕有以知是詩之必將家傳而人誦之也使家傳而人誦之夫豈不可以少增天地之和而近之言詩者或襍興而亂恐其于此未必不如嚼蠟然則如天常民彝何

趙舜咨海南海北還役序

至元六年春三月海北海南道肅政廉訪司書吏趙良凱舜咨驛載其母夫人之柩歸葬信之貴溪往年舜咨補晉康府從事輿夫人以就養僕熟知其慈孝嘗為文以贈之今聞　在廣海也

棺

凡寮友之卒貧不能衣冠者衣棺之妻奴之庸于人者贖之骨不能歸者歸之夫如是可謂善推廣其慈孝者已今則終喪行即事焉僕因請更推廣者夫嶺海要荒之服其人愿而暴其俗樸而悍無外郡告訐之長無他土變詐之習一有拂于其心輕則相殺傷重則首禍乱吏其土者在于略小過存大體安之而已耳不然事或起于毫末而有傷于國體者風憲朝廷之腹心百司庶府之紀而生民之命繫焉舜咨從事其間旦暮在賢公卿大夫之左右非若草茅韋布之賤望之若雲漢然者政有不安于心守經術之正操觚抱櫝懇〻而開陳之毋深文毋貨獄深文則枉情貨獄則寃人一有剽刼嚴軍于要害勿輕用士卒犯瘴毒爭溪洞之險趣斯須之利其諸要害之氓宜使自為卒伍復其身授之刃而教之戰立斬敵之賞避敵之罰賊至則兵賊去則農也購募而有功者必重輕爵賄之勿失信勿因以為

市使海隅数十里之間老幼暖而耕涼而穫吾則愉
乎禄于其土求其物産之美而春秋薦献焉亦豈非慈孝之大
者欤

和吴宗師眼明識喜詩序

大宗師吴公有目眚者数年他日得善醫復明喜而識之以詩
又他日書以寄示其故山于是和之者甚衆集而成巻而僕得
序其端焉夫目之用在瞳子耳由其所受初之氣上出而精明
者也然世降久矣人之生也率五十而衰蓋津潤吾身者日以
耗僕年未四十時平居常若有曇ニ然過眼如黒花其讀書字
如麻豆大者才数行輒欲少瞑休而後可再観焉甚矣其早衰
哉昔孫思邈氏有言人目昏苟収視三年則益明雖信之慚不
能行也大宗師公将八衰矣猶善飯愛人之心森ニ乎未已今
也若雲霧開而日月明亦豈非其中之所養有以大過于尋常
萬ニ者予宜其詠歌以自喜而人為之喜也

贈李叔陽之延平儒學ニ録序

國朝之取教官也往ニ以直學為之基教也者喻諸道義而成
人之有造也教于一邑則十里之子弟賢不肖係焉教于一邦
則千里之子弟賢不肖係焉寔甚重事也而直學蓋出納之吝
者夫出納之吝雖負販之子可能也雖胥靡之子可能也果何
以試其才而俾之師夫人乎吾常疑焉宗人叔陽年甫壮學于
家而聞于人御史薦之由是捧帥府之檄録延平郡之儒學将
行士友咸賦詩以餞所以譽勉之者亦何其藹ニ然也因謂之
曰吾子之得忝教于彼也似與宿昔旅進者不侔也雖然立賢
豈有方乎筐庫可舉魚蓋可相也頑其人何如耳況延平之
為學先儒之流風未遠也錢穀之箕既不及于子迎送之勤又
不專在子事有非是者則明目張膽以糾之藝有工拙者則月

較季攷以勸之夫如是濟〻乎其底于有成也者必矣叔陽質甚美工于詩又善鼓琴云

贈臨川劉孟中彈琴序

余少時亦嘗學琴粗能二三小操顧窮鄉下里最難得絃遂尒廢忘然終未能無情于此也向天冠山中祝練師丹陽惠余一琴咸謂可寄指有損破近上清道士鄧子方為修意老去無憀時或稍〻尋繹也古聖人製琴瑟為可以養吾中和焉耳憧〻往来怠惰跛倚者不能鼓也孟中淳愿士好之不已必將有得于鏗然之外也

送祝蕃赴遠潯州經歷序

至正三年秋八月上饒祝君由湖廣省椽史經歷廣西潯州路之總管府其門人曾某請夫能詩者皆賦之以重其行而命李某叙其卷之首某曰吾聞嶺海之間其土地沃肥其物産蕃侈其民愿而顓其風悍以輕古今必擇才有德者以臨涖之略小過而尚大體因其俗而為之理也苟以為要荒之服而鄙夷之則非矣夫熊虎至猛也柙而調之可使與人博而嬉也禽虫至蠢也食而教之可使為人役也況我朝禮楽教化之所漸被殆百年于此而其地之名人秀士亦往〻輩而出今祝君又以詩書之習而為一邦案櫝之長然頗聞案櫝之間情文不相稱者有焉夫情文不相稱則誣〻則民玩民玩則易犯法易犯法則獄訟繁獄訟繁則聽断或有所不詳聽断或有所不詳則人不服是故春秋之義在于刑當得其當焉而已矣祝君盖有學之士而同門之先達毅然願用力于當世者而朋友則又有相贈處之道故輒因是序焉而以規

送楊顯民達游序

君子之遊處也惟其時義而已矣昔者孔子自謂東西南北之

人故轍環于天下求夏之時商之坤乾而之杞之宋觀延陵之
葵子而往嬴博之間也善子産于鄭知蘧伯玉于衛主司城貞
子于陳南之荊北及農山西至于河凡歷國者七十餘是皆明
王道窮義利之辨進德脩業雖老而不倦然則吾黨之游者苟
不志於孔子不如其已也或謂彼大聖人也無乃欲延跂而及
于天乎雖然亦吾同類耳不于此乎學而焉學豫章楊君顯民
將浮秦淮歷齊魯之墟通泰山拜孔林而迤北至于京師其郡
人胡君柏友唱為詩歌以餞贈之所以奬勸之者甚盛方今朝
廷清明海内為一政治之或有未盡下于民者草茅布衣之徒雖無其位皆可得而言也矧楊君
年已踰五十而學亦既成章矣其遇否其通塞未必不素定于
其中余復舉夫古君子之遊之義之尊且大者于其卷端蓋以
相勉云

## 贈徐伯輈序

夫衆人之行役也非或由于干禄則多出于逐利則亦何貴乎
人言之贈必也知其所不足思其有可益而後求其人而為之
言此古今之所同上饒徐震伯輈孝廉然欲顯其親之有善去
年秋得詩于學士虞公既又得法書于楊撫州今則又將浮彭
蠡而通秦淮或由大河之南經泰山之下望孔林而走京師以
其嘗從游余也而復欲余言以自厲夫古今天下之為人子者
孰不欲顯其親之有善顯其親之有善義莫先于脩已然亦有
因循而不果馳鶩而不暇則亦終于没焉而已矣今吾子凝
重而不浮詳默而有幹是行也其所承事非當世之顯者則四
方之聞人瞻其儀矩聽其論辨稔其治行德其政事其有以益
乎我而成乎我者度不可以堅也夫如是則亦焉往而非顯親
之善之義也乎

## 贈陳彥清序

士之欲不汩〻乎生者必當出而游也戶庭之間沒〻以朝夕閭巷之途忽〻而少老焉上饒陳穎彥清謂將游乎四方其郡人祝君蕃遠為之叙余取而讀之亦何其渢〻乎强人意也彥清靜明先生之冢孫也余獲師事先生先生之至誠有以深感人先生之强力有以過乎人余盖下邑之鄙習者耳非先生其終小人乎先生沒今十年於此矣見彥清如見先生焉顧當以先生之語余者語彥清今則苟非千里而近則將萬里而遥矣惟彥清思其先祖思其執友儼乎其在上恪乎其在側勉〻乎其弗自已也楚〻乎其等也抑而非靡也廣而非肆也順而無所隨也夫如是縱未得于其外亦將無失于其內者矣時之求才人之取友舍是而謂有他道者吾則未之聞也

## 山暉堂詩序

山暉堂者里人艾君元守之所作而學士虞公所命名且為之記者也初元守墾其居之傍隙地十畝而圃繚以松竹益以墳壤移名花致奇石分畦而縱橫之而棄柘菓蔬鑿池而淺深之而蓮菱菰蒲既成或携鋤抱甕而無所于休或觴豆賓客而無所于陳于是復構屋十有八楹其間而後朝暮晴雨寒暑食息去留而無不宜由是邦之士友及四方之搢紳咸嘉其志美其名而賦詠為傳而誦之皆和平安樂之音也吾嘗謂世人之情易縱而難足豈不曰身外之物可意而取也是故貧則欲富既富已而又欲其身之貴既貴已而又欲久其生由是而顛倒其智慮勞役其骨筋殫其委積忘其遲莫而不知已者比〻然也今元守之年才四十耳承先世之遺業不營而自大奉明時之教令不戒而自安有昆弟足以持門戶有子弟足以備使令無怨惡于里閭無怵惕于朝夕日之出惟圃之往日之入由圃來